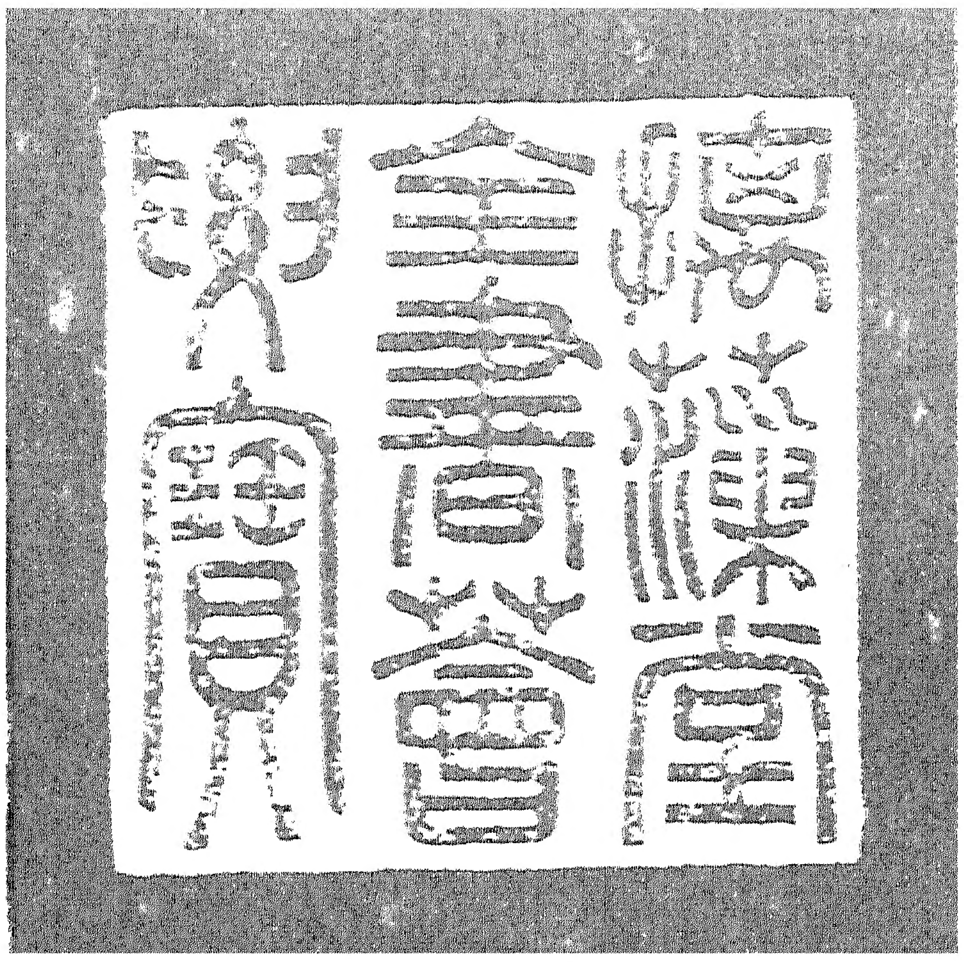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薈要

【集部】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九冊

Z121.5
CH1
84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書

ZJU00101619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文忠集

〔宋〕歐陽修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至三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目錄

卷一

居士集第一

古詩三十八首

卷二

居士集第二

古詩二十首

卷三

居士集第三

古詩三十一首

卷四

居士集第四

古詩二十四首

卷五

居士集第五

古詩一十八首
卷六
居士集第六
古詩二十五首
卷七
居士集第七
古詩二十二首
卷八
居士集第八
古詩二十一首
卷九
居士集第九
古詩三十首
卷十
居士集第十
律詩六十首

卷十一
居士集第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卷十二
居士集第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卷十三
居士集第十三
律詩五十五首
卷十四
居士集第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卷十五
居士集第十五
賦五首　雜文五首
卷十六

居士集第十六
論三首　或問一首
卷十七
居士集第十七
論六首
卷十八
居士集第十八
經旨十一首　辯一首

卷十九
居士集第十九
詔冊七首
卷二十
居士集第二十
神道碑銘三首
卷二十一
居士集第二十一
神道碑銘四首
卷二十二
居士集第二十二
神道碑銘二首
卷二十三
居士集第二十三
神道碑銘二首
卷二十四

居士集第二十四
墓表八首
卷二十五
居士集第二十五
墓表六首
卷二十六
居士集第二十六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七
居士集第二十七
墓誌銘五首
卷二十八
居士集第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九
居士集第二十九

墓誌銘六首
卷三十
居士集第三十
墓誌銘四首
卷三十一
居士集第三十一
墓誌銘五首
卷三十二
居士集第三十二
墓誌銘三首
卷三十三
居士集第三十三
墓誌銘四首
卷三十四
居士集第三十四
墓誌銘五首

卷三十五
居士集第三十五
墓誌銘三首　墓碣一首
卷三十六
居士集第三十六
墓誌銘七首　墓碣一首
卷三十七
居士集第三十七

墓誌銘一十七首
卷三十八
居士集第三十八
行狀二首
卷三十九
居士集第三十九
記十首
卷四十

居士集第四十
記八首
卷四十一
居士集第四十一
序七首
卷四十二
居士集第四十二
序九首

卷四十三
居士集第四十三
序七首
卷四十四
居士集第四十四
序六首　傳一首
卷四十五
居士集第四十五

通進司上書一首
卷四十六
居士集第四十六
準詔言事上書一首
卷四十七
居士集第四十七
與人書八首
卷四十八

居士集第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卷四十九
居士集第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卷五十
居士集第五十
祭文十七首

卷五十一
外集第一
樂府七首　古詩四十首
卷五十二
外集第二
古詩二十七首
卷五十三
外集第三
古詩三十首
卷五十四
外集第四
古詩三十八首　聯句四首
卷五十五
外集第五
律詩五十八首
卷五十六

外集第六
律詩七十三首
卷五十七
外集第七
律詩七十首
卷五十八
外集第八
古賦四首　辭二首

頌一首　贊一首

章一首

卷五十九

外集第九

論八首（時論三首附）　辨二首（書一首附）

卷六十

外集第十

經旨一十三首

卷六十一

外集第十一

神道碑銘一首　墓誌銘六首

卷六十二

外集第十二

墓誌銘六首　墓表一首

石槨銘一首

卷六十三

外集第十三

記二十一首

卷六十四

外集第十四

序一十二首

卷六十五

外集第十五

序七首　傳一首

卷六十六

外集第十六

書八首

卷六十七

外集第十七

書一十一首

卷六十八

外集第十八

書一十二首
卷六十九
外集第十九
書一十五首
卷七十
外集第二十
策問五首　謚議一首
齋文一首　祭文六首
卷七十一
外集第二十一
歐陽氏譜圖序
卷七十二
外集第二十二
硯譜　牡丹記
卷七十三
外集第二十三

雜文二十七首
卷七十四
外集第二十四
近體賦一十二首　詩三首
卷七十五
外集第二十五
論三首　策八首
卷七十六
易童子問第一
問答二十一章
卷七十七
易童子問第二
問答一十五章
卷七十八
易童子問第三
問答一章

卷七十九
外制集第一
勅二首　制四十七首
卷八十
外制集第二
制五十首
卷八十一
外制集第三
制五十首（拾遺一十五首附）
卷八十二
内制集第一
詔七首　國書二首
勅書二首　批答一首
口宣一十五首　春帖子詞二十首
青詞七首　密詞一首
齋文三首　祝文五首

功德疏右語一首
卷八十三
内制集第二
制一首　詔四首
勅書一首　批答五首
口宣一十五首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
上梁文一首　青詞九首
密詞一首　齋文四首
祭文四首
卷八十四
内制集第三
制一首　詔三首
國書四首　勅書四首
御札一首　口宣一十七首
表一首　青詞六首
密詞一首　齋文三首

祝文二首　祭文二首
功德疏右語一首
卷八十五
内制集第四
制一首　詔八首
詔勅四首　勅書七首
批答二首　口宣一十三首
青詞五首　密詞二首

齋文一首
卷八十六
内制集第五
詔八首　詔書三首
國書三首　勅書二首
批答一首　口宣一十三首
青詞三首　密詞二首
黙表一首　齋文一首

祝文三首
卷八十七
内制集第六
制四首　詔一十一首
國書二首　批答六首
口宣五首　端午帖子二十首
青詞六首　密詞三首
表六首　黙表一首

冊文三首
卷八十八
内制集第七
制二首　詔十一首
國書二首　勅書四首
批答三首　口宣七首
青詞六首　齋文二首
祝文二首　功德疏語五首

內中御侍賀節詞語二首

卷八十九

內制集第八

制三首　詔一十二首

勑書八首　批答六首

口宣二首　表三首

密詞一首　齋文二首

祝文一首　祭文三首

卷九十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一

表一十八首　狀五首

劄子一首

卷九十一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二

表九首　狀一十二首

劄子九首

卷九十二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三

表一十三首　劄子一十首

卷九十三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四

表一十一首　狀一首

劄子二十首（御札二首附）

卷九十四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五

表一十二首　狀二首

劄子一十五首

卷九十五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六

書二首　啓三十六首

卷九十六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七

書三十二首　啓七首
卷九十七
奏議第一
劄子六首　狀四首
卷九十八
奏議第二
劄子九首
卷九十九
奏議第三
劄子六首　狀三首
卷一百
奏議第四
劄子十首　狀一首
卷一百一
奏議第五
劄子八首

卷一百二
奏議第六
劄子九首　狀一首
卷一百三
奏議第七
劄子十首
卷一百四
奏議第八
劄子十首　狀一首
卷一百五
奏議第九
劄子十首
卷一百六
奏議第十
劄子六首　狀一首
卷一百七

奏議第十一
狀四首
卷一百八
奏議第十二
劄子四首　狀二首
書一首
卷一百九
奏議第十三
劄子二首　狀三首
卷一百十
奏議第十四
疏一首　狀五首
劄子六首
卷一百十一
奏議第十五
劄子十一首　疏一首

書一首
卷一百十二
奏議第十六
狀九首　劄子三首
卷一百十三
奏議第十七
劄子八首
卷一百十四
奏議第十八
劄子六首　狀一首
卷一百十五
雜著述第一
河東奏草上
卷一百十六
雜著述第二
河東奏草下

卷一百十七
雜著述第三
河北奏草上
卷一百十八
雜著述第四
河北奏草下
卷一百十九
雜著述第五
奏事録
卷一百二十
濮議第一
卷一百二十一
濮議第二
卷一百二十二
濮議第三
卷一百二十三

濮議第四
卷一百二十四
崇文總目敘釋
卷一百二十五
于役志
卷一百二十六
歸田録上
卷一百二十七
歸田録下
卷一百二十八
詩話
卷一百二十九
筆説
卷一百三十
試筆
卷一百三十一

長短句一
卷一百三十二
長短句二
卷一百三十三
長短句三
卷一百三十四
集古録跋尾第一
周　秦

前漢　後漢
卷一百三十五
集古録跋尾第二
後漢
卷一百三十六
集古録跋尾第三
後漢
卷一百三十七

集古録跋尾第四
魏　吳
晉　宋
齊　南齊
梁　陳
後魏　東魏
北齊　後周
卷一百三十八

集古録跋尾第五
隋　唐
卷一百三十九
集古録跋尾第六
唐
卷一百四十
集古録跋尾第七
唐

卷一百四十一
集古録跋尾第八
唐
卷一百四十二
集古録跋尾第九
唐
卷一百四十三
集古録跋尾第十
唐　五代
卷一百四十四
書簡第一
五十一首
卷一百四十五
書簡第二
五十六首
卷一百四十六

書簡第三
四十八首
卷一百四十七
書簡第四
四十一首
卷一百四十八
書簡第五
六十二首
卷一百四十九
書簡第六
四十五首
卷一百五十
書簡第七
四十四首
卷一百五十一
書簡第八

三十三首

卷一百五十二

書簡第九

四十九首

卷一百五十三

書簡第十

二十三首

臣等謹案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宋歐陽修撰案

（應爲三十二以下推之）

藝文志載修所著文集五十卷別集二十卷六一集七卷奏議十八卷內外制集十一卷從諫集八卷諸集中惟居士集乃修晚年所自編定其餘多出他人訂輯當時各有別本流傳如衢州刻奏議韶州刻從諫集浙西刻四六集之類又有廬陵本京師舊本綿州本宣和吉本蘇州本閩本諸名分合不一陳振孫所謂遍行海內而無善本者是也此本為周必大所編定者自居士集至書簡集凡十八集前有必大所作序陳振孫以為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編校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所得歐陽氏傳家本公之子棐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而必大原序又稱郡人孫謙益承直郎丁朝佐徧搜舊本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相編校起紹熙辛亥迄慶元庚辰據此則是書非三異獨校亦非必大自輯與振孫所

言俱不合而檢書中舊存編校人姓名有題郡人羅泌校正者亦無曾三異之名惟卷末考異中多有云公家定本作某者似即周綸所得之歐陽氏傳家本此書編次義例本出必大之指特意存讓善故序中不自居其名而振孫所云綸得傳家本付三異校正乃在朝佐等校定之後添入刊行故序亦未之及歟其書以諸本參校同異見於所紀者曰文

纂曰薛齊誼編年慶歷文粹曰熙寧時文曰宋文海曰文藪曰京本英辭類藁曰緘啟新範曰仕塗必用曰京師名賢簡啟皆廣為蒐討一字一句必加考覈又有兩本重見而刪其複出者如濮王典禮奏之類有他本所無而旁採附入者如詩解統序之類有別本所載而據理不取者如錢鏐等傳之類其鑒別亦最為詳允故自宋以來學者爭傳習之觀樓鑰攻媿集有濮議跋稱廬陵所刊文忠集列於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又第四卷劄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檢勘所云即指此本以鑰之博洽而必引以為據則其編訂之精密亦槩可見矣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文忠集原序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二字一作是為）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

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

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

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綿本作三年十二月是時任翰林學士）

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録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叢脞略無統紀私竊病之久欲訂正而患寡陋未能也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群書尤長考證於是徧搜舊本傍采先賢文集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為附録五卷可繕寫模印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為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又迥然不同則收寘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據依或不必存而存之各為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惑苐首尾浩博隨得隨刻歲月差互標注抵捂所不能免其視舊本則有間矣既以補鄉邦之闕亦使學者據舊鑒新思公所以增損移易則雖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承指授或因是稍悟為文之法此區區本意也六月己

巳前進士周必大謹書

文忠集卷一

居士集第一　　　宋　歐陽修　撰

古詩三十八首

顔跖

顔回飲瓢水陋巷臥曲肱盜跖厭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所得豺犬飽臭腥顔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一作輝光）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量誰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猛虎

猛虎白日行心閑貌揚揚當路擇人肉羆（一作熊）豬不形相頭垂尾不掉百獸自然降暗禍發所忽有機埋路傍徐行自蹈之機飜矢穿腸怒吼震林丘瓦落兒墮牀已

死不敢近目睛射餘光虎勇（一作猛）恃其外爪牙利鉤鋸人形雖羸弱智巧（一作巧智）乃中藏恃外可摧折藏中難測量英心多決烈自信不猜防老狐足姦計安居（一作身安）穴垣墻窮冬聽氷渡思慮豈不長引身入扱中將死猶跳踉狐姦固堪笑虎猛誠可傷

仙草

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况無文嗟爾得從誰不辨僞與真持行入都市自謂術通神白日攫黄金磊落揀奇珍旁人掩口笑縱汝暫懽忻汝方矜所得謂世盡盲昏非人不見汝乃汝不見人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

上山

躡蹻上高山探險慕幽賞初驚澗芳早忽望巖扉敞林窮路已迷但逐樵歌響

下山

行歌翠微裏共下山前路千峯返照外一鳥投巖去渡

日晚無人繫舸芳洲樹

石樓

高灘復下灘風急刺舟難不及樓中客徘徊川上山（一作山上看一作山上山）夕陽洲渚遠唯見白鷗飜

上方閣

聞鐘渡（一作動）寒氷共步尋雲嶂還隨孤鳥下却望層林上清梵遠猶聞日暮空（一作千）山響

伊川泛舟

春溪漸生溜演漾迴舟小沙禽獨避人飛去青林杪

宿廣化寺

橫槎渡深澗披露採香徹樵歌雜梵響共向松林歸日落寒山慘浮雲隨客衣

自菩提步月歸廣化寺

春巖瀑泉響夜久山已寂明月淨松林千峰同一色

八節灘

亂石瀉溪流跳波濺如雪往來川上人（一作寒川上）朝暮愁灘澗更待浮雲散孤舟弄明月

白傳墳

芳荃奠蘭酌共弔松林裏溪口望山椒但見浮雲起

晚登菩提上方

野色混晴嵐蒼茫辨烟樹行人下山道猶向都門去

山槎

古木臥山腰危根老盤石山中苦霜霰歲久無春色不如嵓下桂開花獨留客

石筍

巨石何亭亭孤生此巖側白雲與翠霧誰見琅玕色惟應山鳥飛百轉時來息

鴛鴦

畫舫（一作船）鳴兩槳日暮芳洲路泛泛風波鳥雙雙弄紋羽愛之欲移舟漸近還飛去

魚（一作漁）罾

春水弄春沙蕩漾流不極笭箵苦難滿終日沙頭客向

暮卷空罾棹歌菱浦北

魚鷹

日色弄晴（一作清）川時時錦鱗躍輕飛若下韝豈畏風灘惡人歸晚渚靜獨傍漁舟落

伊川獨遊

東郊漸微綠驅馬忻獨往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響身閑愛物外趣遠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

三遊洞（一本作夷陵九詠一三遊洞二下牢溪三蝦蟇碚四勞亭驛五龍溪六黃溪夜泊七黃牛峽祠八松門九下牢津居士集本古律各從其類今從之）

漾檝泝清川捨舟緣翠嶺探奇冒層險因以窮人境弄舟（一作川）終日愛雲山徒見青蒼杳靄間誰知一室烟霞裏乳竇雲腴凝石髓蒼崖一徑橫查渡翠壁千尋當戶起昔人心賞為誰留人去山阿跡更幽青蘿綠桂何岑寂山鳥嘐嘐不驚客松鳴澗底自生風月出林間來照席仙境難尋復易迷山回路轉幾人知惟應洞口春花落流出巖前百丈谿（即下牢溪也）

下牢溪

隔谷聞溪聲尋溪度橫嶺清流涵白石靜見千峰影巖花無時歇翠柏鬱何整安能戀潺湲俯仰弄雲景

蝦蟇碚（今土人寫作背字音佩）

石溜吐陰崖泉聲滿空谷能邀弄泉客繫舸留巖腹陰精分月窟水味標茶錄共約試春芽槍旗幾時綠

黃牛峽（一本無峽字）祠

大川雖有神（一作固神靈）淫祀亦其（一作本風）俗石馬繫祠門山

鴉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一作行行終日）見黃牛徒使行（一作誰使人）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一作灘中）滯客舟（語曰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言江惡難行久不能過也）

千葉紅梨花（峽州署中舊有此花前無賞者知郡朱郎中始加欄檻命坐客賦之）

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折

一日千匝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節異愁煙若霧少芳菲野卉蠻花鬬紅紫可憐此樹生此處高枝絶（一作紅）艷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真賞今纔遇使君風輕絳雪罇前舞日暖繁香露下聞從來奇物產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張騫為漢使辛勤西域徙榴花

金雞五言十四韻

蠻荊鮮人秀厥美為物恠禽鳥得之多山雞稟其粹衆綵爛成文真色不可繪仙衣霓紛披女錦花綷縩輝華日光亂眩轉目睛億高田啄秋粟下澗飲寒瀨清唳或相呼舞影還自愛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掛及禍誠有媒求友反遭賣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不羣世所驚甚美衆之害稻粱雖云厚樊縶豈為泰山林歸無期羽翮日已鎩用晦有前言書之可為誡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寺在臨江一山上與縣廨相對）

江上孤峰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叢林已廢姜祠在

事迹難尋楚語訛（寺有清泉一泓俗傳為姜詩泉亦有姜詩祠按詩廣漢人疑泉不在此）空餘一派寒巖側澄碧泓渟涵玉色野僧豈解惜清泉蠻俗那知為勝迹西陵老（一作縣）令好尋幽時共登臨向此遊欹危一逕穿林樾盤石蒼苔留客歇山深雲日變陰晴澗柏巖松度歲青谷裏花開知地暖林閒鳥語作春聲依依渡口夕陽時却望層巒在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一作孤舟）弄月歸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

太華之松千歲青嘗聞其下多茯苓地靈山秀草木異往往變化為人形神仙不欲世人採覆以雲氣常冥冥臺郎何年（一作處）得真訣服餌既久毛骨清汝陽昔見今十載丹顏益少方瞳明郡齋政成罇俎樂高談日接無俗情詔書忽下褒美績使車朝出行屬城職清事簡稱雅（一作高）意囊書古篋（一作靈丸滿笥）晨裝輕洛陽花色笑春日錦衣晝歸閭里驚自云就欲（一作欲就）謝官去烏紗白髮西臺卿他年我（一作終）亦老嵩少願乞仙粒分餘馨

贈杜默（一本注云默師太學先生石守道介）

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杜默東土秀能吟鳳凰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攜之入京邑欲使衆耳驚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先生頷首遺教以勿驕矜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杜子來訪我欲求相和鳴顧我文字卑未足當豪英豈如子之辭鏗鍠聞鏞笙淫哇俗所樂百鳥徒（一作方）嚶嚶杜子卷舌去歸衫翮以輕京東聚羣盜河北黜新兵飢荒與愁苦

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發聲通下情上聞天子聰次使宰相聽何必九苞禽始能瑞（一作鳴）堯庭子詩何時作我耳久已傾顧以白玉琴寫之朱絲繩

送呂夏卿（夏卿父造字公初有名進士也一本云送呂先輩赴端州高要尉）

始吾尚幼學弄筆群兒爭誦公初文嗟我今年已白髮公初相見猶埃塵傳家尚喜有二子始知靈珠出淮濱（一作海蠙一作淮蠙）去年來書來上國欲以文字驚衆人駑駘群馬斂足避天衢讓路（一作騰踏）先騏驎尚書禮部奏高第斂衣襆硯趨嚴宸曈曈春日轉黃傘藹藹賦筆摛青雲我時寓直殿廬外衆中迎子笑以忻明朝（一作晨）失意落人後我為沮氣羞出門得官高要幾千里猶幸海遠（一作遠海）無惡氛英英帝圃多鸑鳳（一作鳳）上下羽翼何繽紛期子當呼丹山鳳為瑞相與來及羣

憶山示聖俞

吾思夷陵山山亂不可究東城一堠餘高下漸岡阜羣峯迤邐接四顧無前後憶嘗祇吏役鉅細悉經覯是時

秋卉紅嶺谷堆纈繡林枯松鱗皴山老石脊瘦斷徑履頹崖孤泉聽清溜深行得平川古俗見耕耨澗荒驚麏奔日出飛雉雊盤石屢欹眠綠巖堪解綬幽尋嘆獨往清興思誰侑其西乃三峽嶮怪愈奇富江如自天傾（一作瀉）岸立兩崖鬭黔巫望西蜀越嶺通南奏時時縣樓對雲霧昏白晝荒煙下牢戍百仞寒溪漱蝦蟇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猿狖巉巉起絕壁蒼翠非刻鏤陰崖下攢叢岫穴忽空透遥岑聳孤出可愛欣

欲就惟思得君詩古健寫奇秀今來會京師車馬逐塵
瞀顏冠各白髮舉酒無蒨袖繁華不可慕幽賞亦難遘
徒為憶山吟耳熱助嘲詬

送唐生（一本作送唐秀才歸永州）

京師英豪域車馬日紛紛唐生萬里客一影隨一身出
無車與馬但踏車馬塵日食不自飽讀書依主人夜夜
客枕夢（一作冷）北風吹孤雲翩然動歸思旦夕來叩（一作叩我）
門終年少人識逆旅（一作旅意）惟我親來學媿道瞢（一作昧）贈

歸慚（一作嗟）橐貧勉之期不止多獲由力耘指家大嶺北
重湖浩無垠飛鴈不可到書來安得（一作能）頻

送任處士歸太原（時天兵方討趙元昊）

一虜動邊陲用兵三十萬天威豈不嚴賊首猶未獻自
古王者師有征而不（一作無）戰勝敗繫人謀得失由廟算
是以天子明咨詢務周徧直欲採奇謀不為人品限公
車百千輩下不遺僕賤況於儒學者廷納宜無間如何
任生來三月不得見方茲急士時論擇豈宜慢任生居

太原白首勤著撰閉戶不求聞忽來誰所薦人賢固當
用舉繆不加譴（一作賢固當用舉繆亦不加譴）賞罰兩無文是非奚以
辨遂令拂衣歸安使來者勸（一本作其餘苟盡然所責胡由辨兩句）嗟吾
筆與舌非職不敢諫

聖俞會飲（時聖俞赴湖州一本作送梅堯臣赴湖州）

傾壺豈徒彊君飲解帶且欲留君談洛陽舊友一時散
十年會合無二三京師旱久塵土熱忽值晚雨涼纖纖
（一作霰霰）滑公井泉釀最美赤泥印酒新開緘更吟君句勝

啖肉杏花妍媚春酣酣（君詩有春風酣酣杏正妍之句）吾交豪俊天下
選誰（一作難）得衆美如君兼（一本有鏗鏘文律金玉寫森羅武庫戈戟銛兩句）詩
工鑱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鈐遺編最愛孫武說往
往曹杜遭夷芟關西幕府（一作下）不能辟隴山（一作西）敗（一作大）
將死可慚嗟余身賤不敢薦四十白髮猶青衫吳興太
守詩亦好往（一作助）奏玉琯和英咸盃行到手莫辭醉明
日（一作發）舉棹天東南

送胡學士知湖州（一本云送胡宿武平學士）

武平天下才四十滯鉛槧忽乘使君舟歸榜（一作艕）不可纜都門春漸動柳色緑將暗掛帆千里風水闊江灩灩吳興水精宮樓閣在寒鑑橘柚秋苞繁烏程春甕釅清談越客醉屢舞吳娘豔寄詩毋憚頻（一作煩）以慰離居念

哭（一作弔石）曼卿

嗟我識君晚君時猶壯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軒昂懼驚俗自（一作以）隱酒之徒一飲不計斗傾河竭崑墟作詩幾百篇錦組聯瓊琚時時出險語意外研精粗窮奇變雲烟搜怪蟠蛟魚詩成多自寫筆法顔與虞旋弃不復惜所存今幾餘往往落人間藏之比明珠又好（一作愛）題屋壁虹霓隨卷舒遺蹤處處在餘墨潤不枯朐山頃歲出我亦斥江湖乖離（一作睽）四五載人事忽焉（一作有）殊歸來見京師心老貌已癯但驚何其衰豈意今也無才高不少下闊若與世踈驊騮當少時其志萬里塗一旦老伏櫪猶思玉山芻天兵宿西北狂兒尚稽誅而今壯士死痛惜無賢愚歸魂渦上田露草荒春蕪

送曇頴歸廬山

吾聞廬山久欲往世俗拘昔歲貶夷陵扁舟下江湖八月到湓口停帆望香爐香爐雲霧間杳靄疑有無忽值秋日明彩翠浮空虛信哉奇且秀不與灊霍俱偶病不得往中流但踟躕今思尚髣髴恨不傳畫圖曇頴十年舊風塵客京都一旦不辭訣飄然卷衣（一作長）裾山林往不返古亦有吾儒西北苦兵戰江南仍旱枯新秦又攻寇京陝募兵夫聖君念蒼生賢相思良謨嗟我無一說朝紳拖舒舒未能膏鼎鑊又不老菰蒲羡子識所止雙林歸結廬

送孔秀才遊河北

吾始未識子但聞楊公賢及子來叩門手持贈子篇賢愚視所與不待交子（一作得交一）言子文諧律呂子行潔瑯玕行矣慎所遊惡草能敗蘭

送黎生下第還蜀

黍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扶王貶吳楚大法加諸侯妄

儒泥於魯甚者云黜周大旨既已矣安能討（一作計）源流
遂令學者迷異說相交鉤黎生西南秀挾策來東遊（一作州）
有司不見採春霜滑歸輈自云喜三傳力（一作方）欲探微
幽凡學患不彊苟至將焉廋聖言簡且直慎勿迂其求
經通道自明下筆如戈矛一敗不足衄後功掩前羞

文忠集卷一

文忠集卷二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

古詩二十首

送楊闢秀才

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鶚既
又得楊生羣獸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識慚未博楊生
初誰師仁義而禮樂天姿樸且茂美不待追琢始來讀

其文如渴飲醴（一作湩）酪既坐即之談稍稍吐鋒鍔非唯
富春秋固已厚天爵有司選羣材繩墨困量度胡為謹
毫分而使遺磊落至寶異常珍夜光驚把握駭者弃諸
塗竊拾充吾橐其於獲二生厥價玉一穀嗟吾雖得之
氣力獨何弱帝閽啓巖巖（一作嚴嚴）欲獻前復卻遽令扁舟
下飄若吹霜籜世好競辛鹹古味殊淡泊（一作薄）否泰理
有時惟窮見其確

送孔生（一本生作監簿）再遊河北

志士惜白日高車無停輪孔生東魯儒年少勇且仁大軸獻理骫長裾欺街塵門無黃金聘家有白髮親寒風八九月北渡大河津玉塞積精甲金戈耀秋雲孔生力數斗其智兼千人裋褐不自暖高談吐陽春北州多賢侯待（一作得）士誰最勤一見贈雙璧再見延上賓丈夫患不遇豈患長賤貧

送慧勤歸餘杭

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為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一作乃）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一作箘）筍鄙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一作鮮）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烟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一作兮）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奔走不自遑始知仁義力可以治膏肓有志

誠可樂（一作嘉）及時宜自彊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檣歸兮能來否送子以短章

讀張李二生文贈（一本作謝張續李常寄）石先生（先生石介也）

先生二十年東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間張續與李常剖琢珉石（一作如剖珉石一作如剖衆石）得天璞大圭雖不假雕琢（一作鐫）但未磨礲出圭角二生固是天下寳豈與先生私褚槖先生示我何矜誇手攜文編謂新作得之數日未暇讀意欲百事先（一作前）屏却夜歸獨坐南窓下寒燭青熒如熠爚病眸昏澁乍開緘燦若月（一作日）星明錯落辭嚴意正質非俚（一作高且簡）古味雖淡醇不薄千年佛老（一作若佛）賊中國禍福依憑羣黨惡拔根掘窟期必盡有勇無前力何犖乃知二子果可用非獨詞（一作特言）堅由志確朝廷清明天子聖陽德彙進羣陰剝大烹養賢有列（一作味別）鼎豈久師門共藜藿（一本有先生在魯魯皆化苟用於朝其利博兩句又一本在參居朝作時）予（一作我）慚職諫未能薦有酒且慰先生酌

絳守居園池

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一作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恠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一作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己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一本有方言爾雅不訓詁幾欲舌譯從象胥兩句）荒烟古木蔚遺墟我來嗟祇（一作正）得其餘柏槐端莊偉丈夫蒼顏鬱鬱老不枯靚容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髯虎搏豈足道記錄細碎何區區虙氏八卦畫河圖禹湯臯陁（一作陶）暨唐虞豈不古奧萬世模嫉世姣巧（一作好）習卑汙以奇矯薄駭羣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為躊躕作詩聊謔為坐娛

晉祠（一本作過并州晉祠泉）

古（一作故）城南出十里間鳴渠夾路（一作石渠夾道）何潺潺行人望祠下馬謁退即祠下窺水源地靈草木得餘潤鬱鬱古（一作松）柏含蒼烟并兒自古事（一作重）豪俠戰爭五代幾百年天開地闢真主出猶須再駕方凱旋頑民盡遷高壘削秋草自綠埋空垣（一作自綠空塞垣）并人昔遊晉水上清鏡照耀涵朱顏晉水今入并州裏稻花漠漠澆平田廢

興髣髴無舊（一作故）老氣象寂寞餘山川惟存祖宗聖功業干戈象舞被管絃我來覽登（一作登覽）為歎息暫照白髮臨清泉鳥啼人去廟門闔還有山月來娟娟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

羣峰擁軒檻竹樹陰漠漠公胡苦思山規構自心作惟予（一作予亦）愛山者初仕即京洛嵩峯三十六終日對高閣陰晴無朝暮紫氣常浮泊雄然九州中氣象壓寥廓亦嘗步其巔培塿視（一作觀）四岳其後竄荆蠻始識峽山惡長江瀉天來巨石忽開拓始疑茫昧初渾沌死鑴鑿神功夜催就萬仞成（一作或）一削尤奇十二峯隱見入冥邈人蹤斷攀緣異物宜所託顧瞻但徘徊想像逢綽約嵩山近可愛泉石吾已諾終朝友幽人白首老雲壑荆巫惜遐荒詭怪杳難貌至今清夜思寤夢輒飛愕偶來玩茲亭塵眼刮昏膜況逢秋雨霽濃翠新染濯峯端上明月且可留幽酌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一本題上有補成字）

寒（一作晨）雞號荒林山壁月倒掛披衣起視夜攬轡念行（一作遐）邁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屆高河瀉長空勢落九州外徹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一作色清餘暖）緬懷京師友文（一作有）酒邀（一作遨）高會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磨（一作摩）盍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霶霈譬（一作勢）如千里馬（一作足）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柬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一作後猶無）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一作難）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難嘬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一作磔）舉世徒（一作畫）驚駭梅窮獨我知（一作我獨奇）古貨今難賣（一作物今誰買）二子雙鳳凰百鳥之嘉瑞雲烟一翱翔羽翮一摧鎩安得相從遊終日鳴噦噦問胡（一作相問）苦思之對酒把（一作把酒對）新蟹

病中代書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本無奉及下四字）

憶君去年來自越值我傳車催去闕是時新秋蟹正肥恨不一醉與君別今年得疾（一作別病）因酒作一春不飲氣彌劣飢腸未慣飽甘脆（一作平生乍得飽甘肥）九蟲寸白（一作服蟲不慣）爭為孽一飽猶能致身患寵祿豈無神所罰乃知賦予分有涯適分自然無夭閼昔在洛陽年少時春思每先花亂發萌芽不待楊柳動探春馬蹄常踏雪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顏侵塞下風霜色病過鎮陽桃李月兵閒事簡居可樂心意自衰非屑屑日長天暖惟欲睡（一作眠）睡美尤厭春鳩聒北潭去城無百步淥水

冰銷魚撥剌經時曾未著脚到好景但聽遊人說官榮雖厚世味薄始信衣纓乃羈紲故人有幾獨思君安得見君憂暫豁公厨酒美遠莫致念君貫（一作慣）飲衣屢脫郭生書來猶未到想見新詩甚飢渴少年事事今已去惟有愛詩心未歇居閑可能為我作莫辭自書藤紙滑少低筆力容（一作留）我和無使難追韻高絕

鎮陽殘杏（一本有寄聖俞字）

鎮陽二月春苦寒東風力弱冰雪頑北潭跬步病不到

（即常山宫後池也州之勝遊惟此）何暇騎馬尋郊原鷗（一作雕）丘新晴暖已動砌下流水來潺潺（鷗丘水在州西十五里以長渠引走城中）但聞簷間鳥語變不覺桃杏開已闌人生一世浪自苦盛衰桃杏開落間西亭昨日偶獨到（一作往）猶有一樹當南軒殘芳爛漫看更好皓若春雪團枝繁無風已恐自零落長條可愛不可攀猶堪攜酒醉其下誰肯伴我頹巾冠

班班林間鳩寄内

班班林間鳩穀穀命其匹迨天之未雨與汝勿相失春原洗新霽綠葉暗朝日鳴聲相呼和（一作呼相諧）應荅如吹（一作若呂應嘉）律深樓桑桑暖下啄高田實人皆笑汝拙無巢以家室易安由寡求吾羡拙之佚吾雖有室家出處曽不一（一本有豈如鳩鳩樂天性免弃怫兩句）荆蠻昔竄逐奔走若鞭扶山川瘴霧深江海波濤颶跬步子所同淪弃甘共没投身去人眼已廢誰復娭山花與野草我醉子鳴琴但知貧賤安不覺歲月忽還朝今幾年官禄霑兒姪身榮責愈重器小憂常溢今年來鎮陽留滯見春物北潭新漲渌

魚鳥相聱耴（魚乙切一作權聱逸）我意不在春所憂空自咄一官誠易了報國何時畢高堂母老矣衰髮不滿櫛昨日寄書言新陽發舊疾藥食（一作石）子雖勤豈若我在膝又云子亦病蓬首不加髴書來本慰我使我煩憂鬱思家春夢亂妄意占凶吉却思夷陵囚其樂何可述前年辭諫署朝議不容乞孤忠一許國家事豈復（一作暇）卹橫身當衆怒見者旁可慄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輔弼君恩優大臣進退禮有秩小人妄希旨論議爭操筆又聞說朋黨次第推甲乙而我豈敢逃不若先自劾上賴天子聖必未（一作未必）加斧鑕一身但得貶羣口息啾唧公朝賢彦衆避路（一本作讓）當揣質苟能因謫去引分思藏密還爾禽鳥性樊籠免驚怵子意其謂何吾謀今已必（一本有誠思憂與樂便可齊升黜兩句）子能（一作如）甘藜藿我易解簪紱嵩峯三十六蒼翠爭聳出安得攜子去耕桑老蓬蓽

暮春有感

幽憂無以銷春日靜愈長薰風入花骨花枝午低昂往

來採花蜂清蜜未滿房春事已爛漫落英漸飄揚蛺蝶無所為飛飛助其忙啼鳥亦屢變新音巧調篁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天工施造化萬物感春陽我獨不知春久病卧空堂時節去莫挽浩歌自成傷

洛陽牡丹圖

洛陽地脉花最宜牡丹尤為天下奇我昔所記數十種於今十年半忘之開圖若見故人面其間數種昔未窺客言（一作云）近歲花特異往往變出呈新枝洛人驚誇立

名字買種不復論家貲比新較舊難（一作莫）優劣爭先擅價各一時當時絶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黃妃壽安細葉開尚少（一作早）朱砂玉版人（一作猶）未知傳聞千葉昔未有只從左紫名初馳四十年間花百變最後最好潛溪緋今花雖新我未識未信與舊誰妍媸當時（一作年）所見云已絶豈有更好（一作妍）此可疑古稱天下無正色但恐世好隨時移鞓紅鶴翎豈不美斂色如避新來姬何況遠說蘇與賀有類異世誇嬙施造化無情宜一槩偏此

著意何其私又疑人心愈巧偽天欲鬬巧窮精微不然元化朴散久豈特近歲尤澆漓爭新（一作先）鬬麗若不已更後百載知何為但應新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年衰

鎮陽讀書

春深夜苦短燈冷焰不長塵蠹文字細病眸澁無光坐久百骸倦中遭羣慮戕尋前顧後失得一念（一作而）十忘乃知學在少老大不可彊廢書誰與語歎息自悲傷因憶石夫子徂徠有茅堂前年來京師講學居上庠青衫

綴朝士而有（一作乃弃）數畆桑不耐羣兒嗤束書歸故鄉却尋茅堂在高臥泰山傍聖經日陳前弟子羅兩廂大論叱佛老高聲（一作言）誦虞唐賓朋足棗栗兒女飽糟糠雖云侍官闕便欲解朝裳有似蠶作繭縮身思自藏嗟我一何愚貪得不自量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退之嘗有云名聲暫羶香誤蒙天子知侍從列班行官榮日已寵事業闇不彰器小以（一作而）任大躋顛理之常聖君雖不誅在汝（一作尔）豈自違不能

雖欲止俔（一作悅）若失其方却欲尋舊學舊學已榛荒有類邯鄲步兩失皆茫茫便欲乞身去君恩厚須償又欲求一州俸錢買歸裝譬如歸巢鳥將棲少徊翔自覺誠未晚收愚老縑緗

留題鎮陽潭園

官雖鎮陽居身是鎮陽客北園潭上花安問誰所植春風無先後爛漫爭紅白一花聊一醉盡醉猶須百而我病不飲對花空歎息朝來不能歸暮看不忍摘謂言花縱落滿地猶可席不來纔幾時人事已非昔芳枝結青杏翠葉新奕奕落絮風卷盡春歸不留迹空餘綠潭水尚帶餘春色疑（一作思）春竟何之意謂追可得東西遶潭行蜂鳥已寂寂惘然無所依歸駕不停輒寓興誠可樂留情豈非惑至今清夜夢猶遶北潭北

讀（一本有聖俞字）蟠桃詩寄子美

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一本有偶以恠自戲作詩驚有唐兩句）篇章綴談笑雷電擊幽荒眾鳥誰（一作不）敢和鳴鳳呼其皇孟窮

苦纍纍韓富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發生一為宮聲歛一為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鏘鏘天之產奇怪希世不可常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郊死不為島聖俞發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一作夜號清）霜霜寒入毛骨清響哀（一作乃）愈長玉山禾難熟終歲苦飢腸我不能飽之更欲不自量引吭和其音力盡猶勉彊（一本有嗟我於韓徒足未及其墻而子得孟骨英靈空北邙四句）誠知非所敵但欲繼前芳近者蟠桃詩有傳來北方發我衰病思藹如得春陽忻然便欲和洗硯坐中堂墨筆不能下俔俔（一作恍恍）若有亡老雞觜爪硬未易犯其場不戰先（一作輒）自知雖奔（一作然）未甘降更（一作便）欲呼子美子美隔濤江其人雖憔悴其志獨軒（一作昂）昂氣力誠當對勝敗可交相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錯我亦願助勇鼓旗譟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釂宜百觴乖離難會合此志何由償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北園數畝宮墻下嗟我官居如傳舍滮池北渡馬踏氷

西山病歸花已謝落英不見空繞樹細草初長猶可藉空園一鎖不復窺不覺芳蹊繁早夏隔墻時時聞好鳥如得嘉（一作佳）客聽清話今朝試去繞園尋綠李橫枝礙行馬蒲萄憶見初引蔓翠葉陰（一作成）陰還滿架紅榴（一作榴花）最晚子已繁猶有殘花藏葉罅（一本有雖無桃李競繁華固有竹柏資瀟洒兩句）人生有酒復何求官事無了須偷暇古云伏日當早歸況今著令許休假能來解帶相就飲為子掃月開風榭

白髮喪女師作（一本無下四字）

吾年未四十三斷哭子腸一割痛莫忍屢痛誰能當割腸痛連心心碎骨亦傷出我心骨肉灑為清淚行淚多血已竭毛膚冷無光自然鬚與鬢（一作鬢與鬚）未老先蒼蒼

永陽大雪

清流關前一尺雪鳥飛不渡人行絕冰連（一作沍）谿谷麋鹿死風勁野田桑柘折江淮卑濕殊北地歲不苦寒常疫癘老農自言身七十曾見此雪纔三四新陽漸動愛日輝微和習習東風吹一尺雪幾尺泥泥深麥苗春始肥老農爾豈知帝力聽我歌此豐年詩

送章生東歸

窮山（一作廬）荒僻人罕顧子以一身千里來問子之勤何所欲自慚報子無瓊瑰非徒多難學久廢世事漸懶由心衰吳興先生富道德侁侁弟子皆賢材鄉閭禮讓已成俗餘風漸被來江淮子年方少力可勉往與夫子為顏回

文忠集卷二

文忠集卷三

居士集第三

宋 歐陽修 撰

古詩三十一首

啼鳥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密撩亂紅（一作亂紅設）紫開繁英花深葉暗輝朝日日（一作一）暖

衆鳥皆嚶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南窓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可愛舌端啞咤如嬌嬰竹林靜啼（一作啼晝）青竹笋深處不見惟聞聲陂田遶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雨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緑無人行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種各嘲哳異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為交（一作友）朋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閑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遊瑯琊山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止樂聽山鳥攜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時始覺遠明月高峯巔

讀徂徠集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嵯峨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稾偶自録滄溟之一蠡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音羅）官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麽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悌

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施為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子聖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飢坐列鷹鵝絃誦聒鄰里唐虞賡詠歌常續最高第騫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皤天壽反仁鄙誰知此偏頗不知設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暫諠譁生為舉世疾死也（一作者）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為歌

大熱二首

四時成萬物寒暑造鈞陶壯陽當用事大夏蒸炎歊造化本無情怨咨徒爾勞身微天地濶四顧無由逃九門閶闔開萬仞崑崙高積雪寒凜凜清風吹寥寥嗟我雖欲往而身無羽毛

陽暉爍四野萬里纖雲收羲和困路遠正午當空留枝條不動影草木皆含愁深林虎不嘯臥喘如吳牛蜩蟬一何微嗟爾徒啾啾

幽谷泉

踏石弄泉流尋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溉稻滿春疇鳴渠遶茅屋生長飲泉甘蔭泉栽美木潺湲無春冬日夜響山曲自言今白首未慣逢朱轂顧我應可怪每來聽不足

百（一作柏）子坑賽龍

嗟龍之智誰可拘出入變化何須臾壇平樹古潭水黑沈沈影響疑有無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拏空虛

龜魚帶去半空落雷輷電走先後驅傾崖倒澗聊一戲頃刻萬物皆涵濡青天却掃萬里靜但見綠野如雲敷明朝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野巫醉飽廟門闔狼籍烏鳥爭殘餘

憎蚊

擾擾萬類殊可憎非一族甚哉蚊之微豈足汙簡牘乾坤量廣大善惡皆含育荒茫（一作荒）三五前民物交相黷禹鼎象神姦蛟龍遠潛伏周公驅猛獸人始居川陸爾

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患已云除細微遺不録蠅蝱蚤虱蟣蜂蝎蚖蛇蝮惟爾於其間有形纔一粟雖微無奈衆雖小難防毒甞聞髙郵間猛虎死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古讎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怪窮邊俗晨飡下帷幬盛暑泥駒犢我來守窮山地氣尤卑溽官閒懶所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枕席厭緣撲燻簷（一作之）苦烟埃燎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氣飛炎熇羲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轂清風得夕涼如赦脫囚梏掃庭露青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一作日）忍此見（一作見此）迫促翾翾伺昏黑稍稍出壁屋填空來若翳聚隙多可掬叢身疑陷圍聒耳如遭哭猛攘欲張拳暗中甚（一作疑）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盤飡勞扇拂立寐僵僮僕端然窮百計還坐瞑雙目於吾固不較在爾誠為酷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騶虞鳳凰麟千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重讀徂徠集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懽切切（一作昭昭一作昭晰）善惡戒丁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一作子）沈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顔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一作傳）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一作傳十以為百）傳百以為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一作於）深山待彼謗焰（一作豔）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一作輕死此）不難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我欲犯衆怒為子記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

兒女頑經歲不見報有辭未能銓（一作詮）忽開子遺文使我心已寛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汝癭答仲儀（一作答王素汝癭）

君嗟汝癭多誰謂汝土惡汝癭雖云苦汝民居自樂鄉閭同飲食男女相媒妁習俗不為嫌譏嘲豈知作汝山西南險平地猶磽确（一作确犖一作磽硞一作确硞）汝樹生擁（一作癰）腫根株浸溪壑山川固已然風氣宜其濁接境化襄鄧餘風被伊雒思予昔曾遊所見可驚愕喔喔聞語笑纍纍

滿城郭傴婦懸甕盎嬌嬰包卵殼無由辨肩頸有類黿縮殼噫人稟最靈反不如鳧鶴駢枝雖形累小小固（一作故）可畧癰瘍暫畜聚決潰終當涸贅疣附支體幸或不為虐未若此巍然所生非所託咽喉繫性命鍼石難砭（一作破）削農皇古神聖為世名百藥豈不有方書頑然莫銷爍（一作鑠）温湯汝靈泉亦不能湔瀹君官雖謫居政可瘳（一作療）民瘼奈何不哀憐而反恣訶（一作嘲）詭文辭騁新工醜恠極名貌汝士雖多奇汝女少纖弱翻思太守宴誰與唱清角乖離南北殊魂夢山陂邈握手未知期寄詩（一作書）聊一噱

滄浪亭（一本上云寄題子美）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一作賦）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新篁抽笋添夏影（一作景）老枿亂發爭春妍水禽閒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曽無緣窮奇極

恠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目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雜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一有姑蘇臺邊人響絕夜靜往往聞鳴船兩句）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秖賣四萬錢又疑此境（一作景）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一作知）扁舟任飄兀紅渠緑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一作詩新酒美）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寶劒

寶劒匣中藏暗室夜常（一作尚）明欲知天將雨錚爾劒有
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常恐躍匣去有時暫開鎬
（疑止當作扃）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冰此劒在人間百妖夜
收形姦兇與倭媚膽破骨亦驚試以向星月飛光射攙
槍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奈何狂胡兒尚敢邀金繒

秋晚凝翠亭（探韻作）

黃葉落（一作落葉滿）空城青山遶宮廨風雲凄已高歲月驚
何邁陂田寒未收野水淺生派晴林紫榴坼霜日紅梨
曬蕭踈喜竹勁寂寞傷蘭敗叢菊如有情幽芳慰孤介
嘉客日可携寒醅美新醡（音債）登臨無厭頻冰雪行即屆

菱溪大（一本無大字）石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石露出寒溪垠苔昏土蝕禽鳥啄
出沒溪水秋復春溪邊老翁生長見疑我來視何殷勤
愛之遠徙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行穿城中罷市看
但驚可恠誰復珍荒烟野草埋沒久洗以石竇清泠泉

朱欄綠竹相掩映選（一作邀）致佳處當南軒南軒旁列千
萬峯曾未有此奇嶙峋乃知異物世所少萬金爭買傳
幾人山河百戰變陵谷何為落彼荒溪濆山經地誌不
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初鍛鍊融結一氣凝
精純仰視蒼蒼補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
人氏鑽以出火為炮燔苟非神聖親手迹不爾孔竅（一作穴）
誰雕劖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
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鐫
鑿無瑕痕嗟予有口莫能辨嘆息但以兩手捫盧仝韓
愈不在世彈壓百恠無雄文爭奇鬬異各取勝遂至荒
誕無根原天高地厚靡不有（一作有定）醜好萬狀奚足論惟
當掃雪席其側日與嘉客陳清罇

送姜秀才遊蘇州

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尚弱齡君秀發同時並薦幾存亡
一夢十年如倏忽壯心君未減青春多難我今先白髮
山花撩亂鳥綿蠻更盡一罇明日別

送孫秀才

高門煌煌赫如赭勢利聲名爭借假（一作假借）嗟哉子獨不顧之訪我千山一羸馬明珠渡水覆舟失贈我璣貝猶滿把（生携文數十篇見訪渡江而失）遲遲顧我不欲去問我無窮慚報寡時之所棄子獨嚮無乃與世異取捨

新霜二首

天雲慘慘秋陰薄臥聽北風鳴屋角平明驚鳥四散飛一夜新霜群木落南山鬱鬱舊可愛千仞巉巖如刻削林枯山瘦失顏色我意豈能無寂寞衰顏得酒猶彊發可醉豈須嫌酒濁泉傍菊花芳爛漫短日寒輝相照灼無情木石尚須老有酒人生何不樂

荒城草樹多陰暗日夕霜雲意濃淡長淮漸落見洲渚野潦初清（一作晴）收瀲灔蘭枯蕙死誰復弔殘菊籬根爭豔豔青松守節見臨危正色凜凜不可犯芭蕉芰荷不足數狼籍徒能汚池檻時行收斂歲將窮冰雪嚴凝從此漸咿呦兒女感時節愛惜朱顏屢窺鑑惟有壯士獨

悲歌拂拭塵埃磨古劒

豐樂亭小飲

造化無情不擇物春色亦到深山中山桃溪杏少意思（一作有誰顧）自趁時節開春風看花遊女不知醜古粧野態爭花紅人生行樂在（一作當）勉強有酒莫負瑠璃鍾主人勿笑花與女嗟爾自是花前翁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

經年種花滿幽谷花開不暇把一巵（一作枝）人生此事尚難必況欲功名書鼎彝深紅淺紫看雖好（一作美）顏色不奈東風吹緋桃一樹獨後發意若待我留芳菲清香嫩蘂含不吐日日恠我來何遲無情草木不解語向我有意偏依依羣芳落盡始爛漫榮枯不與衆豔隨念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盛開比落猶數日清（一作芳）罇尚可三四攜

秋懷二首寄聖俞（一本擬孟郊體秋懷）

孤管叫秋月清砧韻霜風天涯遠夢歸（一作歸遠夢）驚斷山

千重群物動已息百憂感從中日月矢雙流四時環無窮隆陰夷老物摧折壯士胸壯士亦何為素絲悲青銅羣木落空原南山高巃嵸巉巖想詩老瘦骨寒愈聳詩老類秋蟲吟秋聲百種披霜（一作芳）掇孤英泣古弔荒塚琅玕叩金石清響聽生悚何由幸見之使我滌煩冗飛鳥下東南音書無日捧

希真堂東（一本無東字）手種菊花十月始開

當春種花唯恐遲我獨種菊君勿誚春枝滿園爛張錦風雨須臾落顛倒看多易厭情不專鬬紫誇紅隨俗好豁然高秋天地肅百（一作萬）物衰零誰暇弔君看金蘂正芳敷曉日浮霜相照耀（一本有後時寧與竹栢榮不媚世不爭桃李笑兩句）煌煌正色秀可餐藹藹清香寒愈峭高人避喧守幽獨淑女靜（一作靚）容修（一作羞）窈窕方當搖落看轉佳慰我寂寥何以報時携一罇相就飲如得貧交論久要我從多難壯心衰迹與世人殊靜躁種花勿（一作不）種兒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

拒霜花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愛鮮鮮弄霜曉裊裊含風態蕙蘭殞秋香桃李媚（一作嬌）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笑黃菊花籬根守憔悴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一本作奉和徐生見示懷嵩樓晚飲一本無見示字）

滁山不通車滁水不載舟舟車路所窮嗟誰肯來遊念非吾在此二子來何求不見忽三年見之忘百憂問其別後學初若繭緒抽縱橫漸組織文章爛然浮引伸無窮極卒斂以軻丘少進日如此老退誠可羞弊邑亦何有青山遶城樓冷冷谷中泉吐溜彼（一作被）山幽石醜駭溪恠天奇瞰龍湫子初如可樂久乃歎以愀云此譬圖畫暫看已宜收荒涼（一作村）草樹間暮館南城陬破屋仰見星窓風冷如鏤歸心中夜起輾轉臥不周我為辦酒肴羅列蛤與蚌酒酣微探之仰笑不領頭曰予非此儂又不負譴尤自非世不容安事此為因幸以主人故崎

嶇幾摧輈一來勤已多而況欲久留我語頓遭屈顏慚汗交流川塗冰已壯霰（一作霜）雪行將稠羨子兄弟秀雙鴻翔高秋嗈嗈飛且鳴歲暮憶南州歆予今日歡重我明日愁來貺辱已厚贈言媿非酬

瑯琊山六題（一本作山中六題注云瑯琊山中）

歸雲洞

洞門常自（一作似）起烟霞洞穴傍穿透溪谷朝看石上片雲陰夜半山前春雨足

瑯琊谿

空山雪消溪水漲遊客渡溪橫古槎不知溪源來遠近但見流出山中花

石屏路

石屏自倚浮雲外石路久無人跡行我來携酒醉其下臥看千峰秋月明

班春亭

信馬尋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野僧不用相迎送乘興閑來興盡歸

庶子泉

庶子遺蹤留此地寒嵓徙倚弄飛泉古人不見心可見一片清光長皎然

惠覺方丈

青松行盡到山（一作松）門亂峯深處開方丈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聲名傳海上

文忠集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呉錫齡
謄録監生臣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集部 文忠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

古詩二十四首

贈無為軍李道士二首（名景山）

無為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音如石上瀉流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雲陰

李師琴紋（一作形）如臥蛇一彈使我三咨嗟五音商羽主肅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黃鍾回暖律當冬草木皆萌芽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停嘔啞我怪李師年七十面目明秀光如霞問胡以然（一作試問胡以然一作試問胡然）笑語我慎勿辛苦求丹砂惟當養其根自然燁其華（一本無上二句）又云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我聽其言未云足野鶴何事還思家抱琴揖我出門去獵獵歸袖風中斜

拜赦（一作勑）

拜赦（一作勑）古州南山火明烈烈州人共喧喧雨卝扶白髮丁寧天語深曠湯皇恩潤乃知天地施幽遠無間別欣欣草木意喜氣消殘雪

彈琴效賈島體

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為（一作琴聞）古曲聲如與（一作聞）古人言琴聲雖可聽琴意誰能論橫琴置牀頭當午曝背眠夢見一丈夫嚴嚴古衣冠登牀取之坐（一作我琴）調作南風絃一奏風雨（一作南）來再鼓變雲烟鳥獸盡嚶鳴草木亦滋蕃乃知太古時未遠可追還方彼夢中樂心知口難（一作難口）傳既覺失其人起坐涕汍瀾

酬學詩僧惟晤

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羇臣與弃（一作賤）妾桑濮乃淫奔其言苟（一作或）可取痝雜不全純子雖（一作之）為佛徒未易廢其言其言在合理但懼學不臻子佛（一作之）與吾儒異轍難同輪（一作共論）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苟能知所歸固有路自新誘進或可至拒之誠不仁維詩於文章太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一作繡）爛成文拾其裁剪餘未識袞服尊嗟子學雖（一作已）勞徒自苦骸筋（一作自遠涉江津）勤勤袖卷軸一歲三及門惟（一作何）求一言榮歸以耀（一作輝）其倫與夫榮其膚不若啓（一作豈若習）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斂加（一作以）冠巾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本作敘別寄聖俞兼酬進道堂夜話見寄之作）

長河秋雨多夜插寒潮（一作湖）入歲暮孤舟遲客心飛鳥急君老忘卑窮文字或綴緝余生苦難阨（一作拙）世險蹈已習離合二十年垂睽多聚集常時飲酒別今別輒飲泣君曰吾老矣不覺兩袖濕我年雖少君白髮已揖揖（即入反）憶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茲遭檻穽一落誰引汲顛危偶脫死藏竄甘自縶（一作蟄）但令身尚在果得手重執聞來喜迎前貌改驚作揖別離纔幾時舊學廢百十殘章（一作編）與斷藁草草各收拾空窓（一作堂）語青燈夜

雨聽霰霰（一作瀸瀸）明朝解舟南歸翼縱莫戢還期明月飲幸此中秋及酒酣弄篇章四坐困供給歡言正喧譁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濁醪聊（一作猶）共挹輕（一作歸）橈動翩翩晚水明熠熠行心（一作食前）去雖迫訣語出猶澁歸來録君詩卷軸多纖纖誰（一作雖）云已老矣意氣何業岌惜哉方壯時千里足常馵知之莫予深力不足呼吸歎吁偶成篇聊用綴君什

紫石屏歌（一本作月石硯屏歌寄蘇子美）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千丈潭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淨（一作徹）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為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緘天公呼雷公夜持巨斧隳嶄巖隳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鏡在玉匣蝦蟇白兎走天上空留桂影猶杉杉（一作毵毵）景山得之（一作虢州刺史）惜不得贈我意與（一作比）千金兼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簷大哉天地間萬怪難悉談嗟予不度量

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三辰行日月尤尊嚴若令下與物為比（去聲）擾擾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口欲說嗟如鉗吾奇（一作知）蘇子胸羅列萬象中包含不惟胸寛膽亦大屢出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見蘇子心懷慚不經老匠先指決有手誰敢施鐫鑱呼工畫石持寄似（一作比）幸子留意其無謙

聚星堂前紫薇花

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烟晚溟濛清露晨點綴豈無陽春月所得時節異靜女不爭寵幽姿如自喜（音戲）將期誰顧眄獨伴我憔悴而我不强飲繁英行亦墜相看兩寂寞孤詠聊自慰

獲麟贈姚闢先輩

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為之說聞者未免非而子獨曰然有如塤應篪惟麟不為瑞其意乃可推春秋二百年文（一作辭）約義甚夷一從聖人没學者自為師崢

嶫衆家說平地生嶮巇相沿益迂怪各鬭出新奇爾來
千餘歲（一作千載餘一作千歲餘）舉世不知迷悼哉聖人經照耀萬
世疑自從蒙衆說日月遭蔽虧常患無氣力掃除浮雲
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予昔已好古此經手常持
超然出衆見不為俗牽卑近又脫賦（一作賤）格飛黃擺銜
羈聖門開乀道夷路施騰嬉便可勦衆說旁通（一作異端）塞
多歧正途紹（一作常）簡易慎勿事嶇崎著述須待老積勤
宜少時苟思垂後世大禹尚胼胝顧我今老矣兩瞳（一作

目一作眼）蝕昏眵大書難久視心在力已衰因思少自弃今
縱悔何追戒我以勉子臨文但吁嘻

喜雨

大雨雖霶霈隔轍分晴陰小雨散浸淫為潤廣且深浸
淫苟不止利澤何窮已無言雨大小（一作言雨大小異）小雨農
尤喜宿麥已登實新禾未抽秧（一作穗）及時一日雨終歲
飽豐穰夜響流霢霂晨暉霽蒼涼川原淨如洗草木自
生光童稚喜瓜芋耕夫望陂塘誰云田家苦此樂殊未
央

飛蓋橋翫月（一本題上有六月十四夜）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
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暉
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
此時翛（一作倏）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一本無上
二句）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一作逾）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
斗柄

竹間亭

啾啾竹間鳥日夕相嚶鳴悠悠水中魚出入藻與萍水
竹魚鳥家伊誰作斯亭翁來無車馬非與彈弋幷潛者
入深淵飛者散縱横奈何翁屢來浪使飛走驚忽爾榮
與利脫爾冠與纓還來尋魚鳥傍此水竹行鳥語弄蒼
翠魚遊翫清澄而翁乃何為獨醉還自醒三者各自適
要歸亦同情翁乎知此樂無厭日來登

荅呂公著見贈（一本作奉荅通判太傅為予不飲見贈之作）

晉人歌蟋蟀孔子録於詩因知聖賢心豈不惜良時行
樂不及早朱顔忽焉衰馳光如騕褭一去不可追今也
不強飲後雖悔奚為三年謫永陽陷穽不知危種樹滿
幽谷䟽泉瀉清池新陽染山木撩亂發枯枝無人歌青
春自釂白玉巵今者荷寛宥（一作恩）乞（一作得）州從爾宜西
湖舊已聞既見又過之菡萏間紅緑鴛鴦浮瀰瀰四時
花與竹罇俎（一作酒）動可隨況與賢者同薰然襲（一作偉）蘭
芝醁醅寒且醥清唱婉而遲（一作奇）四坐各已醉臨觴獨

何疑昔人逢麴車流涎尚垂頤況此盃中趣久得樂無
涯多憂哀病早心在良可噫（一作嘻）譬若臥櫪馬聞鼙（一作
鼓）尚鳴悲春膏已動脈（一作忽已動）百卉漸葳蕤丹砂得新
方舊疾庶可治尚可執鞭弭周旋以忘疲

送滎陽魏主簿（廣一本作送魏廣）

卓犖東（一作魏）都子姓名聞十年窮冬雪塞空千里至我
門子足未及閾我衣驚倒顛僕童（一作童僕）相視疑寮吏或
不然俯首鵠鶴啄進趨皃鴈聯青衫靴兩（一作兩靴）腳言色
倩（一作情）以温於公門豈少乃獨得公懽愛知固不易知
士誠尤難我思屈童吏欲辯難以言觴豆及佳節高堂
列羣賢文章看落筆論議馳後先破石出至寶決高瀉
長川光暉相磨晻浩渺肆波瀾寮吏媿我嘆僕童（一作童僕）
恪生顔我顧寮吏嘻士豈以此觀此聊為戲耳以驚僕
童（一作童僕）昏士欲見其守視其居賤貧欲知其所趨試以
義利干我始識其面已窺其肺肝禮有來必往木瓜報
琅玕十年思見之一日捨我還何用慰離居贈子以短

篇

青松贈林子（國華一本作贈林國華秘校）

青松生而直繩墨易為功（一作攻）良玉有天質少加（一作假）
磨與礱子誠懷美材（一作君實有美才）但未遭良工養育既堅
好英華充厥中於誰以成之孟韓荀暨雄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

汙池以其下衆流之所鍾尺水無長瀾蛟龍豈其容顧
子誠鄙薄羣俊枉高蹤得一不為少雖多肯辭豐譬如

登圓壇羅列壁與琮又若饗鈞天左右間笙鏞文章爛照耀應和相撞春而予處其間眩晃不知從退之亦嘗云青蒿倚長松新陽發羣枯生意漸丰茸暮雪浩（一作皓）方積綠醅寒更濃毋言輕此樂此樂難屢逢

橄欖

五行居四時維火盛南訛炎焦陵木氣橄欖得之多酸苦不相入初爭久方和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幸登君子席得與衆果羅中州衆果佳珠圓玉光瑳媿茲微

陋質以遠不見訶餳飴兒女甜遺味久則那良藥不甘口厭功見沈痾忠言初厭之事至悔若何世已無採詩詩成為君哦

鸚鵡螺

大哉滄海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牙鬚（一作鬣）甲角爭光鋩腥風怪雨灑幽荒珊瑚玲瓏巧綴裝珠宮貝闕爛煌煌泥居殼屋細莫詳紅螺行沙夜生光（一本作珠宮貝闕爛煌煌泥居殼室細莫詳珊瑚玲瓏巧綴粧腥風怪雨灑幽荒紅螺行砂夜生光）負材自累遭刳腸

匹夫懷璧古所傷濃沙剝蝕隱文章（一本注胡人謂硇沙為濃沙出本草）磨以玉粉綠（一作鉛）金黃清罇酒列華堂隴鳥回頭思故鄉美人清歌蛾眉揚一醑凜冽回（一作為）春陽物雖微遠用則彰一螺千金價誰量豈若泥下追含漿

食糟民

田家種糯官釀酒榷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糟弃（一作不弃）物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瀺灂如沸湯東風來吹酒甕香纍纍罌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味醲村酒薄日飲

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種糯人釜無糜粥度冬春還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為德嗟彼官吏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耕所學義與仁仁當養人義適（一作識）宜言可聞達力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爾（一作民）之飢我飲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責何由逃

送焦千之秀才

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一作倅）相家子德義勝華寵

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鞏始生及吾門徐子喜驚踊曰此難致寳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一作子）粲粲獲雙珙奈何奪其一使我意紛龍吾嘗愛生材抽擢方鬱翁（音委勇反一作蓊）猶須老霜雪然後見森聳況從主人賢高行可傾竦讀書趨簡要言説去雜冗新文時我寄庶可蠲煩壅

伏日贈徐焦二生（一本作徐焦二子伏日遊西湖余以病不能往因以贈之）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冰清光瑩爾互輝映當暑自可消炎蒸平湖緑波漲渺渺高樹（一作樹）古木陰層層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倦優食飽力不用官閒日永（一作心樂）睡莫興不思高飛慕鴻鵠反此愁卧償蚊蠅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清泉白石對斟酌巖花野鳥（一作草）為交明崎嶇澗谷窮上下追逐猿狖爭超騰（一作陞）酒美賓佳足自負飲酣氣横猶驕矜奈何乖離纔幾日蒼顔非舊白髮增彊歡徒勞歌且舞勉飲寧及合與升行揩眼眵（一作睫）旋看物坐見樓閣

先愁登頭輕目明脚力健羨子志氣將飄凌只今心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一作將）何稱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憎

寄生槐（一本題上有答張推官庭檜）

檜惟凌雲材槐實凡木賤奈何柔脆質累此孤高幹龍鱗老蒼蒼鼠耳光粲粲因縁初莫原感咤徒自歎偷生由附託得勢爭葱蒨方其榮盛時曾莫見真贋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萌芽起微蘖辨別乖先見剪除初非難長養遂成患雖然根性殊常恐枝葉亂惟應植者深幸不習而變含容固有害勦絶須明斷惟當審斤斧去惡無傷善

韓公（一本公作定州）閲古堂

兵間四十年士不識金革水旱數千里民流誰墾闢公初來視之嘻此乃子責將法多益辨萬千由十百整齊（一作容）談笑間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為耳在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儲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玆

將奈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尚可運玉罄（一作磬）猶走羅因難乃見才不止將有得公言初未信終歲考成績驕墮識恩威謳吟起羸瘠貔貅著行伍倉廩飽堆積文章娛閒暇（一作弄閒散）傳記尋（一作觀）往昔英英文與武粲粲圖四壁酒令列諸將談鋒摧辯客周旋顧視閒是不為無益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公豈止然事業本夔稷當壽及黎庶威名懾夷狄當歸廟堂上有位久（一作況）虛席大匠不揮斧衆工隨指畫從容任羣材文武各以職

永州萬石亭（寄知永州王顧一本上有寄題注云柳子厚亭）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蹙輒傷摧苦其危慮（一作厲）心常使鳴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下上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頹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薙發幽薈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為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咍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為我銘山隈

文忠集卷四

文忠集卷五

居士集第五

宋　歐陽修　撰

古詩一十八首

荅原父（一作荅劉廷評）

炎歊鬱然烝午景熾方燄子來清風興蕭蕭吹几簟又如沃瓊漿遽歛不知厭嗟予學苦晚白首困鉛槧危疑奚（一作何）所質孔孟久已窆羣儒窒自私惟子通且贍幸時丐贏餘屢得飽飢歉嚴嚴（一作落落）春秋經大法誰敢覘（一本有譬猶天之蒼乃欲學而染兩句）三才失綱紀（一作紀綱）五代極昏墊盜竊恣胠（一作發）篋英雄爭奮劒興亡兩倉卒事迹多遺欠（一作貶）纔能紀成敗豈暇誅姦僭閒見患孤寡（一作陋）是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遂乞指瑕玷反蒙華衮褒如譽嫫母豔救非當在早已暴（一作暴惡）何由歛苟能哀癈痼其可惜針砭風舲或許邀湖綠方瀲灩

蟲鳴

葉落秋水冷衆鳥聲已停陰氣入墻壁百蟲皆夜鳴蟲鳴催歲寒唧唧機杼聲時節忽已換壯心空自驚平明起照鏡但畏白髮生

奉荅子華學士（一作荅韓絳）安撫江南見寄之作（一本無下四字）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遽陳良醫將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游以為高（一作政）寬縱以為仁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又云力難振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逡巡歲月寖隳頹紀綱遂紛紜坦坦萬里疆蚩蚩九州民昔而安且富今也迫以貧疾小不加理浸淫將徧身湯劑乃常藥未能去深根鍼艾有奇功暫痛勿吟呻痛定支體胖乃知鍼艾神猛寬相濟理古語六經存蠹弊革僥倖濫官絕貪昏牧羊而去狼未為不仁人俊乂沈下位惡去善乃伸賢愚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此說乃其要易知行每艱遲疑與果決利害反掌閒捨此欲有為吾知力徒煩家至與戶到飽飢而衣

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所（一作今為）獨難我昔忝諫列日常趨紫宸聖君堯舜心閔閔極憂勤孑華當來時玉音耳嘗親上副明主意下寬斯人屯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一作論）諭以上恩德當冬反陽春吾言乃其槩豈（一作非）止一方云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一本云送張推官掌機宜）

自古天下事及時難必成為謀於未然聦者或莫聽患至而後圖智者有不能未遠前日悔可為來者銘熙熙

彼西人老死織與耕狂羝（一作氐）一朝叛烽火四面驚用兵五六年首惡竟逃刑仰賴天子聖乾坤量包并苗頑不率德舜羽舞于庭謂此雖異類有生亦含情籓籬被觸突譬若豨與羆馴擾以芻豢可呼隨指令稱藩效臣職冠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新生敢問前孰失恃安而弛兵酒肴為善將循默乃名卿慮患謂生事高談笑難行一方兵邊起愚智共營營上煩天子仁旰食憂吾泯謀議及臺阜幽棲訪巖扃小利不足為涓流助滄溟大功難速就倉卒始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由集功名乃知深遠畫施設在安平今也實其時鑑前豈非明嚴嚴經略府罇俎集豪英千營飽而嬉萬馬牧在坰相公黄閣老與國為長城張子美而秀文章博羣經從軍古云樂知己士所榮感激報恩義當來請長纓

寄聖俞（一作因馬察院至云見聖俞於城東輒書長韻奉寄）

凌晨有客至自西為問詩老來何稽京師車馬矅朝日何用擾擾隨輪蹄面顏憔悴暗塵土文字光彩垂虹霓

空腸時如秋蚓叫苦調或作寒蟬嘶語言雖巧身事拙捷徑恥蹈行非迷我今俸禄飽餘賸念子朝夕勤鹽虀舟行每欲載米送汴水六月乾無泥乃知此事尚難必何況仕路如天（一作丹）梯朝廷樂善得賢衆臺閣俊彥聯簪犀朝陽鳴鳳為時出一枝豈惜容其棲古來磊落材與知窮達有命理莫齊悠悠百年一瞬息俯仰天地身醯雞其間得失何足校況與鳧鶩爭稗稊憶在洛陽年各（一作各年）少對花把酒傾玻瓈二十年間幾人在在者憂

患多乖睽我今三載病不飲眼眵不辨騧與驪壯心銷盡憶閒處生計易足纔蔬畦僈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一作壯）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携行當買田清頴上與子相伴把鋤犂

有馬示徐無黨

吾有千里馬毛骨何蕭森疾馳如奔風白日無留陰徐驅當大道步驟中五音馬雖有四足遲速在吾心六轡應吾手調和如瑟琴東西與南北高下山與林惟意所欲適九州可周尋至哉人與馬兩樂不相侵伯樂識其外徒知價千金王良得其性此術固已深良馬須善馭吾言可為箴

天辰

天形如車輪晝夜常不息三辰隨出沒曾不差分刻（一本有其行一何勤乾健貴於[illegible]兩句）北辰居其所帝座嚴尊極衆星拱而環大小（一作小大）各有職不動以臨之任德不任力天辰主下土萬物由生殖一動與一靜同功而異域惟王知法此所以治萬國

再和聖俞見荅

兩繖相望東與西書來三日猶為稽短篇投子譬瓦礫敢辱報之金褭蹄文章至寶被埋沒氣象往往干雲霓飛黃伯樂不世（一作並）出四顧驤首空長嘶嗟哉我豈敢（一作能）知子論詩（一作經）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羮豈須調以虀憐我區區欲彊學跛鼈曾不離汙泥問子初何得臻此豈能直到無階梯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憚入海求靈犀周旋二紀陪唱和凡翼每並鸞皇棲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彊齊念子京師苦憔悴經年陋巷聽朝（音潮一作晨）雞兒啼妻噤（一作嘻）午未飯得米寧擇秕與稊石上紫豪（一作毫）家故有剡藤瑩滑如玻璨追惟平昔念少壯零落生死嗟分睽一揮累紙恣奔放駿（一作有）若駕駱仍驂驪腹雖枵虛氣豪橫猶勝諂笑病夏畦名聲不朽豈易得仕宦得路終當躋年來無物不可愛花發有酒誰同携問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苦旱憂民

犁

感春雜言（一本題下有和呂公著）

鳩鳴兮屋上雀噪兮簷間百鳥感春陽有如動機關雄鳩相呼和日夕聒聒不得閒砌下兩株樹枯條有誰攀春風一夜來花葉何班班乃知天巧奪人力能使枯木生紅顏奈何人為萬物靈不及草木與飛翾自從春來何所覺但恠睡美不覺白日高南山行逢百花不著眼豈念四氣如回環却思年少憶（一作念）前事雖有駬駿難

追還奈何來日尚可樂曽不勉强相牽扳渌酒如春波黄金為誰慳人生一世中一步（一作笑）百險艱俟河之清不可得聊自歌此識愚頑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巀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一作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一作雲霄）以晻靄下壓后土之鴻厖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谾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鍾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絶世遺紛厖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為吏二十載青衫白

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茍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送徐生（一作徐無黨）之澠池

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好賢天下稱吹噓死灰生氣燄談笑暖律回嚴凝曽陪罇俎被顧盼羅列臺閣皆名卿（一作才能）徐生南國後來秀得官古縣依崤陵腳靴手板實卑賤賢儁未可吏事繩攜文百篇赴知己西望未到氣

已增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園林相映花百種都邑四顧山千層朝行綠槐聽流水夜飲翠幙張紅燈爾來飄流二十載鬢髮蕭索垂霜冰同時並遊在者幾舊事欲說無人應（一作膺）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榮華萬事不入眼憂患百慮來填膺羨子年少（一作少年）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昇名高場屋已得儁世有龍門今復登出門相送親與友何異籬鷃瞻雲鵬嗟吾筆硯久已格感激短章（一作章句）因子興

葛氏鼎（一本有歌字）

大河昔決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湫我從故老問其由云古五鼎藏高丘地靈川秀草木稠鬱鬱佳氣蒸常浮惟物伏見數有周秘藏奇恠神所搜天昏地慘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愁蕩搖山川失維陬九龍大戰驅蛟虯割然岸裂轟雲騶滑人夜驚烏嘲啁婦走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黃屋憂聚徒百萬如蚍蜉千金一掃隨浮漚天旋海沸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模古質非今侔器大難用識者不以示世俗遭揶揄明堂會朝饗諸侯饔官百品供王羞調以五味烹全牛時有用舍吾無求二三子學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愀披荒斲古爭窮蒐苦語難出聲咿嚘馬圖出河龜（一作龍）負疇自古怪說何悠悠嗟吾老矣不能休勉彊作詩慚効尤

太白戲聖俞（一作讀李白集効其體）

開元無事（一作太平）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閒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落筆生雲烟千奇萬險不可攀却視蜀道猶平川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一作來）乘興登名山龍咆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土（一作下看塵世）悲人寰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真人駕雲車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凌青霞下看（一作堪笑）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

邊戸

家世為邊戸年年常備胡兒童習鞍馬婦女能彎弧胡塵朝夕起虜騎蔑如無邂逅輒相射殺傷兩常俱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娱雖云免戰鬬兩地供賦租將吏戒生事廟堂為遠圖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漁

梅聖俞寄銀杏（一作和聖俞銀杏見寄代書之什）

鵞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珍問予得之誰詩老遠且貧霜野摘林實京師寄時新封包雖甚微採掇皆躬親物賤以人貴人賢棄而淪開緘重嗟惜詩以報慇懃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復

歲晚忽不樂相過偶乘間百年纔幾時一笑得亦艱有酒醉嘉客無錢買嬌鬟問予官何為侍從聯朝班朝廷多賢材何用蒯與菅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九環奈何章綬榮飾此木石頑於國略無補有慚常在顔幸蒙二三友相與文字間江子獨捨我（一作是）高鴻去難攀秋風動沙苑郡閣當南山吟詠日多暇詔條寬可頒寒雲雪（一作暮）紛糅幽鳥春緜蠻勝事日向好思君何時還

述懷

歲律忽其周陰風慘遼夐孤懷念時節朽質驚衰病憶始來京師街槐緑方映清霜一以零衆木少堅勁物理固如此人生寧久盛當時不樹立後世猶譏評顧我實孤生飢寒談孔孟壯年猶勇為刺口論時政中間蒙選擢官實居諫諍豈知身愈危惟恐職不稱十年困風波九死出檻穽再生君父恩知報犬馬性歸來見親識握手相弔慶丹心皎雖存白髮生（一作日）已迸慙無羽毛彩來與鸞皇並鍛翮追羣翔孤唳驚衆聽嚴嚴玉堂署清禁肅而靜職業愧論思文章慚誥命厚顔難久居歸計無荒逕偷閒就朋友笑語雜嘲詠歡情雖索寞得酒猶豪橫羣居固可樂寵禄尤難倖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漁艇

和劉原父澄心紙（一作奉賦澄心堂紙）

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已零落埋黃埃子美生窮

死愈貴殘章斷藁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剝
昏烟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華高崔嵬自從二子
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低摧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
知誰哉宣州詩翁餓（一作飢）欲死黃鵠折翼鳴聲哀有時
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罍二子雖死此翁在老手
尚能工剪裁奈何不寄反示我如棄正論求俳詼嗟我
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闔且開百年干戈流戰血一國
歌舞今荒臺當時百物盡精好往往遺棄淪蒿萊君從
何處得此紙純堅瑩膩卷百枚官曹職事喜（一作樂）閒暇
臺閣唱和相追陪文章自古世不乏間出安知無後來

文忠集卷五

文忠集卷六

居士集第六

宋　歐陽修　撰

古詩二十五首

奉使契丹道中荅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

憶昨初受命同下紫宸朝問君當何之笑指北斗杓共
念到幾時春風約回鑣所持既異事前後忽相遼歲月
坐易（一作若）失山川行知遥回頭三千里雙闕在紫霄我
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君才綽有餘新句益（一作亦）飄飄
前日逢呂郭解鞍憩山腰童僕相問喜馬鳴亦蕭蕭出
君桑乾詩寄我慰寂寥又喜前見君相期駐征軺雖知
不久留一笑樂亦聊歸路踐冰雪還家脫狐貉君行我
即至春酒待相邀

書素屏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屏曾不離我身曠
野多黃沙當午白日昏風力若牛弩飛砂還射人暮投

山椒館休此車馬勤開屏置牀頭輾轉夜向晨臥聽穹廬外北風驅雪雲勿愁明日雪且擁狐貂温君命固有嚴覊旅誠苦辛但苟一夕安其餘非所云

馬齧雪

馬飢齧雪渴飲（一作行路）冰北風卷地來（一作寒）峥嶸馬悲躑躅人不行日暮途遠千山横我謂行人止歎聲馬當勉力無悲鳴白溝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長（一作長亭與）短亭臘雪銷盡春風輕火燒原頭青草生遠客還家紅袖迎樂哉人馬歸有程男兒雖有四方志無事何須（一作煩）勤遠征

風吹沙（一本題上有北字）

北風吹沙千里黄馬行确犖悲摧藏當（一作窮）冬萬物慘顏（一作無）色冰雪射日生（一作爭）光芒一年百日風塵道安得朱顏長美好攬鞍鞭（一作起鞭歸）馬行勿遲酒熟花開二月時

重贈劉原父（一作憶昨呈劉原父）

憶昨君當使北時我往别君飲君家愛君小鬟初買得如手未觸新開花醉中上馬不知夜但見九陌燈火人諠譁歸來不記與君别酒醒起坐空咨嗟自言我亦隨往矣行即逢君何恨邪豈知前後不相及歲（一作日）月忽忽行無涯古北嶺口踏新雪馬盂山西看落霞風雲（一作雪）暮慘失道路磵谷夜静聞麏麚行迷方嚮但看日度盡山險方逾（一作行）沙客心漸遠誠易感見君雖晚喜莫加我後君歸秖（一作纔）十日君先躍馬未足誇新年花發見回鴈歸路柳暗藏嬌鴉而今（一作今來）春物已爛漫念昔草木冰未芽人生每苦勞事役老去尚能憐物華從今有暇即相過安得載酒長盈車

贈沈遵（一作贈沈博士歌并序）

（一本序云余昔於滁州作醉翁亭於瑯琊山有記刻石往往傳人間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一調惜不以傳人者五六年矣去年冬予奉使契丹沈君會予恩冀之間夜闌酒半出琴而作之予既嘉君之好尚又愛其琴聲乃作歌以贈之）

羣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我

初聞之喜且驚宮聲三疊何泠泠酒行暫止四坐傾（一本有為君屏百慮各以兩耳聽兩句）有如風輕日暖好鳥語夜靜山響春泉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膝上橫沈夫子恨君不為醉翁客不見翁醉（一作醉翁）山間亭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谿石青山白雲為枕屏花間百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一本有沈夫子君過滁陽今幾時滁人皆喜醉翁醉至今人人能道之長記山間逢太守籃轝酩酊插花歸六句）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間（一本客字下作爾來纔十年遇酒飲不得軒裳外飾誠可榮）鬢髮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能識沈夫子愛君一罇復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一本末兩句作高懷所得貴自適俗耳何用求知音可笑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

荅聖俞（一本題下有高車見過）

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嗟我獨無酒數往從（一作就）翁何所為翁居南方我北走世路離合安可期汴渠千艘日上下來及水門猶未知五年不見勞夢寐三日

始往何其遲城東賺河有名字萬家棄水為汙池人居其上苟賢者我視此水猶漣漪入門下馬解衣帶共坐習習清風吹溼薪熒熒煮溥茗四顧壁立空無遺萬錢方丈飽則止一瓢飲水樂可（一作何）涯況出新詩數十首珠璣大小光陸離他人欲一不可有（一作得）君家筐篋滿莫持才大（一作多）名高乃富貴豈比金紫包愚癡貴賤同為一丘土聖賢獨（一作長）如星日垂道德內樂不假物猶（一作所）須朋友并良時蟬聲漸已變秋意得酒安問醇與醨玉堂官閑無事業親舊幸可從其私與翁老矣會有幾當棄百事勤追隨

感興五首（齋於醴泉宮作）

奉祠嚴祕館攝事罄精誠歲晏悲木落天寒聞鶴鳴念昔丘壑趣豈知朝市情弱齡嬰仕宦壯節慕功名多病慙厚祿早衰歎餘生未知犬馬報安得遂歸耕

懷祿不知慙人雖不吾責貧交重意氣握手猶感激煌煌腰間金兩鬢颯已白有生天地間壽考非金石古人報一飯君子不苟得憂來自悲歌淚下沾臆

清夜雖云長白日亦易晚循環百刻中勢若九走坂盈虧自相補得失何足算餐霞可延年飲酒誠自損未知辛苦長孰若適意短二者一何偷百年皆不免顏回不著述後世存愈遠聖賢非虛名惟善為可勉

仕宦希寸禄庶無飢寒迫讀書事（一作為）文章本以代耕織學成頗自喜禄厚愈多責挾山以超海事有非其力君子貴量能無輕食人食

唧唧復唧唧夜歎曉未息蟲聲急愈尖病耳聞若刺壯士易為老良時難再得日月相隨東天行自西北二者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間世歲月忽已易

吳學士石屏歌（一作和張生鴉樹屏一無和字）

晨光入林衆鳥驚腷膊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去黃口巢中飢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空林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橫樹（一作其）間烟埋草沒苔蘚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是吳家石屏者虢工剗山取山骨朝鑱暮斲非一日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一作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鑱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晝（一作日）夜不得閒不然安得巧工妙手憊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烟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虢山深處石惟人有心無不獲（一作乃知人為天地賊）天地雖神（一作公有物）藏不得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乃（一作故）傳張生自西來吳家學士見且咍醉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神鬭嗟我老矣安能陪

初食車螯（一本題上云京師）

纍纍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歎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邈不通夷華於（一作于）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為異味貴賤無等差自從聖人出天下為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邛巴水載每連舳陸輸動盈車谿潛細毛髮海怪雄鬚牙豈惟貴公侯閭巷飽魚蝦此蛤今始至其來何晚邪螯蛾聞二名（車螯一名車蛾）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斑爛點生花含漿

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爭先屢成譁但喜美無厭豈思來甚遐多慙海上翁辛苦斲泥沙

送裴如晦之吳江（一本無下三字注云席上分得己字）

雞鳴車馬馳夜半聲未已皇皇走聲利與日爭寸晷而我獨何為閒宴奉君子京師十二門四方來萬里顧吾坐中人暫聚浮雲爾念子一扁舟片帆如鳥起文章富千箱吏祿求斗米白玉有時沽青衫豈須耻人生足憂患合散乃常理惟應當歡時飲酒如飲水

盤車圖（一本上題和聖俞下注呈楊直講）

淺山嶙嶙亂石矗矗山石磽聱車碌碌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傾轅如欲覆出乎兩崖之隘口忽見百里之平陸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楊生忍飢官太學得錢買此纔盈幅愛其樹老石硬山回路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嚮背各有態遠近分毫皆可辨自言昔（一作古）有數家筆畫古（一作久）傳多名姓失後來見者知謂誰乞詩梅老聊稱述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乃知楊生真好奇此畫此詩兼有之樂能自足乃（一作即）為富豈必金玉名高貲朝看畫暮讀詩楊生得此可不飢

荅梅（一作和無梅字）聖俞莫登樓（在禮部貢院鎖試進士上元夜作）

莫登樓樂哉都人方競遊樓闕夜氣春烟浮玉輪東來從海陬纖靄洗盡當空留燈光月色爛不收火龍啣山祝千秋緣竿踏索雜幻優鼓喧管咽耳欲咻清風嫋嫋夜悠悠瑩蹄文（一作輪蹄交）角車如流婭姹扶欄車兩頭

髮髦垂鬟嬌未羞念昔年少追朋儔輕衫駿馬今則不中年病多昏兩眸夜視曾不如鵂鶹足雖欲往意已休惟思睡眠擁衾裯人心利害兩不謀春陽稍愆天子憂安得四野陰雲油甘澤以時豐麥麰遊騎踏泥非我愁

荅聖俞莫飲酒（此已下皆貢院中作）

子謂莫飲酒我謂莫作詩花開木落蟲鳥悲四時百物亂我思朝吟搖頭暮蹙眉雕肝琢腎閑退之此翁此語還自違豈如飲酒無所知自古不飲無不死惟有為善

不可遲（一作遺）功施當世聖賢事不然文章千載垂其餘酩酊一樽酒萬事崢嶸皆可齊腐腸糟肉兩家說計較屑屑何其卑死生壽夭無足道百年長短纔幾時但飲酒莫作詩子其聽我言非癡

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儀憶鶴之作

君家白鶴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誰將贈兩翁謂此二物皎潔勝瓊瑤已憐野性易馴擾復愛仙格何孤高玉兔四蹄不解舞不如雙鶴能清嗥低垂兩翅趁節拍（一作拍節）婆娑弄影誇嬌嬈兩翁念此二物者久不見之心甚勞京師少年殊好尚意氣橫出爭雄豪清罇美酒不輒飲千金爭買紅顏韶莫令少年聞我語笑我乖僻遭譏嘲或被偷開兩家籠縱此二物令逍遥兔奔滄海却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仞直上青松巢索然兩衰翁何以慰無憀纖腰綠鬢既非老者事玉山滄海一去何由招

戲答聖俞

鶴行而啄青玉觜枯松脚兔蹲而齅尖兩耳攢四蹄往

往於人家高堂淨屋（一作室）曾見之錦裝玉軸掛壁垂乍見拭目猶驚疑羽毛褵褷眼睛活若動不動如風吹主人矜誇百金買云此絕筆人間奇畫師畫生不畫死所得百分三二爾豈如翫物翫其真凡物可愛惟精神況此二物物之珍月光臨靜夜雪色淩清晨二物於此時瑩無一點纖埃塵不惟可醒醉翁醉能使詩老詩思添清新醉翁謂詩老子勿誚我愚老弄兔兒憐鶴雛與子俱老其衰乎奈何反捨我欲向（一作去）東家看舞姝須防舞姝見客笑白髮蒼顏君自照

和梅龍圖公儀謝鷳

有詩鶴勿喜無詩鷳勿悲人禽固異性所趣各有宜朝戲青竹林暮棲高樹枝咿呦山鹿鳴格磔野鳥啼聲音不相通各以類自隨使鶴居籠中垂頭以（一作似）聽詩鶢鶋享鍾鼓魚鳥見西施鷳鶴不宜爭所爭良可知蚍蜉與蟻子為物固已微當彼兩交鬬勇如聞鼓鼙有心皆好勝未免爭是非於我一何薄於彼一何私欄檻啄花

卉叫號鷺睡兒跳踉兩脚長落泊雙翅垂何足充翫好於何定妍媸鷳口不能言夜夢以告之主人起謝鷳從我今幾時僮奴謹守護出入傾提攜逍遥遂棲息飲啄安雄雌花底弄日影風前理毛衣豈非主人恩報効爾宜思主人今白髮把酒無翠眉養鶴鷳又妬我言堪解頤

和聖俞感李花

昨日摘花初見桃今日摘花還見李晴風暖日苦相催春物所餘知有幾中年多病壯心衰對酒思歸未得歸不及墻根花與草春來隨處自芳菲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摇摇墻頭花笑笑弄顔色荒凉衆草間露此紅的皪草木本無情及時如自得青春不可恃白日忽已昃繞之重吟哦歸坐成歎息人生浪自苦得酒且開釋不見宛陵翁作詩頭早白

摇摇墻頭花艷艷爭青娥朝見開尚少暮看繁已多不惜花開繁所惜時節過昨日枝上紅今日隨流波物理固如此去（一作古）來知奈何達人但飲酒壯士徒悲歌

刑部看竹効孟郊體

花妍兒女姿零落一何速竹色君子德猗猗寒更緑京師多名園車馬紛馳逐春風紅紫時見此蒼翠玉凌亂迸青苔蕭疎拂華屋森森日影閒濯濯生意足幸此接清賞寧辭薦芳醁黄昏人去（一作黄昏寂寂一作寂寂人去）鎖空廊枝上月明春（一作看）鳥宿

文忠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七

古詩二十二首

贈沈博士歌（遵一作醉翁吟）

沈夫子胡為醉翁吟醉翁豈能知爾琴滁山高絶滁水深空巖悲風夜吹林山（一作泉）溜白玉懸青岑一瀉萬仞源莫尋醉翁每來喜登臨醉倒石上遺其簪雲荒石老歲月侵子有三尺徽（一作暉）黄金寫我幽思窮崎嶔自言愛此萬仞水謂是太古之遺音泉淙石亂到不平指下嗚咽悲人心時時弄餘聲言語軟滑如春禽嗟呼沈夫子爾琴誠工彈且止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一作雖名）為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東坡詩云新客從翻玉連鎖練疑當作連）聲入黄泉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國恩未報慚禄厚世事多虞嗟力薄顔摧鬢改真一翁心以（一作已）憂醉安知樂沈夫子

謂我翁言何苦悲人生百年間飲酒能幾時攬衣推琴起視夜仰見河漢西南移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致遠有餘力好奇自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秋始摘纔三四金奩獻凝旒公卿不及識天子百金酬歲久子漸多纍纍枝上稠主人名好客贈我比珠投博望昔所徙蒲萄安石榴想其初來時厥價與此侔今也徧中國

籬根及牆頭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惟當記其始後世知來由是亦史官法豈徒續君謳（京師無鴨脚樹駙馬都尉李和文自南方移植其第）

送吴生南歸（一作送吴孝京字子京）

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吴生既得喜且歎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西其産多材賢吴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黄河渺漫盈百川決疏以道（一作導）之漸斂收横瀾東溟

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吴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篇（一作編）忽從布褐中百寶寫（一作瀉）我前明珠雜璣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奈何初無聞吴生不自隱欲吐羞俛顔少也不自重不為鄉人憐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賤貧自謂久而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惑幸冀蒙洗湔我笑謂吴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衆人衆人為不善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逡巡惟於斯二者愚智遂以分顔回不貳過後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更日

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雞冠佩豭豚斬蛟射白額後卒為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祀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書紳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一作景元）赴襄陽（一本無下三字景元蓋字）

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甍清漢濱語言輕清微帶秦南通交廣西峨岷羅縠纖麗藥物珍枇杷甘橘薦清罇磊落金盤爛璘璘槎頭縮項昔所聞黄橙擣（一作橙擣新）虀

香復辛春雷動地竹走根錦苞玉筍味爭新鳳林花發南山春掩映谷口藏山門樓臺金碧瓦鱗鱗峴首高亭倚浮雲漢水如天瀉沄沄斜陽返照白鳥羣兩岸桑柘雜耕耘文王遺化已寂寞千載誰復思其仁荆州漢魏以來重古今相望多名臣嗟爾樂哉襄陽人道扶白髮抱幼孫遠迎劉侯朱兩（一作望朱）輪劉侯年少氣甚淳詩書學問若寒士罇俎談笑多嘉賓往時邢洺（一作臺）有善政至今遺愛留其民誰能持我詩以往為我先賀襄陽人

奉酬揚州劉舍人見寄之作（原父一作酬劉原父見寄）

別君今幾時歲月如插羽悠悠寢與食忽忽朝復暮紛紛竟何為凜凜還自懼朝廷無獻納倉廩徒耗蠹風霜苦見侵衰病日增故江湖豈不思懇悃布已屢美哉廣陵公風政傳道路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顧君來一何遲我請亦有素何當兩還分尚冀一相過把手或未能尺書幸時寓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奉呈聖俞

秋風吹浮雲寒雨灑清曉鮮鮮牆下菊顏色一何好好色豈能常得時仍不早文章損精神何用覷天巧四時悲代謝萬物惜凋槁豈知寒檻中兩鬢甚秋草東坡彼詩翁學問同少（一作年）小風塵世事多日月良會少我有一罇酒念君思共倒上浮黃金蘂送以清歌裊為君發朱顏可以却君老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

大絃聲遲小絃促十歲嬌兒彈啄木啄木不啄新生枝惟啄槎牙（一作牙槎）枯樹腹花繁蔽日鎖空園樹老參天杳深谷不見啄木鳥但聞啄木聲春風和暖百鳥語山路磽确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嬌兒身小指撥硬功曹廳冷絃索鳴繁聲急節傾四座為爾飲盡黃金觥楊君好雅心不俗太學官卑飯脫粟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腳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披圖

掩卷有時倦臥聽琵琶仰看屋客來呼兒旋梳洗滿額花鈿貼黃菊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鐵頭頸縮宛陵詩翁勿誚渠人生自足乃為娛此兒此曲翁家無

長句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一本作亳州非）

古人相馬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世無伯樂良可嗤千金市馬惟市（一作其）肥騏驥伏櫪兩耳垂夜聞秋風仰秣嘶一朝絡以黃金羈旦刷（一作發）吳越暮燕陲丈夫可憐憔悴時世俗庸庸皆見遺子履自少聲名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胸不自疑世路迫窄多穽機鬢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歸來京國舊遊非大笑相逢索酒巵酒酣猶能弄蛾眉山川搖落百草腓愛君不改青松枝念君明當整驂騑贈以瑤華期早歸豈惟朋友相追隨坐使臺閣生光輝

送公期得假歸絳

風吹積雪銷太行水暖河橋楊柳芳少年初仕即京國故里幾歸成鬢霜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餳粥香

留連芳（一作風）物佳節過東帶還來朝未央

送宋次道學士赴（一作知）太平州（敏求）

古堤老柳藏（一作楊柳排）春烟桃花水下清明前江南太守見之笑擊鼓插旗催解船（一作打鼓插旗催發船）侍中令德宜有後學士清才方少年文章秀粹得家法筆畫點綴多餘（一作適）妍藏書萬卷復强記故事累朝能口傳來居侍從乃其職遠置州郡誰謂（本多作為）然交游一時盡英（一作豪）俊車馬兩岸來聯翩船頭朝轉暮千里有酒胡不為（一作為不）留連

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舉正）

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争誇朱顏事年少肯慰白髮將花插尚書好事與俗殊憐我霜毛苦蕭颯贈以（一作寄贈）洛陽花滿盤鬬麗争奇紅紫雜兩京相去五百里幾日馳來足何捷紫檀金粉香未吐綠萼紅苞露猶浥謂我嘗為洛陽客頗向此花曾涉獵憶昔進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沿吏牒河南官屬盡賢俊洛城池（一作苑）籞相連接

我時年纔二十餘每到花開如蛺蝶姚黄魏紫腰帶鞓潑墨齊頭藏緑葉鶴翎添色又其次此外雖妍猶婢妾爾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無情草木不改色多難人生自摧拉見花了了雖舊識感物依依幾抆睫念昔逢花必沽酒起坐驩呼屢傾榼而今得酒復何為愛花繞之空百匝心衰力懶難勉强與昔一何殊勇怯感公意厚不知報墨筆淋漓口徒囁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一本云表臣）

齊人謹（一作建）鹽筴伯者之事爾計口收其餘登耗以生齒民充國亦富粲若有條理惟（一作雖）非三王法儒者猶為耻後世益不然權奪由漢始權量自持操屑屑已甚矣穴竈如蜂房熬波銷海水豈知戴白民食淡有至死物艱利愈厚令出姦隨起良民陷盗賊峻法難禁止問官得幾何月課煩笞箠公私兩皆然巧拙可知已英英職方郎文行粹而美連年宿與泗有政皆可紀忽來從辟書感激赴知己閔然哀遠人吐策獻天子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窒其一無異鈦厥趾工作而商行（一作與商賈）本末相表裏臣請通其流為國埽泥滓金錢歸府藏滋味飽閭里利害難先言歲月可較比鹽官皆謂然丞相曰可喜適時乃為才高論徒譎詭夷吾苟今（一作復）出未以彼易此隋堤樹毿毿汴水流瀰瀰子行其勉旃吾黨方傾耳

嘗新茶呈聖俞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

貴早相矜誇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一作龍未起驅蛇）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為最靈物宜（一作疑）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銙小圓復窊鄙哉穀雨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太守急寄我香蒻包褁封題斜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一作佳）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可憐俗夫把金錠（一作挺一作鋌茶録多用挺字）

（為古按集韻鋌字去聲訓鐙鋌字上聲訓銅鐵樸）猛火炙背如蝦蟇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逢詩老頻咨嗟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淫哇

次韻再作（一本云茶歌）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飲茶建谿苦遠雖不到自少嘗見閩人誇每嗤江浙凡茗草叢生狼藉惟藏蛇（今江浙茶園俗言多蛇）豈如含膏入香作金餅蜿蜒兩龍戲以呀其餘品第亦奇絕愈小愈精皆露芽泛之白花如粉乳乍見紫面生光華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窊論功可以療百疾輕身久服勝（一作如）胡麻我謂斯言頗過矣其實最能祛睡邪茶官貢餘偶分寄地遠物新來意嘉親烹屢酌不知厭自謂此樂真（一作誠）無涯未言久食成手顫已覺疾飢（一作病）生眼花容遺水厄疲捧椀口吻無異蝕月蟇僮奴傍視疑復笑嗜好乖僻誠堪嗟更蒙酬句怪可駭兒曹助噪聲哇哇

樂郊詩（為劉原甫作一本注原父鄆州東西也）

樂郊何所樂所樂從公遊三日公不出其民戚然愁一聞車馬音從者如雲浮吾問鄆之人無乃失業不云惟安其業然後樂其休樂郊何所有胡不考公詩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有臺以臨望有沼以游嬉俯仰迷上下朱欄映清池草木非一種青紅隨四時其餘雖瑣屑處置各有宜樂郊何以名吾為本其意自古賢哲人所存非一世當時偶然迹來者因不廢鄆非公久留公去民孰賴此亭公所登此樹公所憩俾民百年思豈取一日醉

洗兒歌（為聖俞作一本云前日送酒遂助洗兒輒成短歌更資一笑呈聖俞）

月暈五色如虹霓深山猛虎夜生兒虎兒可愛（一作憐）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詩翁雖老神骨秀想見嬌嬰目與眉木星之精為紫氣照山生玉水生犀兒（一作此）翁不比他兒翁三十年名天下知材高位下眾所惜天與此兒聊慰之翁家洗兒眾人喜不（一作莫）惜金錢散閭（一作隣）里宛陵他日見高門車馬煌煌梅氏子

鳴鳩（崇政殿後考試所作）

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歸（一作急還）呼不已逐之其去恨不早呼不肯來固其理吾老病骨知陰晴每愁天陰聞此聲日長思睡不可得遭爾聒聒何時停衆鳥笑鳴鳩爾拙固無匹不能娶巧婦以共營家室寄巢生子四散飛一身有婦長相失夫婦之恩重太山背恩棄義須臾間心非無情不得已物有至拙誠可憐君不見人心百態

巧且艱臨危利害兩相關朝為親戚暮仇敵自古常嗟交道難

代鳩婦言（一本注聞士有欲弃妻者作）

斑然錦翼花簇簇雄鳴相隨樂不足抱雛出卵翅羽成豈料一朝還反目人言嫁雞逐雞飛安知嫁鳩被鳩逐古來有戚必有哀富貴莫忘貧賤時女棄父母嫁（一作婦）曰歸中道捨君何所之天生萬物各有類誰謂鳥獸為無知雖無仁義有情愛苟聞此言寧不悲

看花呈（一作有韓）子華內翰（崇政殿後考試作）

老雖可憎還可嗟病眼眵昏愁看花不知花開桃與李但見紅白何交加春深雨露洗新濯日暖金碧相輝華浮香著物收不得含意欲吐情無涯可愛跡簾靜相對最宜落日初西斜時傾賜壺共斟酌及此蜂鳥方喧譁凡花易見不足數禁籞難到堪歸誇老病對此不知厭少年何用苦思家

啼鳥（崇政殿後考試舉人卷子作）

提葫蘆提葫蘆不用沽美酒宮（一作官）壺日賜新醱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宮花正好愁雨來暖日方催花亂發苑樹千重緑暗春珍禽綵羽自成羣花間祇慣迎黃屋鳥語初驚見外人千聲百囀忽飛去（一作來）枝上自落紅紛紛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州山裏聞

和聖俞（一本二字作入）唐書局後叢萃中得芸香一本之作用其韻

有芸黃其華在彼衆草中清香濯曉露秀色搖春風幸依華堂陰一顧曽不蒙大雅彼君子偶來從學宮文章高一世論議（一作議論）伏群公多識由博學新篇匪雕蟲唱酬爛衆作光輝發幽叢在物苟有用得時寧久窮可嗟凡草木糞壤自青紅

荅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并簡梅聖俞之作

君子忽我顧（一作顧我）貧家復何有虛堂來清風佳果薦濁

酒簡編記遺逸論議相可否欲知所書人其骨多已朽前者既已然後來寧得久所以昔人云杯行莫停手

文忠集卷七

文忠集卷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八

古詩二十一首

有贈余以端溪緑石枕與蘄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旣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端溪作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一作錦）紋呼兒置枕展

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白玉潤瑩淨泠滑無埃（一作纖）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臣閔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如（一作加）罪去特許還官還舊職選材臨事不堪用見利無慚惟苟得一從僦舍（一作屋）居城南官不坐曹門（一作閒）少客自然唯與睡相宜以懶遣（一作投）閑何愜適從來羸苶苦疲困況此煩歊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蠛蠓任緣撲蠹（一作）

詩書懶架拋縱横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嘗聞李白好飲酒欲與鐺杓同生死（一作死生）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簟擕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

夜聞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夜半羣動息有風生樹端颯然飄我衣起坐為長歎苦暑君勿厭初凉君勿歡暑在物猶感凉歸歲將寒清霜忽以飛零露亦漙漙霜露（一作四時）本無情豈肯私蕙蘭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櫛髪變新白鑑容銷（一作無）故丹風埃共侵迫心志亦摧殘萬古一飛隼兩曜雙跳丸擾擾賢與愚流沙逐驚湍其來固如此獨久知誠難服食為藥悮此言真不刋但當飲美酒何必被輕紈

答梅聖俞大雨見寄

夕雲若頽山夜雨如決渠俄然見青天燄燄升蟾蜍倏忽陰氣生四面如吹噓狂雷走昏黒驚電照夔魖搜尋起龍蟄下擊墓與墟雷聲每軒轟雨勢隨疾徐初若浩

莫止俄收闇無餘但掛千丈虹紫翠横空虚頃刻百變態晦明誰卷舒豈知下土人水潦没襟裾擾擾泥淖中無異鴨與豬嗟我來京師庇身無獘廬閒坊僦古屋卑陋雜里閭鄰注湧溝竇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戸恐為瀦牆壁豁四達幸家無貯儲蝦蟇鳴竈下老婦但欷歔九門絶來薪朝爨欲毁車壓溺委性命焉能顧圖書乃知生堯時未免憂為魚梅子猶念我寄聲憂我居慰我以新篇琅琅比瓊琚官閒行能薄補益愧空疏歲月行晚矣江湖盍歸歟吾居傳鄭爾此計豈躊躇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憶昨滁山之人贈我玉兔子（一有子字）粤明年春玉兔（一有子字）死日陽晝出月夜明世言兔子望月生謂此瑩然而白者譬夫水之為雪而為冰皆得一陰凝結之純精常恨處非大荒窮北極寒之曠野養違其性夭厥齡豈知火維地荒絶漲海連天沸天（一作火 一作炎）熱黄冠黒距人語言有烏玉衣尤皎潔乃知物生天地中萬殊難以一理通海中

洲（一作州）島窮人迹來市廣州纔八國其間注輦來最稀（一作遠）此鳥何年隨海船誰能徧歷海上峰萬恠千奇安可極兔生明月月在天玉兔不能久人間況爾來從炎瘴地豈識中州霜雪寒渴雖有飲飢有啄羈紲終知非爾樂天高海闊路（一作終）茫茫嗟爾身微羽毛弱爾能識路知所歸吾欲開籠縱爾飛俾爾歸詫宛陵詩此老詩名聞四夷

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斜川詩見招遊李園既歸遂苦風雨三日不能出窮坐一室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泥深道路無人行去市又遠索於筐筥（一作篋）得枯魚乾蝦數種强飲疾醉昏然便寐既覺索然因書所見奉呈聖俞

少年喜追隨老大厭諠譁慚愧二三子邀我行看花花開豈不好時節亦云嘉因病既不飲衆歡獨成（一作我）嗟管絃暫過耳風雨愁還家三日不出門堆壓類寒鴉妻兒强我飲釘餖果與瓜濁酒傾殘壺枯魚雜乾鰕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髻了軋軋鳴雙絃正如艣嘔啞坐令江湖心浩蕩思無涯寵禄不知報鬢毛今已華有田清潁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黄犢幅巾駕柴車

奉荅原甫見過寵示之作

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足憂患憶昔有罪初南遷飛帆洞庭入白浪墮淚三峽聽流泉援琴寫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中間永陽亦如此醉臥幽谷聽潺湲自從還朝戀榮（一作寵）禄不覺鬢髮俱凋殘耳衰

聽重手漸顫自惜指法將誰傳偶欣日色曝書畫試拂塵埃張斷絃嬌兒癡女遶翁膝爭欲强翁聊一彈紫微閣老適我過愛我指下聲冷然戲（一作語）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歎知音難君雖不能琴能得琴（一作其）意斯為賢自非樂道甘寂寞誰肯顧我相留連興闌束帶索馬去却鎖塵匣包青氊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

憶昨九日訪君時正見堦前兩叢菊愛之欲繞行百匝

庭下不能容我足折花却坐時嗅之已醉還家手猶馥今朝我復到君家兩菊堦前猶對束枯莖槁葉苦風霜無復滿叢金間綠京師誰家不種花碧砌朱欄敞華屋奈何來對兩枯株共坐窮簷何局促詩翁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凡草開花數日間天葩無根長在目遂令我每飲君家不覺長缾臥牆曲坐中年少皆賢豪莫怪我今雙鬢禿須知朱顏不可恃有酒當歡（一作飲）且相屬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

與君結交遊我最先衆人我少既多難君家常苦貧今為兩衰翁髮白面亦皴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珉賤易為價玉棄久埋塵惟能吐文章白虹射星辰幸同居京城遠不隔重闉朝罷二三公隨我如魚鱗君聞我來喜置酒留逡巡不待主人請自脫頭上巾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窮達何足道古來茲理均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無擇）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罇酒豈惟明日難重持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花開誰得屢相遇盞到莫辭頻舉手離情落寞酒量減置我不須論老朽奈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擇之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藹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侍君歸日我何為手把鋤犂汝陰叟

奉荅聖俞達頭魚之作

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蝦淺水間蠃蜆如山積毛

魚與鹿角一龠（一作拾）數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南北其微（一作小）既若斯其大有（一作其大固一作大者固）莫測波濤浩渺中島嶼生頃刻俄而沒不見始悟（一作久始）出背脊有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集刀鋸爭剖（一作斫）析骨節駭專車鬚潰芒（一作牙）侔劍戟腥聞數十里餘臭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潛奇與祕寶萬狀（一作物）不一識嗟彼達頭微誰傳到（一作偶傳到一作偶傳入）京國乾枯少滋味治（平聲）洗費炮炙聊茲知異物豈足薦佳客一旦辱（一作得）君

詩虛名從此得（京師人不識此魚滄州向防禦見寄以分聖俞辱以詩答）

送刁紡推官（一本無二字）歸潤州

翹翹名家子自少能慷慨嘗從幕府辟躍馬臨窮塞是
時西邊兵屢戰輒（一作無功屢）奔潰歸來買良田俛首學秉
耒家為白酒醇門掩青山對優游可以老世利何足愛
奈何從所知又欲向并代主人忽南遷此計亦（一作乃）中
悔彼在吾往（一作乃）從彼去吾亦退與人交若此可以言
節槩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絃人莫聽此樂有誰知君
子篤自信衆人喜隨時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為寄謝
伯牙子何須鍾子期
鍾子忽已死伯牙其已乎絕絃謝世人知音從此無瓠
巴魚自躍此事見於書師曠嘗一鼓羣鶴舞空虛吾恐
二三說其言皆過歟不然古今人愚智邈已殊奈何人
有耳不及鳥與魚

二月雪

寧傷桃李花無損杞與菊杞菊吾所嗜惟恐食不足花
開少年事不入老夫目老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風晴
日暖雪初銷踏泥自採籬邊緑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秋冬二首命聖俞分作）

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稀新陽晴暖動膏脉
野水泛灧生光輝鳴鳩聒聒屋上啄布穀翩翩桑下飛
碧山遠映丹杏發青草暖眠黃犢肥田家此樂知者誰

吾獨知之胡不歸吾已買田清頴上更欲臨流作釣磯
南風原頭吹百草草木叢深茅舍小麥穗初齊稚子嬌
桑葉正肥蠶食飽老翁但喜歲年熟餉婦安知時節好
野棠梨密啼晚鶯海石榴紅囀山鳥田家此樂知者誰
我獨知之歸不早乞身當及强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
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

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卻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一作此曲）卻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盆池

西江之水何悠哉經歷灨石險且回餘波拗怒猶（一作獨）涵（一作去）澹奔濤擊浪常喧豗有時夜上滕王閣月照淨練（一作綠）無纖埃揚瀾左里在其北無風浪起傳古來老蛟

深處厭窟穴蛇身微行見者猜呼龍瀝酒未及祝五色粲（一作照）爛高崔巍忽然遠引千丈去百里水面中分開收蹤滅跡莫知處但有雨雹隨風雷千奇萬變聊一戲豈（一作肯）顧溺死為可哀輕人之命若螻蟻不止山嶽將傾頹此外魚鰕何足道厭飫但覺腥盤杯壯哉豈不快耳目胡為守此空牆隈陶盆斗水仍下漏四岸久雨生莓苔遊魚撥撥不盈寸泥潛日炙愁暴鰓魚誠不幸此跼促我能決去反徘徊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一作美）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一作美）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一作奉送永興安撫劉侍讀）

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須之管酒如長

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坂愛君尚（一作年）少力方豪嗟我久衰歡漸鮮文章驚世知（一作聞）名早意氣論交相得晚魚枕蕉一舉十分當覆盞鼠須管為物雖微情不淺新詩醉墨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

哭聖俞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灘聲八節響石樓坐中辭氣凌清（一作高）秋一飲百盞不言休酒酣思逸語更遒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枚與鄒我年最少力

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丘凋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虀鹽太學愁乖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頷鬚已白齒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強閒屢偷不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釜甑過午無饋餾良時易失不早收簏櫝（一作瓦櫃）礫遺琳璆（並入）賢轉石古所尤此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幽翩然素旐歸一舟送子有淚流如溝

文忠集卷八

文忠集卷九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九

古詩三十首

寄題劉著作羲叟家園效聖俞體

嘉予治新園乃在太行谷山高地苦寒當樹所宜木羣花媚春陽開落一何速凜凜心節奇惟應松與竹毋栽當暑槿寧種深秋菊菊死抱枯枝槿豔隨昏旭黃楊雖可愛南土氣常燠未知經雪霜果自保其綠顏色苟不衰始知根性足此外衆草花徒能悅凡目千金買姚黃慎勿同流俗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沖卿學士（分得黃字為韻）

今日胡不樂衆賓會高堂坐中瀛洲客新佩太守章豈無芳罇酒笑語共一觴亦有嘉（一作佳）菊叢新苞弄微黃所嗟時易晚節物已凄涼羣鷺方盛集離鴻獨高翔山川正搖落行李怯風霜君子樂為政朝廷須儁良歸來

紫微閣遺愛在甘棠

奉荅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老大惜時節少年輕別離我歌君當和我酌君勿辭豔豔庭下菊與君吟繞之擷其黃金蘂泛此白玉巵君勿愛此花問君此何時秋風日益高霜露漸離披芳歲忽已晚朱顏從此衰念君將捨我車馬去有期君行一何樂我意獨不怡飛兎不戀羣奔風誰能追老驥但伏櫪壯心良可悲

予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五年梅公儀來守是邦因取余詩刻于石又以長韻見寄因以荅之（一作和滑州公儀龍圖歸鴈亭長句）

風吹城頭秋草黃仰見鳴鴈初南翔秋草風吹春復綠南鴈北飛聲肅肅城下臺邊桃李蹊憶初披荒手植之雪消冰解草木動因記鴻（一作欲記南）鴈將歸時爾來十載空遺迹飛鴈年年自南北臺傾餘址草荒涼樹老無花春寂歷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如綺長篇大句

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紙我思古人無不然慷慨（一作感槩）功名垂百年沉碑身後念陵谷把酒泣下悲山川一時留賞雖邂逅後世傳之因不朽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

洛人皆種花花發有時闌君家獨種玉種玉產琅玕子弟守家法名聲聳朝端歲時歸拜慶閭里亦相歡西臺有道氣自少服靈丸春酒養眉壽童顏如渥丹清談不倦客妙思喜揮翰壯也已吏隱興餘方掛冠臨風想高誼懷祿愧盤桓

鬼車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無光月不出浮雲蔽天衆星沒舉手嚮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淒淒或高或低乍似玉女調玉笙衆管參差而不齊旣而咿咿呦呦若軋若抽又如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嘔鳴機夜織錦江上羣鴈驚起蘆花洲吾謂此何聲初莫窮端由老婢撲燈呼兒

曹云此怪鳥無足傳其名為鬼車夜載百鬼凌空遊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舌連一（一作十）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響更相酬昔時周公居東周厭聞此鳥憎若讎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齧一頭落斷頸至今青血流爾來相距三千秋晝藏夜出如鵂鶹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汙（烏卧反）所遭之家家必破我聞此語驚且疑反祝疾飛無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細理莫詳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兩頭反為祥却呼老婢炷燈火捲簾開戶清華堂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静皎月流清光

感二子

黄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一作載）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聲百蟲坏戶不啓蟄萬木逢春不發萌豈無百鳥解言語喧啾終日無人聽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覷天巧命短疑為天公憎昔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原疲戰爭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貴何止浮雲輕唯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

讀書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一作兵）交乘勝方（一作多）酬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一作書）案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豈敢取聲名惟期脫貧賤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謂言得志（一作意）後便可焚筆硯少償辛苦時惟事寢與飯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中間嘗忝竊內外職文翰官榮日清近廩給亦豐美人情慎所習酖毒比安宴漸追時俗流稍稍學營辦盃

盤窮水陸賔客羅俊彦自從中年来人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惟尋舊讀書簡編（一作編簡）多朽斷古人重温故官事幸有閒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干禄利老用忘憂患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鍊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萬一免罪譴買書載舟歸築室（一作屋）潁水岸平生頗論述銓次加點竄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芻豢信哉蠹書魚韓子語非訕

鴨鵊詞（効王建作）

龍樓鳳闕（一作閣）鬱峥嵘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愁夜短綠窻鴨鵊催天明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轆轤聞汲水三聲四聲促嚴粧紅靴玉帶奉君王萬年枝軟風露濕上下枝間聲轉急南衙促仗三衛列九門放鑰千官入重城禁籞鎖池臺此鳥飛從何處来君不見潁河東岸村（一作春）陂闊山禽野鳥常（一作時）嘲哳田家惟聽夏雞聲（鴨鵊京西村人謂之夏雞）夜夜壠頭耕曉月可憐此樂獨吾知眷戀君恩今白髪

初食鷄頭有感（一本無有感字）

六月京師暑雨多夜夜南風吹芡觜凝祥池鎖會靈園僕射荒陂安可擬（京師貴五岳宮及鄭州鷄頭最為佳）爭先園客採新苞剖蚌得珠從海底都城百物貴新鮮厥價難酬與珠比金盤磊落何所薦滑臺撥醅如玉醴自慙竊食萬錢廚滿口飄浮嗟病齒却思年少在江湖野艇高歌菱荇裏香新味全手自摘玉潔沙磨軟還美一瓢固不羡五鼎萬事適情為可喜何時遂（一作益）買潁東田歸去結茅臨野水

雙井茶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兩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雲日注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情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隨時變易

君不見建溪龍鳳團不改舊時香味色

贈李士寧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平生不把筆對酒時高詠初如不著意語出多奇勁傾財解人難去不道名姓（一無上六句）金（一作千）錢買酒醉高樓明月空床（一作清風）眠不醒一身四海即為家獨行萬里聊乘興既不採藥賣都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一本四字作世之人）但愛其人而莫（一作不）見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游心太虛逍遙出入（一本二句止作逍遙太虛）常（一作動）與道俱故能入火不熱（一作爇）入水不濡嘗聞其語（一作吾雖聞其語矣）而未見其人也豈斯人之徒與不然言不純師行不純德（一作表）而（一本無而字）滑稽玩（一作傲）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明妃小引

漢宮諸女嚴粧罷共送明妃溝水頭溝上水聲來不斷花隨水去不回流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堪愁

感事四首

老者覺時速閒人知日長日月本無情人心有閒忙努力取功名斷碑埋路傍逍遙林下士丘壠亦相望長生既無藥濁酒且盈觴

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開墳見空棺謂已超青冥尸（一作或）解如蛇蟬換骨蛻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

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斑虬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塗富貴不還鄉安事富貴歟神仙人不見魑魅與為徒人生不免死䰟魄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太虛等為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岑寂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寢食彊顏悅憎怨擇語防仇敵衆欲苦無厭有求期必獲敢辭一

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神仙雖杳茫富貴竟何得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余生本羇孤自少已非壯今而老且病何用苦惆悵誤蒙三聖知貪得過其量恩私未知報心志已凋喪軒裳德不稱徒自取譏謗豈若常夫子一瓢安陋巷身雖草莽間名在朝廷上惟余服德義久已慕恬曠矧亦有吾廬東西正相望不須駕柴車自可策藜杖生驚顏鬢日

摧頹及取新春歸去來共載一舟浮野水焦陂四面百花開

昇天檜

青牛西出關老聃始著五千言白鹿去昇天爾來忽已三千年當時遺迹至今在隱起蒼檜猶依然惟能乘變化眄以為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雲烟奈何此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事茫昧真偽莫究徒自傳雪霜不改終古色風雨有聲當夏寒境

清物老自可愛何必詭怪窮根源

憶焦陂（一本無憶字注汝陰作）

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聞花香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魚肥鱠如玉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下船笑向漁翁酒家保金龜可解不須錢明日君恩許歸去白頭酣詠太平年

贈許道人

洛城三月亂鶯飛潁陽山中花發時往來車馬遊山客

貪看山花踏山石紫雲仙洞鎖雲深洞中有人人不識飄飄許子旌陽後道骨仙風本仙冑多年洗耳避世喧獨卧寒巖聽山溜至人無心不筭心無心自得無窮壽忽來顧我何慇懃笑我白髮老紅塵子歸為築巖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

送龍茶與許道人

潁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夜朝北斗太清（一作虛）壇不道姓名人不識我有龍團古蒼璧九龍泉深一

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馴鹿

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栅慙媿主人恩自非殺身難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哀爾胡為網羅獲南山藹藹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吹百草香飲泉齧草當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户

留題齊州舜泉

岸有時而為谷海有時而為田虞舜已歿三千年耕田汲井雖鄙事至今遺迹存依然歷山之下有寒泉向此號泣于旻天無情草木亦改色山川慘淡生雲烟一朝垂衣正南面皋夔稷契來聯翩功高德大被萬世今人過此猶留連齊州太守政之暇鑿渠開沼疏清漣遊車擊轂惟恐後衆卉亂發如爭先豈徒邦人知樂此行客亦為留征軒

山齋戲書絶句二首

蜜脾未滿蜂採花麥壠已深鳩喚（一作吽）雨正是山齋睡足時不覺花間日亭午

經春老病不出門坐見羣芳爛如雪正當年少惜花時日日春風吹石裂

嘲少年惜花

紛紛紅蘂落泥沙少年何用苦咨嗟春風自是無情物肯為汝惜無情花今年花落明年好但見花開人自老人老不復少花開還更（一作復）新使花如解語應笑惜花人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

誰謂田家苦田家樂有時車（昌遮切）鳴繅白繭麥熟囀黃鸝田家此樂幾人知幸獨知之未許歸逢時得寵已逾分報國無能徒爾為収取玉堂揮翰手却尋南畝把鋤犂

射生户（予初至州獵户有獻狼豹者）

射生户前日獻一豹今日獻一狼豹因傷我牛狼因食我羊狼豹誠為害人物縣官賞之縑五疋射生户持縑

歸為人除害固可賞貪功趨利爾勿為弦弓毒矢無妄發恐爾不識麒麟兒

戲石唐山隱者

石唐仙室紫雲深頳陽真人此笑心真人已去升寥廓歲歲巖花自開落我昔曾為洛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

文忠集卷九

謹案卷七第一頁後二行泉淙石亂到不平刊本淙訛宗據宋詩鈔改

卷八第九頁後四行野棠梨密啼晚鶯刊本梨訛黎據別本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釜甑過午無饙餾刊本饙訛饋據宋詩鈔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高毓英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十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

律詩六十首

送王汲宰藍田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落日催行客東風吹酒罇樹揺秦甸綠花入輞川繁若遇西来旅時應問（一作望）故園

徽安門晓望

都門收宿霧佳氣欝葱葱晓日寒川上青山白霧（一作露）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悵々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送孟都官（知蜀州）

名郎出粉闈佳郡古關西幾驛秦亭盡千山蜀鳥啼朱輪照耕野綠芋覆秋畦向闕應東望雲深隴樹迷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

朝雲来少室日暮向箕山本以無心出寧隨倦客還春歸伊水綠花晚洛橋間誰有餘罇酒相期一觧顔

逸老亭（一本注彭城公白蓮庄）

上相此忘榮怡然物外情池光開小幌山翠入重城野
鳥窺華衮春壺勞耦耕枕前雙鴈沒雨外一川晴解組
金龜重調琴赤鯉驚雖懷安石趣豈不爲（一作念）蒼生

廣愛寺

都人布金地紺宇歸然存山氣蒸經閣鐘聲出國門老
杉春自綠古壁雨先昏應有幽人屐來留石蘚痕

弔黄學士三首（名鑑）

麗正讎書久蘭臺約史成迎親就江水厭直出承明世
德無雙譽詩豪第一評風流今頓盡響像憶平生

沈約多清瘦文園仍病瘠共疑天上召更欲水邊招金
馬人相弔長沙物易妖秋風吹越樹歸旐自飄飄

自古蘭衰早因令蕙歎深書遺茂陵藁病作越鄉吟萬
里無春色閩山蔽夕陰空嗟埋玉樹齎志永沉沉

雨後獨行洛北

北闕望南山明嵐雜紫烟歸雲向嵩嶺殘雨過伊川樹
繞芳隄外橋橫落照前依依半荒苑行處獨聞蟬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一本注西京作）

一雨郊圻逈新秋榆棗繁田荒溪溜入禾熟雀聲喧燒
出空槎腹人耕廢廟垣間追向城客落日隱高原

智蟾上人遊南岳

終日念雲壑南歸心浩然青山入楚路白水望湖田野
渡惟浮鉢山家少施錢到時春尚早收茗綠巖前

送左殿丞（一作直）入蜀

傳聞蜀道難行客若登天紫竹深無路黄花忽見川聞
禽嗟異域問俗訪耆年欲識京都遠惟應望日邊

秋郊曉行（一作望）

寒郊桑柘稀秋色曉依依野燒侵河斷山鴉向日飛行
歌採樵去荷鍤刈（一作治）田歸秫（一作村）酒家家熟相邀白
竹扉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寮友

周禮恤凶荒軺車出四方土龍朝祀雨田火夜驅蝗木

落狐村逈原高百草黄亂鵶鳴古堞寒雀聚空倉桑野人行饁魚陂鳥下梁晚烟茅店月初日棗林霜墐户催寒候叢祠禱歲穰不妨行覽物山水正蒼茫

緱氏縣作

亭候徹郊畿人家嶺坂西青山臨古縣綠竹繞寒溪道上行妝穩桑間晚溉畦東皐有深趣便擬卜幽棲

又行次作

秋色滿郊原人行禾黍間雉飛横斷澗焼響入空山野

水蒼烟起平林夕鳥還嵩嵐久不見寒碧更孱顔

送梅秀才歸宣城

從學方年少還家罄槖金久為江北客能作洛生吟罷亞霜前稻鉤輈竹上禽歸帆何處落應拂野梅林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

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飆遥看山口火暗渡洛川橋不見新園樹空聞引葬簫林鵶棲已定猶（一作獨）此倦征鑣

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拂朝烟征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遥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河南王尉西齋

寒齋日蕭索天外敞簷楹竹雪晴猶覆山窓夜自明禽歸窺野客雲去入重城欲就陶潛飲應須載酒行

張主簿東齋

官舍掩寒扉聊同隱者棲溪流穿竹過（一作迴）山鳥入城啼賓主高談勝心冥外物齊惟應朝枕夢長厭隔隣（一作林）

雞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澍呈府中同寮

古木欝沉沉祠亭相冢臨雷驅山外響雲結日邊陰霢霂来初合依微勢稍深土膏潛動脉野氣欲成霖隴上連雲色田家擊壤音明光應奏瑞黄屋正焦心帝邑三川美離宫萬瓦森廢溝鳴故苑紅藹發青林南畝猶須勸餘春尚可尋應容後車（一作車後）客時作洛生吟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奉寄希深聖俞

仍酬遞中見寄之什

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人行已荒徑花發半枯槎高榭林端出殘陽水外斜聊持一罇酒徙倚憶天涯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一作希深）

伊水弄春沙山臨水上斜曾為謝公客徧（一作偏）入梵王家陰澗初生草春嵓自落花却尋題石處歲月已堪嗟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作

偶來林下徑共酌竹間亭積雨添方（一作芳）沼殘花點緑苹野陰侵席潤芳氣襲人醒禽鳥休驚顧都忘兀爾形

黄河八韻寄呈聖俞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氷馳馬渡伏浪卷沙流樹落新摧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萬里通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跡空欲問張侯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寄梅聖俞

經年都洛與君交共許詩中思最豪舊社更誰能擁鼻新秋有客獨登高徑蘭欲謝悲零露籬菊空開乏凍醪縱使河陽花滿縣亦應留滯感潘毛

晚過水北

寒川消積雪凍浦漸通流日暮人歸盡沙禽上釣舟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歸客下三川孤郵暫解鞍鳥聲催暮急山氣欲晴寒已作愁霖詠猶懷祖帳歡更聞溪溜響疑是石樓灘

寄西京張法曹

幕府三年客羣居幾日親初分闕（一作闗）口路猶見洛陽人壠麥晴將秀田花晚自春向家行漸近宜復倦征輪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録

投館野花邊羸驂晚不前山橋斷行路溪雨漲春田樹冷無棲鳥村深起暮烟洛陽山已盡休更望伊川

朱家曲（一本有并引字）

（朱家曲自許縣北門上赤坂岡分道西行入小路三十里有村市臨古河商賈之販京師者舟車皆會此居民繁雜宛然如江鄉予以事偶至此宿旅邸明日遂赴京師）

行人傍衰柳路向古河窮桑柘田疇美漁商市井通新歌晚入浦舟子夜乘風旅舍孤烟外天京王氣中山川許國近風俗楚鄉同宿客鷄鳴起驅車猶更東

行至椹㵎作

霜後葉初鳴羸驂遠㵎行川原人遠近禾黍日晴明病質驚殘歲歸塗厭（一作壓）暮程空林聚寒雀疑已作春聲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漢使入幽燕風烟兩國間山河持節遠亭障出疆閒征馬閒笳躍雕弓向月彎禦寒低便面贈客解刀環鼓角雲中壘牛羊雪外山穹廬鳴朔吹凍酒發（一作啟）朱顏塞草生侵磧春榆綠滿關應須鴈北鄉方值使南還

送賈推官赴絳州

白雲汾水上人北鴈南飛行李山川遠風霜草木腓郡齋賓榻掛幕府羽書稀最有題輿客偏思玉麈揮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相逢舊從事新命忽臨戎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朔風馳駿馬塞雪射驚鴻試取封侯印何如筆硯功

送威勝軍張判官

北地不知春惟看榆葉新今年多武士玉麈重嘉賓野燐（一作燒）驚行客烽烟入遠（一作暮）塵繫書沙上鴈時寄日邊人

送同年史褒之武功尉

久作遊邊客常悲入塞笳今茲一尉遠猶困折腰嗟白馬關中道青天（一作烟）棧外家過秦應弔古惟有故山斜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吳江通海浦畫舸候潮歸疊鼓山間響高帆鳥外飛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非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一本注初授洋川辭不行）

梁漢褒斜險夫君畏遠遊家臨越山下帆入海潮頭岸柳行稍盡江蓴歸漸秋故鄉看衣錦寧羨李膺舟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一作送朱處仁）

為客久南方西遊更異鄉江通蜀國遠山閉楚祠荒油

幕無軍事清猿斷客腸惟應陪主諾不費日飛觴

送楚建中頴州法曹

冠葢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宴徧（一作偏）識洛陽生共歎長沙適空存許劭評堪嗟桃李樹何日見陰成

送王尚恭隰州幕

去國初游宦從軍苦寂寥愁雲帶（一作傍）城起畫角向山飄秋勁方馳馬春寒正襲貂遥知為客恨應賴酒盃消

送王尚喆三原尉

初仕便西轅驪駒兩佩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桑柘千疇富人烟萬井間欲為京洛詠應苦簿書閒

送餘姚陳寺丞（最）

銅墨佩腰間中流望若（一作似）仙鳴蟬汴河柳畫鷁越鄉船下瀨逢江鴈瞻氛落海鳶山川仍客思盡入隱侯篇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曾作關中客嘗窺百二疆自言秦隴（一作嶺）水能斷楚人腸失意倦京國羈愁成鬢霜何如伴征鴈日日向衡陽

夏侯彥濟武陵尉

風烟地接懷并邑富田垓河近聞冰坼山高見雨来官閒同小隱酒美足銜盃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

遠山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峰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

望繫朝廷重文推天下工清名畏楊綰故事問胡公物議垂為相風流頓已窮仁言溥哉利獻替有遺忠

識度推明哲風猷藹縉紳何言止中壽遂不秉洪鈞翰墨時爭寶詞章晚愈新哭哀文伯母悲感路傍人

結髮（一作綬）逢明主馳聲著兩朝奠楹先有夢升屋豈能招贈服三公袞兼榮七葉貂春風笳鼓咽松栢助蕭蕭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孤舟日日去無窮行色蒼茫杳靄中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滮田漸下雲間鴈霜日初丹水上楓蓴菜鱸魚方有味遠来猶喜及秋風

江行贈鴈

雲間征鴈水間棲矰繳方多羽翼微歲晚江湖同是客莫辭伴我更南飛

松門（已下五首一本屬夷陵九詠）

島嶼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起碧峰雙可憐勝境（一作景）當窮塞飜使留（一作流）人戀此邦亂石驚灘喧醉枕淺沙明月入船窻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荊江見蜀江

下牢津

依依下牢口古戍鬱嵯峨入峽江漸曲轉灘山更多白沙飛白鳥青嶂（一作峰）合青蘿遷客初（一作嘗一作多）經此愁詞作楚歌

龍溪

潺潺出亂峯演漾綠羅風淺瀨寒難涉危槎路不通朝雲起潭側飛雨徧江中更欲尋源去（一作上）山深不可窮

勞停驛

孤舟轉山曲豁爾見平川樹杪帆初落峯頭月正圓荒烟幾家聚瘦野一刀田行客愁明發驚灘鳥道前

黃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萬樹蒼烟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非鄉況復驚殘歲慰客偏宜把酒盃行見江山（一作山河）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

望州坡

聞說夷陵人為愁共言遷客不堪遊崎嶇幾日山行倦

郤喜坡頭見峽州

文忠集卷十

文忠集卷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

三峽倚岧嶤同（一作南）遷地最遐物華雖可愛鄉思獨無聊江水流清嶂猿聲在碧霄野篁抽夏笋叢橘長春條未臘梅先發經霜葉不凋江雲愁（一作懋）蔽日山霧晦連朝斫谷爭收漆梯林鬬摘椒巴賨船賈集（一作巴江船賈至）蠻市酒旗招時節同荊俗民風載楚謡俚歌成調笑搽（一作搽）鬼聚喧囂（夷陵之俗多淫奔又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飲其餘里語謂之搽鬼因此多成鬬訟）得罪宜投裔包羞分折腰光陰催晏歲牢落慘驚飈白髮新年出朱顏異域銷縣樓朝見虎官舍夜聞鴞寄信無秋鴈思歸望斗杓須知千里夢長繞洛川橋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幕府文書日已希清罇歲晏喜相攜寒山帶郭穿松路瘦馬尋春踏雪泥翠蘚蒼崖森古木綠蘿盤石暗深溪為貪賞物来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字照鄰）

俊域當年仰下風天涯今日一罇同高文落筆妙天下清論揮犀服坐中江上掛帆明月峽雲間謌帝紫微宫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山城寂寞少嘉客喜見瓊枝（一作林）慰病翁平日相從樂會文博梟壺馬占朋分罰籌多似昆陽矢酒令嚴於細柳軍蔽日雪雲猶霋靆欲晴花氣漸氛氳一罇萬事皆毫末蜾蠃螟蛉豈足云

縣舍不種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類因戲書七言四韻

結綬當年仕兩京自憐年少體猶輕伊川洛浦尋芳徧魏紫姚黃照眼明客思病来生白髮山城春至少紅英芳叢密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

至喜（一作虛白）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呈元

珍表臣

為憐碧砌宜佳樹自斷蒼苔選綠叢不向芳菲趁（一作赴）開落直須霜雪見青葱披條泫轉清晨露響葉蕭騷半夜風時掃濃陰北窓下一枰閒且伴衰翁

戲答元珍（一本下云花時久雨之什）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夜聞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一作鳥聲漸變知芳節人意無聊）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日暖東山去松門數里斜山林隱者趣鐘鼓梵王家地僻遲春節風晴變（一作別）物華雲光漸容與鳥哢已交加冰下泉初動烟中茗未芽自憐多病客來探欲開花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蕭條雞犬亂山中時節崢嶸忽（一作歲）已窮遊女髻鬟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夷陵俗朴陋惟歲暮祭鬼則男女數百相從而樂飲婦女靚為野服以相遊嬉）（夷陵俗下一本有古字）平時都邑今為陋敵國江山昔最雄（三國時吳蜀戰爭於此）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攜酒問鄰翁（處士何參居縣舍西好學多知荆楚故事）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一作代書寄舍人三丈）

春秋楚國西偏境陸羽茶經第一州紫籜青林長蔽日綠叢紅橘最宜秋道塗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善泅臘市漁（一作魚）鹽朝暫合淫祠簫鼓歲無休風鳴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月出行歌聞調笑花開啼鳥亂鉤輈（一本有訟庭畫地通人語邑政觀風問俚謳士俗雖輕人自樂山川信美客偏愁四句）黃牛

峽口經新歲白玉京中夢舊遊曾是洛陽花下客欲誇風物向君羞

戲（一作寄）贈丁判官

西陵江口折寒梅爭勸行人把一（一作酒）盃須信春風無遠近維舟處處有花開

寄梅聖俞（一本注夷陵作）

青（一作春）山四顧亂無涯雞犬蕭條數百家楚俗歲時多雜鬼蠻鄉（一作風）言語不通華繞城江急舟難泊當縣山

高日易斜擊鼓踏歌成夜市邀龜卜雨趂燒（一作春）畬叢林白晝飛妖鳥庭砌非時見異花惟有山川為勝絶寄人堪作畫圖誇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經年遷謫厭荊蠻惟有江山興未闌醉裏人歸青草渡夢中船下武牙灘野花零落（一作亂）風前亂（一作舞）飛雨蕭條江上寒荻笋時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盃盤

再至西都（一作寄謝希深）

伊川不到十年間魚鳥今應怪我（一作我自）還浪得浮名銷壯節羞將（一作看）白髮見（一作對）青山野花向客開如（一作異花向我情猶）笑芳草留人意自閒却到（一作行至）謝公題壁處向風清淚獨（一作臨風清淚落）潸潸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

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野水寒猶入餘花晩自開命賔曾授簡開府最多才今日西州路何人更獨來

謝公挽詞三首

始見行春旆俄聞引塟簫笑言猶在耳魂魄遂難招天象奎星暗辭林玉樹凋朔風吹霰雪銘旐共飄颻

前日賔齋宴今晨奠柩觴死生公自達存沒世徒傷舊國難歸塟餘貲不給喪平生公輔志所（一作可）得在文章

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洛濵泉臺一閉夜萬里不知春翰墨猶新澤圖書已素塵堪憐寢門哭猶有舊時賔

愁牛嶺

邦人盡（一作自）説畏愁牛（一作牛愁）不獨牛愁我亦愁終日下

（一作遶）山行百轉却從山脚望山頭

寄子山待制二絶（一本後篇作別鎮陽寄沈待制）

留滯西山獨可嗟殘春過盡始還家落花縱有那堪醉（一作看一作愛）何況歸時無落花

聞君屢醉賞紅英落盡殘花酒未醒嗟我落花無分看莫嫌狼藉掃中庭

寄秦州田元均

由（一作近）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萬馬不嘶聽

號令諸蕃無事著（一作樂）耕耘夢回夜帳聞羌笛詩就高樓對隴（一作暮）雲莫忘（一作望）鎮陽遺愛在（一作地）北潭桃李正氛氳（一作春深桃李正絪縕）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邈）

幾歲瘡痍近息兵經營方喜得時英從来漢粟勞飛輓當使秦人自戰耕道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一作冠）劍六蕃迎知君材力多閒暇剩聽陽關醉後聲

欒城遇風效韓孟聯句體

歲暮氛霾惡冬餘氣候爭吹噓回燰律號令發新正遠響来猶漸狂奔勢益橫頹城鏖戰鼓掠野過陰兵掃蕩無餘靄顛摧鮮立莖五山搖岌嶪九鼎沸煎烹玉石焚岡裂波濤卷海傾遥聽午合市爭呼夜驚營慘極雲無色陰窮火自生電鞭時晝劃雷軸助喧轟乳竅千聲出陰幽百怪呈狐妖憑奔蒼鬼焰走青熒奮怒神增悚中休耳暫清胡兵占月暈江客候鼉鳴飄葉千艘失飛空萬瓦輕獵豪添馬健船穩想帆征畏壓頻移席陰祈屢

整纓凍消初醒蟄枯活欲抽萌病體愁山館春寒賴酒鐺雞號天地白登壠看晴明

過中渡二首

中渡橋邊十里堤寒蟬（一作梅）落盡柳條衰年年塞下春風晚誰見輕黃弄色時

得歸還自歎淹留中渡橋邊柳拂頭記得来時橋上過斷冰殘雪滿河流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

陽城淀裏新来鴈趁伴南飛逐（一作何事来隨南）越船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

自勉

引水澆花不厭勤便須已有鎮陽春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

席上送劉都官

都城車馬日喧喧雖有離歌不慘顏豈似客亭臨野岸暫留罇酒對青山天街樹綠騰歸騎玉殿霜清綴曉班

莫忘西亭曾醉處月明風溜響潺潺

寄劉都官

別後山光寒更綠秋深酒美色仍清繞亭黃菊同君種
獨對殘芳醉不成

書王元之畫像側（在瑯琊山）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
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
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公貶滁州謝上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共荷君恩）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題輿嘗屈佐留京攬轡今行（一作來）按屬城楚館尚看淮
月色嵩雲應過虎關迎春寒酒力風中醒日暖梅香雪
後清野俗經年留惠愛莫辭臨別醉冠傾

寄題宜城縣射亭

作邑三年事事勤宜城風物自君新已能為政留遺愛
何必栽花遺後人譪若芝蘭芳可襲温如金玉粹而純
友朋欣慕自如此何況斯民父母親

豐樂亭遊春三首

綠樹交加山（一作新陰野）鳥啼晴風蕩漾落（一作晚晴斜日雜）花飛
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一作月）酒醒春已（一作色）歸

春雲淡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
籃輿酩酊插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老（一作盡）
來往（一作空遶）亭前踏落花

謝判官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
莫教一日不花開

畫眉鳥（一作郡齋聞百舌）

百囀千聲隨（一作任）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
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繞郭雲烟（一作烟雲）匝幾重昔人曾此感懷嵩霜林落後

山爭出野菊開時酒正濃解帶西風飄畫角倚欄斜日照青松會須乘醉携嘉客踏雪来看羣玉峯

送張生

一別相逢十七春頹顏衰髮互相詢江湖我再為遷客道路君猶困旅人老驥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逾新山城寂寞難為禮（一作客）濁酒無辭舉爵頻

田家

綠桑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諠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別滁

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一作秪）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聞道西亭偶獨登悵然懷我未忘情新花自向遊人笑啼鳥猶為舊日聲因拂醉題詩句在應憐手種樹陰成須知別後無由到莫厭頻携野客行

招許主客

欲將何物招嘉客惟有新秋一味凉更（一作靜）掃廣庭寛（一作開）百畝少容明月放（一作吐）清光樓頭破鑑看將滿甕面浮蛆撥已香仍（一作更）約多爲詩準備共防梅老敵難當

金鳳花

憶繞朱欄手（一作喜）自栽綠（一作繁）叢高下幾番開中庭雨過無人迹狼籍深紅點綠苔

鷺鷥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暇水邊身盡日獨行溪淺處青苔白石見纖鱗

野鵲

鮮鮮毛羽耀朝輝紅粉墻頭綠樹枝日暖風輕言語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木芙蓉

種處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鴈初過誰栽金菊叢相近

織出新番蜀錦窠

樵者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磴路難尋西山望見朝来雨
南澗歸時渡處深

詠雪

至日陽初復豐年瑞遠臻飄颻初未積散漫忽無垠萬
木青烟斂千門白晝新往来衡更合高下著何匀望好
登長榭平堪走畫輪馬寒毛縮蝟弓勁力添鈞客醉看

成眩兒嬌（一作騎）咀且顰虛堂明永夜高閣照清晨樹石
詩翁對川原獵騎陳凍狐迷舊穴飢（一作饑）雀噪空囷此
土偏宜稼而予濫長人應須待和暖載酒共行春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

觧榻方欣待儁英掛帆千里忽南征錦衣白日還家樂
鶴髮高堂獻壽榮殘雪楚天寒料峭春風淮水浪崢嶸
知君歸意先飛鳥莫惜停舟酒屢傾（一作餞行）

初至潁州西湖（一作到潁治事之明日行西湖上）種瑞蓮黄楊（一作因與郡官小酌其上聊書所見）寄淮南轉運呂度支發運許主客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柳絮已將春去遠
海棠應恨我来遲啼（一作鳴）禽似與遊人語明（一本作好）月閒
撑野（一作小）艇隨每到最佳堪樂處却思君共把芳卮

三橋詩（皇祐元年新作三橋而名之既而又為之詩）

朱欄明緑水古柳照斜陽何處偏宜望清漣對女郎（青漣閣名後改作去思堂）

右宜遠

鳴騶入遠樹飛蓋渡長橋水闊鷺雙起波明魚自跳

右飛蓋

輕舟轉孤嶼幽浦漾平波回看望佳處歸路逐漁歌

右望佳

答通判呂太博

千頃芙蕖蓋水平（部伯荷花四望極目）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
處花光合（予嘗採蓮千朵插以畫盆圍繞坐席）紅袖傳来酒令行（又嘗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葉盡處飲以為酒令）舞踏落暉留醉客歌遲檀板換新聲

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後無人看落英

祈雨曉過湖上

清晨驅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曉日未昇先起霧綠陰（一本作雲）初合自生烟身閒始覺時光好春去猶餘物色妍更待四郊甘雨足相隨簫鼓樂豐年

文忠集卷十一

文忠集卷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送（一作寄）謝中舍二首

滁南（一作陽）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故事已傳遺（一作留傳又）老說世人今（一作分）作畫圖誇金閨引籍子方壯白髮盈簪我可嗟試問弦歌為縣政（一作意）何如罇俎樂

無涯

喜聞嘉譽藹淮壖又看吳（一作送征）帆解畫船隴畝遺民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人生白首（一作憂傷白髮）吾今爾仕路（一作宦）青雲子勉旃舉棹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少（一作更）留連

酬張器判官泛溪

園林初夏有清香人意乘閑味愈長日暖魚跳波面靜風輕鳥語樹陰涼野亭飛蓋臨芳草曲渚迴舟帶夕陽

所得平時為郡樂況多嘉客共銜觴

西園石榴盛開

荒臺野徑共躋攀正見榴花出短垣綠葉晚鶯啼處密
紅房初日照時繁最憐夏景鋪珍簟尤愛晴香入睡軒
乘興便當攜酒去不須旌騎擁車轅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一作初泛西湖）

菡萏香清（一作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寧（一作不）復憶揚州都將
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夢中作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
酒闌無奈客思家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還也聊以贈之

相逢十年舊暫喜一罇同昔日青衫令今為白髮翁侯
時君子守（一作處）求士有司公況予之才美焉能久困窮

送楊君之任永康

斂峯雲棧未嘗行圖畫曾看已可驚險若登天懸鳥道

下臨無地瀉江聲折腰莫以微官耻為政須還異俗情
況子多才兼美行薦章期即達承明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一云與丞相太傅杜公唱和一十二首自此而下）

儉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國
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瞻舊德一罇談笑作閒人
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事國一心勤以（一作且）瘁還家五福壽而康風波已出憑

忠信松柏難凋耐雪霜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
升堂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一本云太傅相公寵答佳篇仍索拙詩副本謹吟成四韻以叙鄙懷）

楚肆固知難衒玉孔門安敢輒論詩藏之十襲真無用
報以雙金豈所（一作自）宜已恨語言多猥冗況因盃杓（一作
酌）正淋漓頹投几格資咍噱欲展須於欲睡時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屢賜嘉篇褒惜謹依元韻聊述媿佩之意）

平生孤拙荷公知敢向公前自衒詩憂患飄流誠已甚
文辭衰落固其宜非高僅比巴音下少味還同魯酒漓
兩辱嘉篇永為寶豈惟榮耀詫當時

太傅杜相公有答兖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
風雅可流傳因輒成（一本作因成四韻）

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霖雨曾為天下福
甘棠何止郡人思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
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云伏蒙寵示佳篇以不赴東園之會某亦
經春多病誠有可嗟謹依元韻輒紓鄙素一本於經春多病下又有略無少暇四字）

醉翁豐樂一閒身憔悴今來汴水濱每聽鳥聲知改節
因吹柳絮惜殘春（蓋經春罕見花也）平生未省降詩敵（近數和難韻甚
覺牽強）到處何嘗訴酒巡壯志銷磨都已盡看花翻作飲
茶人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歲時豐儉若循環天幸非由（一作因）拙政然一雨雖知為

美澤三登猶未（一作未足）補凶年（京東累歲不熟）桑陰蔽日交垂路
麥穗含風秀滿田千里郊原想如畫正宜携酒望晴川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凜凜節奇霜凋柏昭昭心瑩玉壺冰正身尚可清風俗
當暑何須厭鬱蒸麈柄屢揮容（一作曾）請益龍門雖峻忝
先登立朝行已師資久寧止篇章此服膺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當年丞相倦洪鈞弭節初來穎水濱惟以琴罇樂嘉客
能將富貴比浮雲西溪水色春長綠北渚花光暖（一作老）
自薰（去思堂在北渚之北臨西溪溪晏公所開也）得載公詩播人口去思從
此四夷聞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蹤跡本羈單登門二十年平生任愚拙自進恥因緣憂
患經多矣疲駑尚勉旃凋零鸎谷友（修與尹師魯蘇子美同出門下）憔
悴鳳池邊忽忽良時失區區俗慮閑公齋每偷暇師席
屢攻堅善誨常（一本作當）無倦餘談亦可編（每接公論議皆立朝行已之節）

（至於談笑之間亦多記朝廷故事皆可紀錄以貽後生）仰髙雖莫及希驥豈非賢

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

借觀五老詩次韻爲謝（一本注云即丞相杜公太子賓客王渙光祿卿畢世長兵部郎中朱貫尚書郎馮平）

脫遺軒冕就安閒笑傲丘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種

丹心許國尚桓桓鴻冥得路髙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

聞說優游多倡和新篇何惜盡（一作爲）傳（一作畫圖）看

答杜相公惠詩（一本云近以藥苗茶具爲獻伏蒙報以嘉篇云云謹於别韻課成一首）

藥苗本是山（一作仙）家味茶具偏於野客宜敢以微誠將

薄物少資清興入新詩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

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一作在）世豈惟榮耀詫當時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曲欄髙柳拂層簷却憶初栽映碧潭人昔共遊今孰在

樹猶如此我何堪壯心無復身從老世事都銷酒半酣

後日更來知有幾攀條莫惜駐征驂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不歸車馬喧喧走塵土

園林處處鎻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羇客多傷涕自揮

我亦悠然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内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一作呈原父）

禁署（一作省）沉沉玉漏傳月華雲表溢金盤纖埃不隔光

初滿萬物無聲夜向闌蓮燭燒殘愁夢斷蕙爐薰歇覺

衣單水精宫鎻黄金闕故比人間分外寒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一作和子華朝退寒甚陪諸公飲）

玉階朝罷卷晨班官舍相留一笑閒與世漸疎嗟已老

（一作綠老態）得朋爲樂偶偷閒紅牋擘管吟紅藥綠酒盈罇

舞綠鬟自是風情年少事多慙白髮與蒼顔

内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宫（一作宿）馬上口占（一本云呈子華子履）

淩晨更直九門開驅馬悠悠望禁街霜後樓臺明曉日

天寒烟霧著宫槐山林未去猶貪寵罇酒何時共放懷

已覺蕭條悲晚歲更憐衰病怯清齋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

琳館清晨藹瑞氛玉旒朝罷奏韶鈞綠槐夾路飛黃蓋翠輦鳴鞘向（一作入）紫宸金闕日高猶泫露綵旗風細不驚塵自慙白首追時彥行近儲胥忝侍臣

憶滁州幽谷

滁南（一作豐山）幽谷抱千峰高下山花遠近紅當日辛勤皆手植而今開落任春風主人不覺悲華髮野老猶能說醉翁誰與援琴親寫取夜泉聲在翠微中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一作和欽聖學士聞喜置酒即事）

巀嶭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攀清川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可笑沉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江山少年我亦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一作西溪）

聞說溪園景漸佳遥知清興已無涯飲闌歸騎多（一作去）乘月雪後尋春自採花百囀黃鸝消永日雙飛白鳥避鳴笳平生喜接君酬（一作嗟予每許陪高）唱不得罇前詠落霞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初旭（一作日）瑞霞烘都門祖帳供親持使者節曉出大明宮城闕青煙起樓臺白霧中繡韉（一作鞍）驕躍躍貂袖紫濛濛朔野驚飆慘邊城畫角雄過橋分一水回首羨南鴻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兒童能走馬婦女亦腰弓度險行愁失盤高路欲窮（一作斗絕誇天險高盤畏路窮）山深聞喚鹿林黑自生（一作成）風松壑寒逾響冰溪（一作溪流）咽復通望平愁驛迥野曠覺天穹駿足來山北輕禽出海東合圍飛走盡移帳水泉空講信鄰方睦尊賢禮亦隆斫（一作研）冰燒酒赤凍（一作斫）膾縷霜紅白草經春在黃沙盡日濛新年風漸變歸路雪初融祇事須彊力嗟予乃病翁深慙漢蘇武歸國不論功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一作過塞）

古關衰柳聚寒鴉駐馬城頭日欲斜（一作駐馬閣頭見落霞）猶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

紫貂裘暖朔風驚潢水冰光射日明笑語同来向公子馬頭今日向南行

送渭州王龍圖

漢軍（一作兵）十萬控山河玉帳優游暇日多夷狄從来懷信義廟堂今不用干戈吟餘畫角吹殘月醉裏紅燈炷綺羅此樂直須年少壯嗟余心志已蹉跎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余少時嘗聞一鈞容老樂工箏聲與時人所彈絶異

云是前朝教坊舊聲其後不復聞至此始復一聞也）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纎指弄鳴絃緜蠻巧囀花間舌嗚咽交流冰下泉嘗謂此聲今已絶問渠從小自誰傳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泫然

送鄆州李留後

北州遺頌藹嘉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麈高談四坐傾富貴常情誰不羨愛君風韻有餘清

子華學士儤直未滿遽出館伴病夫遂當輪宿輙成拙句奉呈

萬釘寶帶爛腰鐶賜（一作錫）宴新陪一笑歡金馬並遊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自嗟零（一作流）落凋顔鬢晚得飛翔接羽翰今日遽聞催遞宿不容多病養衰殘

禮部貢院閲進士就試（自此而下二十首皆禮部貢院唱和一本云凡二十二首蓋二首見外集）

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羣英無譁戰士銜枚勇

下筆春蠶食葉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羣公鑒裁（一作擇又作識）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遊豫恩同萬國懽新年佳節候初還華燈爍爍春風裏黄傘亭亭瑞霧間可愛清光澄夜色遥知喜氣動天顔自憐曾預（一作與）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

禁城車馬夜喧喧閒繞危欄（一作樓）去復還遥望觚稜烟

靄外似聞天樂夢䰟間豈無罇酒當佳節況有朋歡慰病顏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簷際已關關

又和

憑高寓目偶乘閒袨服遊人見往還明月正臨雙闕上行歌遥聽九衢間黃金絡（一作束）馬追朱幰紅燭籠紗照玉顏與世漸（一作已）暌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關

憶鶴呈公儀（一作和公儀憶鶴）

一笑相驩（一作從）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凌雲格俗耳誰思警露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攜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一作和禹玉書事）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閒思十年舊（一作事）笑談今此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自古薦賢為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答王內翰范舍人（一本云叙懷謝景仁禹玉）

相從一笑歡無厭屢獲新篇喜可涯自昔居前誚穅粃幸容相倚媿蒹葭白麻詔令追三代（一本注禹玉年前方入翰林）青史文章自一家（一本注景仁修撰又同書局）我亦諫垣新忝命君恩未報髮先華（禹玉新除學士景仁新兼修撰）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

辱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病眼自憎紅蠟燭何人肯伴白鬚翁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甘伏下風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小桃（一作和公儀正月桃）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戲書

支離多病歎衰顏賴得（一作有）羣居一笑歡人老思家甚年少身閒泥酒過春寒來時御柳（一作水）天街凍歸去梨花禁籞殘縱使開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一作朝鎖漢臺空悵望欲將春恨託飛翰）

春雪（一本上有和聖俞字）

逗曉（一作戸）風聲惡褰簾雪勢斜應憐未歸客故勒欲開花病思寒添睡春愁夢在家誰能慰寂寞惟有酒如霞

和梅公儀嘗茶

溪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摘處兩旗香可愛貢來雙鳳品尤精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酲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蕭洒有餘清

和較藝書事（一作奉答禹玉再示之作）

相隨懷詔下天閣一鎖南宮隔幾旬玉麈清談消永日金罇美酒惜餘春杯盤餳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猶是人間好時節歸休過我莫辭頻

和（一作戲答）公儀贈白（一本無白字）鷴

梅公憐我髭如雪贈以雙禽（一作鷴）意有云但見尋常思白兔便疑不解醉紅裙吟齋雖喜留閒客野性寧忘在嶺雲我有銅臺方尺瓦慙非玉案欲酬君

再和（用其韻一作依韻再答公儀白鷴）

佳翫能令百事忘豈惟閒伴倒餘缸珍奇來自海千里

皎潔明如璧一雙日暖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紗窗蠻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和聖俞春雨

簷瓦蕭蕭雨勢踈寂寥官舍與君俱身遭鎖閉如鸚鵡病識陰晴似鶺鴒年少自愁花爛漫春寒偏著老肌膚莫嫌來往傳詩句不爾須當泥酒壺

出省有日書事

淩晨小雨壓塵輕閒憶登高望禁城樹色連雲春泱漭風光著草日晴明看榆吐莢驚將落見鵲移巢忽已成誰向兒童報歸日為翁寒食少（一作且）留餳

和（一本有禹玉字）較藝將畢

槐柳來時綠未勻開門節物一番新踏青寒食追遊騎賜火清明忝侍臣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家人（在孝賀詩）莫嗔年少思歸切白髮衰翁尚惜春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用其韻一作和禹玉喜定號）

衡鑒慙叨選英豪此所鍾古今參雅鄭善惡雜皐共揮

翰飄飄思懷奇落落胸披文驚可畏奏下始開封但喜真才得寧（一作何）虞橫議攻欲知儒學盛首善本三靡和出省（國朝之制禮部考定卷子奏上字號差臺官一人拆封出牓一作和公儀上馬有作）僮奴（一作奴僮）襆被莫相催待報霜臺御史來晴陌便當聯騎去春風任放百花開文章紙貴爭（一作看）馳譽朝野人言慶得才共向丹墀侍（一作待）臨遝莫驚鱗鬣化風雷

文忠集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三

律詩五十五首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一本注革以累舉年老恩賜出身）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

還家閭里看青衫閣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

試問塵埃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六一作五）

時會堂二首（造貢茶所也）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

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嘗修守臣職（余嘗守揚州歲貢新茶）先春自採兩旗開誰知

白首來辭禁得與金鑾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春

貢亭

崑丘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欲覓揚州使君處
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此
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邱臺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一作隨）從綵旗行喜聞車馬人
同樂慣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罥春叢花深時有人相應
竹密初疑路不通

内直奉寄聖俞博士

千門鑰（一作鎖）入斷人聲樓閣（一本作闕）沉沉夜氣生獨直偏
知宮漏永稍寒尤（一作猶）覺玉堂清霜雲映月鱗鱗色風
葉飛空摵摵鳴犬馬力疲恩未報坐驚時節已崢嶸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一作號富）繁羨君風力有餘閒漁樵人樂江
湖外（一作上）談笑詩成罇俎間日暖梨花催美酒天寒桂
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一作雖然不得陪佳賞）莫惜新篇屢
往還（一作應有新篇慰病顔）

送沈學士知常州（康）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舲東下入秋濤江晴風暖旌旗颭
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綵牋賓已醉舞翻紅袖飲方豪
平生粗得為州樂因羨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歎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華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羣居接偶寮古屋醉吟燈豔豔
畫廊愁聽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
顧我心情又非昨祇思相伴老漁樵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年光向（一作隨）老速物意逐時
新貫酒閒邀客披裘共（一作自）探春猶能自（一作畧）勉彊顛

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仁

閏後春深雪始銷東風淩鑠勢方豪陽生草木黃泉動冰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憐身事一漁舠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為病侵陵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似澠自是少年豪橫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銷凜冽春寒氣尚驕攝事初欣迎社鷰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蟻醅初撥暖入鶯簧舌漸調興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一作齋館）暫無憀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迹為誰留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答和閻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一作芳）春一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蕭條兩鬢霜後草瀲灩十分金卷荷此物猶能慰衰老（一作病）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閻老劉舍人

寥寂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莓苔生壁圖書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雖能陪笑語老年其實厭追隨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嘉祐四年御試進士時詳定卷子幕次在崇政殿後）

來時宮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番新蜂蜜滿房花結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鞓紅牡丹（洛中花之奇者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署（一作上）君王殿後見鞓紅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用其韻時在崇政殿後詳定幕次）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一作苞）綠萼憶來時見挑著子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君服何首烏鬚髮皆黑顏容如少時）折腰聊為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欣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卧齋坊（一作房）青苔點點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靜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椹鳥啁啾鳳城綠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黃栗留（田家謂麥熟時鳴者為黃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安國）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執手聊須為醉（一作酒）別還家何以慰親懽自慙知子不（一作未）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間見初（一作初見）落風定不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窓軒惜不搖嘉樹銜宜走畫轅寒欺白酒嫩暖（一作老）愛紫貂溫遠靄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鷄鳳語翁坐凍鴟蹲病思驚殘歲朋歡賴酒（一作一）罇稍晴春意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用其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卧直廬朝廷務清靜鈴索少文書鄉學今為盛優賢古莫如靚深嚴禁署（一作闈）閒宴樂羣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瓊琚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謌詩唐李杜言語漢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慙不鄙予無鹽煩刻畫寒谷借吹噓朋友飛騰鶩君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黔驢皎皎心雖在

蕭蕭髮已踈未知論報効安得遂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橫畫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歸歟引綬誇民吏椎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年少曾為洛陽客眼明重見魏家紅郄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為白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

絳闕晨霞（一作光）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國景徘徊自慙擊壤音多野帝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餳粥冷清香但愛蠟烟新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

辰火天文次皐門路寢閟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流澤浹根莖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一本作謝上賜飛白書）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府宴飫（一作飲）集羣英論道皇墳奧貽謀（一作謨）寶訓明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毫端萬象生飛騰金灑落拜賜玉鏘

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聞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三首（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汍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柏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鼓（一作笳）愁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晝翣重淒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遠

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柏自生風
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六龍白日乘雲去
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處
今日龍輴慟哭隨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墻金爵藥成龍已去

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
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坐
惟應魂夢到鈞天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泫然有感

琳闕岧岧倚瑞烟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殿
水潤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燈天

一朝人事凄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閤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墨蹟作空）
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
箭攻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京本作送王勝之兩浙運使）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邑屋連雲盈萬井
舳艫銜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飜白鷺濤

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閶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廊千步
佩玉聲趨戟百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
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馳褐
小雨班班作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作計）一

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聞鶯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脉未抽春寒慘慄作春愁却思綠葉清陰下來此曾聞黄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浪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鬢君謨今已白刁騷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興味不衰惟此爾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宮偶書（一作齋夕感事）

齋宮岑寂偶偷閒猶覺閒中興未闌美酒清香銷晝景冷風殘雪作春寒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盍掛冠誰爲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麛笑殺汝陰常處士（墨蹟作雲林高卧客）十年騎馬聽朝（音嘲）鷄

集禧謝雨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卧聽竹屋蕭蕭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黄道日街潤綠槐風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自愧陪羣彦從來但樸忠時平容竊禄歲晚歎衰翁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稻粱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閣雨中

直閣時偷暇幽懷坐獨哦綠苔人迹少黄葉雨聲多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瑶圖新嗣聖玉塞久包戈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行殿峩峩出緑槐琳房之闕聳（一作竦）崔嵬管絃飄落人間去幢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黔黎四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鍼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文忠集卷十三

文忠集卷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一作偶題）

興來筆力千鈞勁（一作重）酒醒（一作醉後）人間萬事空蘇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一作惆悵除陽一病）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釦

砌陰鋪靜虗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車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閎惟應靜者樂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暈風愁送葉聲國恩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醒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感

事悲雙鬢色羞（一作貪榮）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籬
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作送王素之渭州）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角
帳寒春雪壓青氊威行四境烽烟斷響入千山號令傳
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照
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
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霑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以奉
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褒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金樽留客史（一作使）
君醉玉麈高談別衆賢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水碧

漪漣政成事簡何為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饗吉土兆精禋禮
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册
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雨初消九陌塵秉蘭修禊及芳辰恩深始錫龍池宴
節正須（一作方）知鳳歷新（是歲始頒明天新歷三月三日丁巳）紅琥珀傳盃

瀲灔碧琉璃瑩水齋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鳴鞘出
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賜飲初逢禊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騎
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雙鬢惜年華
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蟠章安（一本有詩字）集

蘇梅久作黄泉客我亦今為白髮翁卧讀楊蟠一千首

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洵）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一作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一作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碑本作積）院

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一作染）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墨蹟作緝）

苧徧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一作元憲公）挽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衰）榮禮數優棠棣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治平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久成荒賢路胡為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蘂暖（嘉祐八年于闐國王遣使來朝貢恩賜宰臣已下于闐所獻花蘂布柔軟潔白如凝脂而禦風甚溫不減駝褐也）煩心渴喜鳳團香（先朝舊例兩府輔臣歲賜龍茶一斤而已余在仁宗朝作學士兼史館修撰嘗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錄本付院仁宗因幸天章見書吏方錄國史思余上言亟命賜黃封酒一瓶果子一合鳳團茶一斤押賜中使語余云上以學士校新寫國史不易遂有此賜然自後月一賜遂以為常後余忝二府猶賜不絕）號弓但灑孤臣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方慶逢千載俄驚過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潯仗動

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興隆學校皇家盛放斥嬪嬙永巷空威懾（一作攝）黠羌方問罪丹成仙駕忽遺弓霜清日薄簫笳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忽見九門陳羽衛猶疑五載欲時巡觚稜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清卧石麟

白首舊臣瞻畫翣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雪
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樽美玉塵閑揮白日長
豫約詩（一作書）筒屢来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為州身行南鴈不到處
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為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賢侯
三年解組来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絶

黄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愛
白首重来似故鄉

十載榮華貪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潁人莫怪歸来晚
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夢寐
此時才得少踟躕（余時將赴亳社思許枉道過潁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迹
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棗林繁喜歲豐
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僊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潁亳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治仙鄉夢回枕上黄粱熟
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時敵力難當

知君欲別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来紅棗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實
磊落韓嫣黄金丸聊効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琅玕
嗟予久苦相如渴却憶冰梨熨齒寒

贈隱者

五岳嵩當天地中聞君仍在最高峰山藏六月陰崖雪
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相逢

飲罷飄然不辭决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亳陋邦我来仍值歲豐穰烏銜棗實園林熟
（一本作容）蜂採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壠畝 興闌吾欲反
耕桑若無頼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作思頼寄常處士）

齒牙零落鬢毛踈頼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爲閒處士
新花莫笑病尚書青衫仕至千鍾禄白首歸乗一鹿車
况（一作幸）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一作披簑帶）笠伴春鋤（常夷甫也）

過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虚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足
却来閒卧養明珠

遊太清宫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鵓鳴日出林光動
野潤風摇麥浪寒漸暖綠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勝繁
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宫燒香

清晨琳闕聳巑岏弭節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裊
畫廊行處珮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瓦寒我
是蓬莱宫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拄杖

玉光瑩潤錦斕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重故人相贈意
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撥甕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齋養丹道士顏如玉
愛酒山公醉似泥不惜蘂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来棲
莫嫌學舍官閒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共坐欄邉日欲斜更將金蘂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齡藥
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髪方（一作青）瞳瘦骨輕飄然乗鶴去吹笙郡齋獨坐風
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宫蘇才翁子美贈黃道士詩并盛作三絕見索拙句輙為四韻奉酬

能棊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鶴謫仙今已揜黄泉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為惆然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校一首五言）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驔白草原鴈入寒雲驚曉角雞鳴蒼（一作滄）海洛朝暾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憀（一作聊）歲已昏誰得平時為郡樂自憐痟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晚歲倦征軒）三齊舊富閒人行桑下路日上（一作出）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穎夢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

望海亭亭古堞間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一作雙）流水（南洋北洋河也一在州中一在城外）欲雪雲垂四面山（州城四面皆山東西二面山甚遠唯此亭高盡見之）髀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顏穎田二項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為外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遒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穎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

為愛南山紫翠峰偶來仍值雪初融自嫌前引朱衣吏不稱閒行白髮翁向老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飄蓬何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一作雪）

殘雪初銷（一作融）上古臺桑郊向日綵旗開山橫南陌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使壯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悲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鷄聲樂天寒鴈過稀跨鞍驚髀肉數帶減腰圍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蹉跎歸計荒三徑牢落生涯酌一杯賴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自愧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閒晴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頹顏惟慙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富相公創亭）

巖畔高亭古澗隈偶携嘉客共（一作此）徘徊席間風起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朝廷元老今華衮巖畔遺文已綠苔）泉落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塢過春開（一作新雨亂泉逢石響過春深谷尚花開）磨磨（一作林間）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橫琴銷永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脫身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厭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鷺喬木成陰百囀鶯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耕使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一本此篇已下係酬答安陽韓侍中五詠）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鐘鼎勒元勳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晝錦堂

昔憩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歎人非隨車仍是爲霖雨被衮何如衣錦歸（公前出自西樞以武康之節鎮相臺今罷鈞軸以司徒侍中再鎮）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靜
每來臨水翫游鯈

狎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勲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信
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賞
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一作公）退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老
者事白日自為閒人長祿厚豈惟慙飽食俸餘仍足（一作得）買輕裝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頼水傍

留題南樓二絶（一本前一首題作偶書）

偷得青州一歲閒四時（一作朶頭）終日面屛顏須知我是愛
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麼生公退留賓誇酒美
睡餘欹枕看山橫

答和王宣徽（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怪我皤然出處參差四紀間有道方今萬物遂
無能擬乞一身閒花前獨酌罇前月淮上扁舟枕上山
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答和呂侍讀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轓笑談二紀思如昨
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冷香黄菊秀平湖斜照白鷗翻

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罇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為亳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罇俎樂
憐我久懷丘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歸耕
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

憶見奇童髪兩髦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在
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騄驥已嗟埋玉向蓬蒿

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欲知潁水新居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一作斥）鷃敢言寥廓逐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畎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効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痟渴陶令猶能一醉眠材薄力殫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文忠集卷十四

文忠集卷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五

賦五首（雜文五首附）

黃楊樹子賦（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一無又字）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鐘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一作灼爍）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一作露）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有）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

昏烟霏（一作飛）露滴員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哢山鳥之嘲哳裊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一作默）以靜而求（一作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一作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藹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荒）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姹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哢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為之兮至於污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一無長字）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

隨其物形（一有而字）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一作吾方）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一本賦後有跋云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子棐守之不去此兒他日必能為吾此賦也因以予之）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無方字墨蹟止作余無上四字）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一作風驟雨而）至其觸於（一無於字）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墨蹟無聲字）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一作月星）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一作天）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

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墨蹟無者字）乃其一（一無一字）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墨蹟有大哉字）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一有之字）無情有時（一有而字）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一作人惟動物為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一有能字）及憂其智之所不能（一有行字）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一本作黟墨蹟同）然黑者為星星奈何以（一無以字）非金石之質（一有而字）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一作以）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蔭白雲之搖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竹）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颯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遂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閶闔之清風飲黃流（一作河）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揷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之（一作而）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冰之所聚鬼方窮髮

（一作徼）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空廬之湫卑兮甚鼅蝎之跼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壁蝎伺余之入屋（一作蠅蚊幸余之虛坐兮蠹蝎伺余於壁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蘄竹得飽食以安（一作以晝）寢兮瑩枕冰而簟玉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蝱之利觜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驚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閒柰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

號為景迹一有霑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臡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覦至於大胾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

憂囚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雜文五首

醉翁（并序一作醉翁述）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一作余於滁州作醉翁亭有）太常博士沈遵（一有者字）好竒之士也聞而（一止作嘗）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一無秋字）余奉使契丹沈君（一作子）會余（一作于一有於字）恩冀之間夜闌酒半（一無此四字）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為之辭以贈（一作遺）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一作翁之來兮）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蹊咿嚶啁唽於翁前兮醉（一有而字）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并序一本題下云三章送慧勤上人）

佛老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一本無四字）為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送之既）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杳巑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鏡兕削兮辟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一無兮字）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雝雝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為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一其）丹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巉兮橫（一作當）路風颯颯

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兮子其往兮誰從（其二）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無固字）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一作喬）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而字）自棄於

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為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遅子之返兮誰同（其三）

雜說三首（一有并序二字）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一作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於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歌若嘯）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

而自鳴其樂邪苦（一作抑歎）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爲次篇）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

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而字）慼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所字）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三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夫四

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首篇）

文忠集卷十五

謹案卷十四第二頁前一行鹿車終自駕按宋文鑑自作日第八頁後一行常夷甫也刊本甫訛浦據宋詩鈔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六

論三首（或問一首附）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修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一作後唐）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為一篇（一作卷）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為偽梁為（一無此字）偽則史不宜為帝紀（一本有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為一書或比二漢離為前後二十二字一前一作先）而（一作則）亦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又今）司天所用崇天歷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為後世法盇後唐務惡梁（一有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

因舊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朔之事）而怪仲尼嘗修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為正（一有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為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為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於建元遂名年以為號由是而後（一無此四字而有太初之元年復用夏正其後遂不復改十五字）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為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戾於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以三代之改歲然而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真偽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採秦以來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

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為偽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一作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入）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

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授下同）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于湯武之起所以捄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絶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絶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一作萬）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絶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絶晉得之而又絶隋唐得之而又絶自堯舜以來三絶而復續惟有絶而有續然後是非公

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

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闢東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一作云為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

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一作於）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

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

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況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偽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為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偽則甚矣彼有

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偽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為偽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主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為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統以

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文忠集卷十六

文忠集卷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中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

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虚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来

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一有堯舜二字）三代

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無此六字）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

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摻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何其不思之甚也七字）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有息字）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此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害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

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君）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在諫院進一本以論為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

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一無此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一作弟兄）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

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一有以字）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

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一有作朋黨議四字）

魏梁解（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一作不黜魏而辨梁注曹魏朱梁）不為偽議者或非予（一作其）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簒弒之惡當加

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子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為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

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耳使為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凡惡之為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為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為惡者蓋以人為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揜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揜也就使

四君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為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一作之）不得為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為可欺而惡可揜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啟矣惟與其為君使不得揜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為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

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為君難論上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

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

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葢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歛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

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葢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悦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説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鋭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

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説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攷本論初有上中下三篇此卷所載即中下二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文忠集卷十七

文忠集卷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八

經旨十一首（辯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縕（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説畧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為）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

後世用以占（一作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為筮占（一作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一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

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一作卜筮）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乎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

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為奇說以取勝

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一有也字）

或問（一有曰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効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繫辭之疵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扐之數兼知掛扐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孔子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也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

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氏作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

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一無此字）新奇多（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

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

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

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輙加之又輙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輙加之而輙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

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

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為（一無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一有之字）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一有也字）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

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一無此字）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予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柰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黙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

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

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

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

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録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

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因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葢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兾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

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文忠集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十九至二十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十九

居士集第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俟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敕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遘家艱閔余哀荒俯徇誠情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殆此彌年荐承諄

誨顧寔繫於庶政雖重浼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益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敕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經師而内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糾乃非違先以正而爲率勉夫怠墮惟其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恊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輙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内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命獲主大器于茲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睿哲之性

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隣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頊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遑寧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大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册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粤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毀於外朝及歸政沖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為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頊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文忠集卷十九

文忠集卷二十

居士集第二十

宋　歐陽修　撰

碑銘三首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實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為濟州閻氏今為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鬭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為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畧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為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事語言皀然殿中皆聳動大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一有遷殿中丞知均州一作郢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為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知婺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為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為臣屬之邦然閡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思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閤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

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為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一作趣）就道已而疾病（一作亟一作革）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一有閭字）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父）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

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禄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脩詞曰

閭世將家大壽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挺（一作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并序）

潁川公既窆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

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翙皇祖楚國公諱昭汝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

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辯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

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一有其仁足以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事上誠足以信于人）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一作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令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晋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

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從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叔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

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一本有歲以為常）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師自録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諠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詁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詁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副使（一無副字一無副使字）常以方嚴肅下（一作方嚴清肅莊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益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槀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實録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

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

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

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一無人字）及第（一無第字）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賔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一作兒）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一無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　在汚全潔　閟德潛光　有俟而發　其發惟時　自公啟之　英英伯季　踵武偕來　相車崇崇　武節之雄　高幢

巨轂　四世六公　惟世有封　秦楚及齊　尚書中書　儀同太師　祖考在前　孫曾盈後　公居于中　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　以享其終　惟能其約　以有其豐　休庸顯聞　播美家邦　有遠其貽　有大其繼　刻詩垂聲　以質來裔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

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粮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

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毁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一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

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

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

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

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

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

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

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邉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邉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嵗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嵗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為）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

甚厚公為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一作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邉乘吏怠（一作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殁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文忠集卷二十

文忠集卷二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一

碑銘四首

尚書户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一作墓誌）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少有大志以文行知名）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

（一有始字）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禄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此吾職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一本下有事卒不行）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

寛簡歳終其課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二作姓）交結權貴（一本作豪又有恃其聲勢）號為難治公居歳餘諸豪斂手莫（一作不）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有夫敢以法加諸豪乃强吏之所能爾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為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一有如此二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名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為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於家其副潘惟岳（一作吉）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一有可字）以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

岳（一作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一有以事）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揮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陝西聽經畧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名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户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悦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日字）悞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税用封禪恩累遷户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污我家人如其言公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一本曰某）

（二字作其等）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其年月日改葬龍治（一作津）鄉之源（一作原）頭慶歷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一有公之事）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鄫鄫為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鄫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曽氏蓋自鄫逺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歳常微不顯及為曽氏而葴參元西始有聞於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歳而至於公（一作千有餘歳而又顯于公焉）夫晦

顯常相反覆（一作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於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外所言尤多）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一本無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一本有將）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決臧否）有若著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一作議論）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曽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一有仕字）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

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歷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歷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代）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可回奪字）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已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

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於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於陜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

館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詑（一作詫）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一有皆字）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縱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

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寛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於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

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一本公行為盜以相殺兼其財不獲則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一作其後韓某知審刑院議正首之罪）卒用公言（一作議）為是而公貶猶不名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一本作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一作治）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寛平治

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荊湖之人自若（一作獨若平日）權知荊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倖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一本有平生不為過）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荊人比公為子產名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倫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罷）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子感悟黨人說進用范公等在左右）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豈有（一作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一作如）有所為（一本而任之大用其必大有為於事）豈其不欲空言而已（一本已作無益）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年止）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陜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先塋之次

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嗣）以遺子孫（一有生雖有止歿也長存）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以字）令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為宣徽北（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其為武

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惟冀國（一無此三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於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文學居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儁德偉望顯於朝廷遂為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

於百世蓋夫享於身者有時而止施於後者其耀無窮表於其鄉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溥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天下一字）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令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貽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名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於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有選字）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

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為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多譽為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於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作甲子）以疾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六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一作甲子）葬於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璀官至太常博士

次曰璞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
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
施孔昭世不絶聞盛於有唐程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
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昰裔孫仕於陳
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人道德家潛
孝弟邦閭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
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
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既塟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於）朝曰
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階第一爵勳階第二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於我國家余
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
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為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

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
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
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
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
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
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
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
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名試直集賢
院令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會修真宗
實録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
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
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
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
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
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
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

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啟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

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名為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一無不字）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

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一有直字）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名為翰林（一有侍讀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所）欲物在程其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然累遷吏部

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一有遷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

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官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

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毋得數（一作輒）出兵夏人以謂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於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劉里）明年祔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允

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閨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閭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東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耆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奮其）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文忠集卷二十一

文忠集卷二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

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畀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一作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脩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

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太師尚書令）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

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一作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

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名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名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名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

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

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而字）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冠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一作告）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嘆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名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名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録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

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者劉承規（一作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珪）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

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

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淩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

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

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一無相字）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一作後）凡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

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緑其可紀者輒聲（一無聲字）為銘詩昭示後世（一無上四字）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所）賞罰功當罪明相所（一作有）默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詒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閒入見天子曰噫余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教（一作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閒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

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眛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

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一作始知學）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名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名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名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禄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户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

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稾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閤中遺書得公所進稾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

景靈宫副使判吏部流内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以字）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名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歴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名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無為字）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宫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

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頴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户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户實封三千七百户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録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一作公）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

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一作成下同）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虚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虚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一有嗚呼字）可為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於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惟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文忠集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第五頁前三行累遷太常丞刊本遷訛贈據別本改

第十三頁後三行自邊制久褒據宋文鑑制作壘

卷二十二第十頁後七行因賜以他題按宋文鑑賜作試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謄録監生臣蔣維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三至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二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塟河南密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郵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揜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

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刼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

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一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歷三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耶公為言已衰老

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

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觧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内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而已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出字）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耳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於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禄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黄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

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樞密以老還仕復起於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於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紀） 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將國公祖諱玄追封邢（一作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書令） 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郡

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一作度） 内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内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旻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强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耉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詒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禄仕而襄公繼之以大

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從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二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于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閎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

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畧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説陰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名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歷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獘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輙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歷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脩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

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絶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禄少卿于家又以爲某（一本作右領軍）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祕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黄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

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於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名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名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有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與開國襲美於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於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歷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於里一方有警公起於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名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詒來世匪止韶人

文忠集卷二十三

文忠集卷二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世乃一混以（一作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

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者三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名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二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

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取）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忻）及閒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汙節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滙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

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為吏以强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釀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汚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無二字）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無二字）吏部考（一無此字）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名還公考當名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理）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飢患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盡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飢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

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有府字）未行契丹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無二字）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導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二）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既其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令民既不能祠君于（一作於）漢之（一無之字）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彰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於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一作著）以永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於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為著姓簡肅公於公為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於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於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自患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於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畧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

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

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

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為人剛介（一作毅）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為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遊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若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一作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耶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强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勝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嘗哀祿之及於親

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司氏永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其日從葬於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余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

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爲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蔭禄仕以忠厚孝謹多才能爲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爲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强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

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温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壻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爲表於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於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者父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修嘗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於（一作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一無里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

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貽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于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一作碣）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

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磚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于（一作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率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名字）山水竹林（一作忽竹）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一作參推）既罷又辟司録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間則從余遊其語

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一有其字）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予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歐陽修撰

文忠集卷二十四

文忠集卷二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五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泰州如皋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為文辭家貧其母賢

嘗躬織紝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一有不止字）母為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讀（一有年二十三字）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為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為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寃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寃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為（一無此字）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汙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

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為君立生祠如臯民不農桑以鹽為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為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臯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為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為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為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為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為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寳徙武進其居與塋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歷三（一作二）年九月庚寅公餗等葬君於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無上八字）以蔣夫人從歐陽修曰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苗裔始以士為周官久而以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寳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勢孰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於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

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道）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歷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喁州司理

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諲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於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户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為右羽林軍（一無軍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一無某字）其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為建威（一作武）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事吴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一作轉）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

有六府君孝弟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于官名公鉅人皆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秘書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於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歷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盧陵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為善者雖堙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為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為泰州如皋（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

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宇）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

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埴）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

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也字）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一本有字作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

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黄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和怡而内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于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歷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

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親愛之蓋其名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濶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耿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佗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

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宷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月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勲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隮皆舉進士曰思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録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然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

月十四日廬陵歐陽修述

文忠集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三第十二頁前五行小人之讒刊本
讒訛纔據别本改
卷二十四第十一頁前二行為絳大族刊本絳訛
緯據别本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刊本脱
莫字據别本增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蔣維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二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六

墓誌四首

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其科以材敏稱於當世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塟其父於河南今為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遊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一有縣字）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一作能）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一有及寢而三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

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為作遺愛録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玆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思（一作歿也見稱斯可知也已）

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一有夫字）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熾而敷尹氏之先久窒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輿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與在子與孫（一作在予子孫）

尚書兵部員外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

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丁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於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修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

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頴州汝陰縣遷光禄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名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脩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罷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一無此字）求上旨（一有多字）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

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賓客薨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名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議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脩平居温温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脩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

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冗劇（一有處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寛静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苟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勑列反）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繃繈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椸無新衣然平生（一有好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也字下有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書之噫公之事何多歟繫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皆滿將甚其嗣子某來乞銘）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

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

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從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

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名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

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為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行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蓄（一作吏）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

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閣）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詾詾）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器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以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摇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甚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茍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

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邉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名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

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一作二）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辟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參於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家贈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書

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為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為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為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為言詔書褒美在閬州治嘉陵江石堤民至今賴之君為博士時其弟愈猶為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為恨已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

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通判陝州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為秘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為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

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恩封樹長存

文忠集卷二十六

文忠集卷二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

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無此字）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已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二字）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

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正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户部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得以書論）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一有出字）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十字）論傳潛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正刑三字）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未）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帛二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踈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一有副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荊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一無此八字）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一作左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荊州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

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一無此五字）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名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一作始復直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一無此二字）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昺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一無皆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賵賻優恤（一此此一字）加（一作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一作九）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葬于）（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銘曰

士之所難有緼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為困於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禄之隆（一作終）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一作蘭陵郡無夫人字）蕭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為第三子於修為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為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偽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公（一有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於家以慶歷四年三月十日

塟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塟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於

隨復遷都官於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一有人字）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為出入四字）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

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為不法五字）官屬莫能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强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一字）歸於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

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代恕）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平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鋭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為政其利

可以賙天下貲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為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令欲為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為令朞年不獨善人不憚惡人可使惡人為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名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〻丁夫治河為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為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潁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為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矢為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法意耶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於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

務賙人緩急而為性寬靜沉默（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為不屈其守）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為喜怒設耶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一）人一（一無一字）卒于家一適朱氏慶歷四年九月庚申塟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栢子原之新塋於其塟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巳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户參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賢施德於人至公賢衰乃施於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刋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者遠愈積益蓄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余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余文宜其來請於余也初天聖九年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子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至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崖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

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一有之字）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一有也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

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座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唐人自曾祖以來家京師而塋開封令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三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名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名見邇英閣說詩（一有且字）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

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壼）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殁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得）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文忠集卷二十七

文忠集卷二十八

居士集第二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於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

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稿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稿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材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陰乃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名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大小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

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且謂余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為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黄夢升墓誌銘

予友黄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黄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一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余少家隨（一有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余為童子（一作予時為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升為可奇矣）後七（一作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一有解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予時）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乃字）我羞

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獨子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二字）博辯雄偉其（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一有若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一本改欲以字為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

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六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其娶温氏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月某日塟於董坊之先塋（一作塟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

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惜而不

已嗟夫夢升曽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一作子）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某縣東南若干里某原）有墓曰狄君之墓者迺予所記（一作紀）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余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虖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鄉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殁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子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鄧穀二字）以一二數之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

吏其豪滑習以賕賄污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強壯為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即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用

兵州縣既大籍强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廪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産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於君蓋三十餘年是為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最善者可遺而不録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於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讓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無四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一無其字）銘曰

强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為夭善在人宜有後銘於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郡字）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為殿直公為叅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塟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於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為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

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能如舜而瞽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於地下復何道哉其娶簡肅

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閟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一本上有呂字）諱士元字佐尭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為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録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歷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塟於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鬭訟往往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

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耶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禄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溱皆舉進士溱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秘書丞溱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溱官得封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政禄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

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一作工）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閻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呂氏之族於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墓）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逾（一作愈）遠彌昌知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一作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一無此字）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

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户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

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一作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閒故其論議益（一作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

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一作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

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文忠集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蔣維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二十九

居士集第二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逵祖諱瑛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才選至則為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一作因）以為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

選為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沖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慄）御史考其課為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於家（一作外）乃復起為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一作漫）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

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其）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陝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者字）輒囚辱侮慢（一作侮慢辱囚）辰鼎澧（一作鼎澧辰）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為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

鳥獸畜其小嘲啾抵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嗥呼咆虓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為而蠻亦卒無事復為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

復為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為知者所薦為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為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為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一有貴字）必為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用）其守官不為勢牽（一作奪）不為利奪（一作牽）為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世字）號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服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

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十）萬斤君為轉運使時三司請益（一無益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茍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寛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一作某人為）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歷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敞今為大理評事攽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久大昌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歷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名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一有臣閒二字）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

韋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兎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刀（一有）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一作剛直）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畧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内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攻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粮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

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韋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禄産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於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内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杭滄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稱）為人廉潔（一作平）剛直少屈而

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一有諱偕二字）字次公曽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此八字）又娶王氏太原郡君（一有六孫景畧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十四字直一作宣）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於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為諫官時嘗與公爭議（一作言）于朝者而且未嘗識

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為可信也與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來有）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鄉振左拾遺丈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曽祖始（一作遷）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粤皇考是生晦顯（一作顯晦）有時發於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內）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惟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氏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後嗣）弗迷昭穆緜連公其歸此（一作平）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曽祖諱弘信為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為留後後名以為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

使卒贈侍中父諱光扆以西鎮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於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為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於邊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

李溥為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為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近溥嘗夜挐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為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

君喜曰古人捄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一無此字）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賢而有文武才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畋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揚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躍）邊隴桓桓侍中國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畋為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氏（一有曰字）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喆尚辭初

天聖明道之間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監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為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為人其後二子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以誌諸後世（一有予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十字）乃為次其世而作銘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璧州遭巢猾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為鄉璧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禄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遷理之丞藍田夏雒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雒逢飢餔粟不殍褒功勸吏天子有詔雒人染癘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偽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一作太宗時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其後為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一有名字）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一作無言）明（一作翌）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一有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一有遠拒二字）曰如詔（一作如制所劾）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一有他吏二字）索其家得（一有金銀二字）銅罌十數府君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一作稱）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己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名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

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屠人斷（一作有僧其首用浮屠術斷一）臂禱雨官為起寺於（一有淮上二字）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無動字）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一作常數十）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無者字）叫號不得免（一作而叫號不得免者）府君聞之驚（一作大駭）曰害有大（一作甚）於此即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一作而）毀其寺入轉尚

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户部判官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嶺南舊以市舶司物代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嶺為使者相襲久而不變府君至則歎曰）利豈吾欲耶使直以錢為俸今上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與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某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偽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偽唐屯田員外郎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一有今字）為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戴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有美儀容）治身儉薄簡言語為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一作常正衣獨）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一作色不少）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一作不之）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隨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廢盜猖土裂四（一作食有一）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八）州自王

傳死子時敗臣於楊自梁迄周廬陵偽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一作彰）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恭儉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祖耀卿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於北邊咸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沒于賊贈鎮江軍節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

質重寛易居父喪盡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一作明）州糧料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號澤沂六州皆有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析纖悉自前世功利因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得疑獄皆强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為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與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厥聲以振忍生而恥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

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實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於躬祿及其嗣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文忠集卷二十九

文忠集卷三十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絶于中國中國更

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為人清方敏默為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絶口不道於人故其（一無此字）晚始侍讀於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為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强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

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内地公疏言謂姦邪誤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王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知雜事

於尚書為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為荊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一作南字）兩浙荊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為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戸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一作其雖）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目耕河壖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

言利者請税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税之以為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為同產（一有平生所為文章有集十卷）公以

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於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

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巽復州録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遹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於漢陽遂塟之至公始塟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一作彰孝鄉保豐原）寳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一作子璀下同）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塟（一作終）也子駿子雲皆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

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緈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為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中顯難於自進以晩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歴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

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好字）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乘其怠急擊之破其

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為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一無此字）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戮其（一作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尪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幷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為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

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録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悉録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一作撓）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羊（一作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

徼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炤為（一有守字）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為德多以君姓氏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為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為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耶其果可以自知耶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於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修安期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於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為未有大見於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為

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偽蜀為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為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為號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於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為之通君直入伏

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慚笞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為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笞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恥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

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為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冤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

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為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為錄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子安朗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偽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俟

如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

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於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於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一作

神陰鄉張留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一有兼字）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

第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一作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録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

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陛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為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

畧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之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為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令公具獄公立辨其

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一作敢）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宜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月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一字）出語及仲淹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

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關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官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

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為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為然皇祐元

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而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偽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為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為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

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綽）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校）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

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一作藩輔）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愈）遠靡長

文忠集卷三十

文忠集卷三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一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從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尅（一作刻）其為

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為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倍祀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歷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訟獄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

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寛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而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一作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名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歷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内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内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

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一作故）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産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禄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不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

任其責者凡公所以終身行之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一無此字）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畢州團練推官張導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於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宫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余執法何以名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耇喪余元老寵禄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强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禄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

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一無此字）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才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朞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一無此字）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恠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一作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龕）澗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

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良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亢讓世為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一無此字）官不得行其志食其（一無此字）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於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為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為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

歸朱服豢芻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爲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二）康彊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於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修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子乃爲之（一本上四字作予其爲吾銘之）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予）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燿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一有惜字）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塟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塟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一有府字）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禄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名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怠）於久安尤（一作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

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狎（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年後）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人復名用（一有今字）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宜）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一有輒字）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筭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篆隸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一無此字）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名為

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歷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為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一作預）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名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

元年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為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一有祖字）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為上開陳其言緩而

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為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脩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畧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今古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脩雅樂晚喜隷書尤有古法著易傳十篇（一無此五字）其他（一作所為）文章千

有餘篇其施於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為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名之惡集於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非某人耶取其一二人（一無此字）寘於法餘惡不問（一有由是二字）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飢免民舟筭緡使得糴旁郡而（一有多字）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一作甚衆）有司上其最（一有為京東第一五字）降詔書褒美（一作奬諭）其在朝廷

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一作大）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為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

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一作不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為予講耶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節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一作宋）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

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縣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無二字）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為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

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於家誂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文忠集卷三十一

謹案卷三十第十二頁前二行天禧中刊本禧訛僖據宋史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蔣維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四　二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三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二

墓誌三首

尚書户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飢羣賊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

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一有其字）後文應卒以恣横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歳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邉用兵以公為陜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其路宜益兵若干其路賊所不攻其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邉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懐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

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畧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徳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徳勝塞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歛甚者借内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税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獘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蠧獘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

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朞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一有又字）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濰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濰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

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絶絶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

是小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户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

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覆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耶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一作六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

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其官（一無其官二字下同）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其官父諱瀆其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鄭（一作鄭）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於宋城縣平臺

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為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閒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於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得相予帝有褒章恩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鼎今亦有銘幽宮是閟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

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於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為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敏勁果彊學博

辯能自忖（一作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

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塋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塋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絶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抑）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於

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為寃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豎子即可（一作可即）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大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

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鋭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一無此字）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歷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一作多）公直乃復以為樞

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

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名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名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名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畧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栅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一有朝廷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為資

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讙呼逆於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一作乙卯）卒於位（一有以聞二字）詔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禄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於閩自我皇考卜兹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閒令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作少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一作天）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為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於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為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謚曰某即以某年某月某日塟於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遼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於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為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為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為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

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户實封九百户公為兒時上在東宫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宫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為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既薨得其遺稾之末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閒耶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為政循法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飢流亡公為治室廬發倉廩而流

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鬬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為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為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為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為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為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誥供備庫副使次曰諲曰詢皆右侍

禁次曰諄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秘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於滿盈紛其

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閒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於泉扃又賵之金璫附蟬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文忠集卷三十二

文忠集卷三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

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

知泰州如皋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為吏喜脩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獘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為憂叅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為於之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為判官已而為副為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録事叅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為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禄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為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

出自寶元慶歷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閟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録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為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鋭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

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 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 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 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

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内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刼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

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脩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

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於家享年六十 公既卒詔取其書藏於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 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廪

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知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貢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於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謂）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共）哭如前日益多

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一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其所（一作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無此字）其家世頗（一有皆字）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堅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

人列言於朝曰梅其經行脩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一作風雅）以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其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

繆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眾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一無此字）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

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歷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

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税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漕登聞檢（一作鼓）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陜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局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録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氏（一有因字）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為得而君亡

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其所（一作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為理（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彧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户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衮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

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文忠集卷三十三

文忠集卷三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四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溫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戶部侍

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一作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公夫人薨葬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于許州之郾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

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為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明年蜀大饑令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殍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為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為政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為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州司户叅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将葬其女弟之夫歐陽修為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為政鄉州兮稱于長老逝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為簡肅公以公蔭為将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将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賛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為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利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為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於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而子弟多賢材君為人開爽明秀幼為簡肅公所愛若己（一作過其）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為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懟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温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将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

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於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修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為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於名族嗟吾得之兮既哲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遑以趣卒困於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忌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一有欲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

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其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

歴聖德詩以襃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謂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説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一有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為十字）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

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盧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没妻子凍（一作寒）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一無此字）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其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一作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一有亦云二字）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一作趙郡蘇明允）墓誌銘（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

義脩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二字）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于世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户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一作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禀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别之初脩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一無此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

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名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一有出字）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

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於內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讙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

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遂）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遂不行）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祠）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一作文）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歷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一作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比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

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

張庶事以革獘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一作今）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一作遷）給事中治平

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一作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為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一作二）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陸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

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四百户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為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

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太祝行修守祕書省校書郎簡修試祕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慎修益修公自（一無此字）為進士知名於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於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

集四十（一有一字）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曁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多）而愈信（一作篤）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化）宜國黃耇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知名）不朽

文忠集卷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蔣維壁

謄録監生臣楊　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五至三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三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五

墓誌三首（碣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寧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絢總紀經維綬絢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革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

荼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及為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為文稿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為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為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為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歷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脩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一作用）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過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是二字）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為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

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世（一作於）閩人（一有尤字）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一作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

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一有發字）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

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於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一作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以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一有中字）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

喧然事既聞上（一又有上字）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

旻為祕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傅）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匀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

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闕）間歸於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歷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

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一有古字）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一有為字）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

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為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於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

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一無此字）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説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

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一有久字）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戸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珙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戸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一作）

禮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録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屬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敀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一無三字）曰意林合四十一（一無此字）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敀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其所（一作葬公祥符縣覬陵鄉祔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

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

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

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思迥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吳氏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君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為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録事叅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為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于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

子男二人長曰晛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恠君于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為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為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

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修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逢屯兮廉耻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凛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鳴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文忠集卷三十五

文忠集卷三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六

墓誌七首（碣一首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歷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内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一有諾之二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

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八）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之怡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至）豈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怡一作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

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說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十七字）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一作歸）土兮魂氣則（一作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歷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其復能生因欲投水火（一無火字）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於施氏逮事其姑紉縫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其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尚幼女曰錦娘慶歷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

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一作殆）我而以成人冣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於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動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內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二十八字）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為婦為母勤孝勞劬有女昔祔今婉其裾子綬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疎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一無此字）長沙縣（一有太字）君（一有曰字）胡氏胡氏世為某（一作世其郡某縣）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為融州司理叅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兩）縣令以卒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一無此字）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大年今為鄭州原武縣令大有秘書丞女適郃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為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一無此字）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為婦為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其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一有太字）君嗚呼（一有夫人二字）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一無此二字）以某年某月日卒葬於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二字）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人之喪）合葬於中舍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于）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於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從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為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為王氏婦（一有以事父母者五字）逮（一無此字）事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誡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誡其諸女曰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男三女及其老也

昺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於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子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歷七年七月十日終於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大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徧書（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為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於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一有者字）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塋其子之友廬陵歐陽修為之銘曰

家成於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之

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為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為晉王署平押衙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

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為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内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邉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從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為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為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歷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扵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為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温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渢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修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從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勾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温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扵鄧州以某年八月某日葬于其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扵某州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扵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扵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為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扵時初公與子俱官扵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

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景溫方為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㓜子日至其家進拜賔客見其鬒髪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為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閒者皆頴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為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為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後二三年賔客薨於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於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為其官景溫其官景平其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為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賔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於碣殆見謝氏更一世矣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二字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於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勤儉自其㓜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為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然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一有

（以書來乞銘五字）夫人生三男曰奎奄冑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冑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殁有光孫曾多（一作已）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瑀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為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已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於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匶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為時名臣自為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為其親之養而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于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為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為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為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為恨蓋不知夫有諸已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

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其祖諱其父諱其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奭福州司户參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友人廬陵歐陽修為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祔其母夫人盧氏於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國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文忠集卷三十六

文忠集卷三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鄶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裸王詩為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縑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

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将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䘏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於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将軍次曰仲丹仲鈞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士選次（一作其）二（一有亦字）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

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鈞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曽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歴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将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鈞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䘏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将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右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宫為道士惟侯學知為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

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将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曽孫右屯衛大将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三子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将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甞自銘其器物起居飲食

視之喜為詩工書亦通浮屠説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為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将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為本衛大将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邉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奬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為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

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将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塟於其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為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将軍兼御史大夫轉勲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户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将軍轉勲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户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勲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户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於家享年二十有九贈

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静寡言寛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塟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静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於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将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

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勲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将軍轉勲輕車都尉天子有事於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為人明敏好學能為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将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吴懿王德昭之曽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将軍贈右武衛大将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敎之以學性沈敏自為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為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為最幼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将軍累遷至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大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為文孝悌以為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藴

皇從孫右屯衛大将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吴懿王德昭之曽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謟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為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題目作右）屯衛大将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

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躬壽胡不隆閟此幽宫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於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於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於此幽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守西邉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為臨汝侯（諱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毁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為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顔次早亡次以疾廢為比丘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曽孫九人令駔令晃（一作晛）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纘）令課令浮令妝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勲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

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横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内殿承制王説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勲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内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闡諸幽

韓國公夫人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為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為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内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陟世庸（一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懐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偓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於韓公之墓銘曰

承夫以順為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将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将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勲之
曾孫崇儀副使守徽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
氏世為将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
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
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於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
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

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於寢享年二十有三以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
永芳烈

右監門衛将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
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
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
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畫年十有四以選為右監門衛
将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
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玃令烜皆太子右內率
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
於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将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将軍祖遵式洛苑使父

昭晦（一作誨）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
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将軍世覃封武
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
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未以疾卒享年
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
於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脩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将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勲贈左屯衛将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将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為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将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将軍仲騫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将軍祖興號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為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彠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騫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将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将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将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歷五年選為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儇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塟于河南永安

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文忠集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三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兖州太守（諸本作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一作盡察）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冤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其

氏刻偽税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冦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户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

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諷公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為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一無此字）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諸本作碩疑頃字訛）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貿海易食以救其饑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户五百為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詮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户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

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内侍省得三司小吏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説起于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户五百為二千南海蠻酋虗其部人部人欵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

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内之荆湖賜以閑田使自營令縱却之必不復還其（一無此字）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宫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横壠

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擾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求字）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户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勲上

柱國久之出知頳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宫公在頳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郡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頳頳之吏民見寀（一有號字）泣（一有拜字）於馬前指公當所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二字）如楊偕郭勸劉隨龎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寛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涖官行已出處始終之

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偽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還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一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粮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榷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蜑喜以攻劫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鄭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還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荊湖南路荊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為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況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荊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荊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荊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還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

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為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獘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一作潘）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

吳兵法初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文忠集卷三十八

文忠集卷三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

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勞三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一無此字）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鱐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

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一作以）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一無此字）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辟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

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盜事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

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豈弟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

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併力以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為（一無此字）常以淡泊無為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歷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

修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崒嵂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葢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於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或）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

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飽廩食而安署居追（一作退）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一有白黿二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恠偉将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於壁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彦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彦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将

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

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

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四字）

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一有之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后）考制度（一作圖記）為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載於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

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一無此字）濫官於朝（一有廷字）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

乎其中然子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

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一作城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於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而字）所在（一有自字）為敵國者何可勝

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

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此字）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涸一作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絶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一作泉洌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顔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而字）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文忠集卷三十九

文忠集卷四十

居士集第四十　　宋　歐陽修　撰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

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為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黃）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一作為）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一作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此字）惜其可愛而（一有反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勇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

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其亭其堂於其間許君為江浙荆淮（湖）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

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於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一有者字）著於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一作睹）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篤則（一作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於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

陽修記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

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超字）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賔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揺而下上（一作上下）其寛閒深靚可以荅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一作堰）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嘷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葢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賔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

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修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一無此五字）或曰浮巢二（一無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録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

李侯以鎮東軍（一無此字）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奇）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修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

然二邦皆僭竊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修記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一有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旆）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

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修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将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帛）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悦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娱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壟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

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将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修謹記）

峴山亭記（一本題上有史光禄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隠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晋與吳以兵争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晋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

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一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兹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

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曰）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文忠集卷四十

文忠集卷四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望之）甞（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二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

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有以為民表）也故紘綖（一作纓旒）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一作設色）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寛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戴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於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産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産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於（二字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軏）發於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一作以為）

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絜然脩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為）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宏）

肆而無涯（一作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十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作信可）以曷焉第（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一作強為之言）以塞請慶歷三年六月日序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之）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一作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歷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二）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

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一作得待）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户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一作有）卓卓著（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絶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一作嘗或）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世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捂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

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偏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

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頴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集古録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

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粮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傳（一作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

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稾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録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寳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恠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一本作困）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一無此字）之也凡人

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何如也公其可無恨乎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恠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一無此字）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一無此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

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修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

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一有之字）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

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文忠集卷四十一

謹案卷三十九第五頁前一行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按何焯讀書記云漢書地理志夷陵下應劭注夷陵山在西北是夷陵之所以名也歐公乃云峽口之險至此而始平夷此語未確

第十頁後三行非拘牽常質之士可到也刊本常訛常當據唐宋文醇改

卷四十第一頁後一行二行刺史李濆為荇谿記按李濆荇谿新亭記見文苑英華此句疑脫新

亭二字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二至四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四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二

序九首

韻總序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逄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一作禍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

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頗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一有者字）之於髮績（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一作聿）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聿字）而正焉鑒（一無此字）聿之書（一作韻）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寘（一作送楊二赴劍浦）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大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一作思一作深）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矣（一有是不可以不學也七字）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

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説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一無此二字而有説以贈其行挈道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咨嗟而）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一作奈何其不中也）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士）亦不以責有司皆由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中法何）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一作守）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失多於所得）嗚呼（二字一作噫）有司所操果良法耶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一無此字）小者亦可以中（一作就）尺度而有司一（一有遽字）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一有益字）堅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一有既字）又

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己使一有穫則豈不多耶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不一往干之）予豈敢（一作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作士大夫既莫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一有曾字）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之失二字）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一本注云往時忠萬夔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為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一作及）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哉）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破）金陵功最多於時（一作最有功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禄世于家至今而

不絶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既平久矣）将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一作自荆南而西將）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繫）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山川）遂遊東山窺緑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一有留字）數日乃去（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一有之字）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絶乃（一作直）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歷皆嚮時王師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文知名於時）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無此字）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一作知名）於人者繄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一作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切）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閑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録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一有使字）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没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三）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子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

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能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禄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一無二字）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一作漸）至於爵禄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二字一作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一有用字）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士（一無此字）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有為字）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一有以字）周於生而生尤好（一有學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一作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歷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

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一本畫卦）五為夬（一本畫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真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一無此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子）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述）

孫子後序（一作書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有至二十餘家五）（字）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一有公字）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

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一作排）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汩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眑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為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一有之字）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一作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

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羇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槀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廬陵歐陽修序

文忠集卷四十二

文忠集卷四十三

居士集第四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序七首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有且字）猶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為（一無此字）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

君歎然常若不足于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一作扵）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

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扵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為之序廬陵歐陽修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扵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扵其間而獨異扵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扵身施之扵事見之扵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扵身者無所不獲施扵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扵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扵事矣不見扵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扵身矣而不施扵事不見扵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

不敢望而（一作以）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扵事況扵（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速雖異）而（一作然）卒與三者

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一無此字）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一有而字）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一無此字）周（一有益字）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眾人之所信（一作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

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於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眾則眾人之所溺者可勝而（二字一作以）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一有也字）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載）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一作今之世矣）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矣字）始余之待于後世也莫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載）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一有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有字）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偁不相求而兩

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序

外制集序（一作慶歷制草）

慶歷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刼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

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而）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録之為三卷予自直閤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

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葢絶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為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為貴也於是次而録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為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嘘嚱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修序

内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一作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説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曁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

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修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

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二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

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文忠集卷四十三

文忠集卷四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四

序六首（傳一首附）

思潁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俛仰二十年間（一無此字）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潁之念未嘗（一有一日二字）少忘于心（一無此二字）而意（一作口）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閑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潁蓋將謀（一有葺樂廬以四字）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稿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於潁者非一日也不類倦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

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修序

歸田録序

歸田録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録者録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黿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一字一作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

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録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修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為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為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為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耶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修序

續思頴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頴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頴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

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

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頼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為思頴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

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為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

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鄒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一無此字）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

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

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閲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

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文忠集卷四十四

文忠集卷四十五

居士集第四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

二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

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

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内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

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凶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

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

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邉州已寒冬

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

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司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

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

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

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

牛之容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

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

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

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圜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急趨薄利而來哉故変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変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

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文忠集卷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　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六至四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四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一作上封事）書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一作許以封章）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

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一無此字）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一作議）不得以沮（一作汩）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一本治作致理）

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困）敝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勤）可

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强併九州之力討（一作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安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一作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

何況（一作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强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有用字）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一有大字）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物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一有煩而二字）不信賞罰（一有行而二字）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一有二帝二字）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一作傳）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

（一作筆）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八字）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强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强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一作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顒（一有聽字）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一作何憚而久不為哉）若一日赫然執（一作奮）威權以臨之則（一作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一有俗字）不信令頻改則（一有下字）難從（一作入）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成）相謂曰且未要（一作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官）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一作文）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稟）中外臣庶（一作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有一字）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一作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用人一作人君）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也）太祖時（一作臣嘗聞太祖皇帝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一有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九字）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作分明）皆如此也昨（一作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八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罰）無所懼

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獘（一有二字）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額空多所用者少八字）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作效）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将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法）往來州縣愁（一作怨）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

之法（一作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一作効）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路）然而鐵刃不剛（一作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無實）之法教老（一作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獘

（一有三字）也臣故曰三獘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直字）言（一有其字）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一作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

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下有其他以三五千人或功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一作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有而字）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一無此字）為今計者（一作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

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一有四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作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一作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名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一有委之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一作為報又下有又何患於無將哉一句）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塞）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兵興）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尚能困其（一無其字）國力況未若（一無二字）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有而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而字）無將（一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

（下以威權暫責之乃有期耳二句）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方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将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詞（一作論）事者皆知北朝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陜西（一有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十一字）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其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朝常有助兵今若彼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朝使其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朝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乘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

有輕視諸将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兵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一無此字）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将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一無力字）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一有不以臣言為狂妄七字）詔執事之臣熟（一作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

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一有以字）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無上十字）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一作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十字）朝廷

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一作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誅）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一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有不材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

民留意（一作惟陛下留計狂直甘俟誅夷）臣修昧死再拜

文忠集卷四十六

文忠集卷四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七

書八首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啟急脚（一作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一有卑情不任欣慰之至八字）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二拙三字）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竊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屢於諸公間畧聞緒言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頗不為浮議所移）伏見自至闕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一有此在明哲豈須獻書）然尚（一作但）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一作亦宜）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夏公又以見舉某孤賤素未嘗登其門非執事過見褒稱何以及此媿畏然某已以親老為辭更無可往之理惟）幸察（一有焉字）

答李詡第一書

修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一有非字）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修使修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為（一作與）吾子辯況修未及孟荀揚韓之一二也修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茍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

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為（一作與）吾子辯也茍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修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惝愓惝愓修再拜

答李詡第二書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

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

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

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

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

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一無此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

可以息矣子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荊南樂秀才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啟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為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為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為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為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明效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為之故比時人之為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為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為既不足學其後所為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為者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為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充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

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有所責（一作求）得（一無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

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此字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一有於字）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

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作强區區力作）言語此（一無此字有而宏博不及孟荀之雄者十字）道未足而强（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此句一作又溺其悅也）故愈力（一無此二字）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一無此足下以下一句）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一作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一作下）入于淵泉無不之也（一有何患不至四字）先輩（一作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

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修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修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

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一作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一作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一作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修（一有拜字）白（一有曾君先輩足下六字）貺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一作族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為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在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鄫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爾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鄫氏

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周悉四字）幸察

答宋咸書

修頓首白州人（一作吏）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一作疲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考）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六字）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眾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無

（三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一本二字作之於學）勤矣（一有其於經至矣乎）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一作性）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一作失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一本二字作行有日）忽忽不具（一本具字作得盡所懷）惟（一有以時字）自愛廬陵歐陽修再拜

文忠集卷四十七

文忠集卷四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修六經與其弟子論辨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

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為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袪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

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居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

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練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一有且勞二字）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

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一作均）民刑以防之（一作姦）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專用也六字）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一作至內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一有況民之泯泯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久矣二十五字）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煩而勞細者簡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說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一作戾）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作人告）必改故曰改過不吝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以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為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字一作能弭）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一作未有）如禹貢之為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貢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為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隴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

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為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為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聚字一作事朔）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禜（一作蜡祭）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名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一有諸字下同）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

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有民字）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於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法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穀祿之四字）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玄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鸜鵒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暨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

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諭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為政者狥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

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禄車服禮樂於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禄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迄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歴道其詳也制

失其本致其反古（一有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文忠集卷四十八

謹案卷四十八第十一頁後三行六鷁鸜鵒刊本鸜訛鸜據春秋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金

謄録監生臣何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四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一作五龍祈雨）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一有之字）重事也（一無此字）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為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修（一作吏）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吏）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告於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於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后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修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今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

知頑然慢於事神此修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饗

祭桓侯文

謹以彘肩巵酒之奠告於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為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稔則租賦科斂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

枕為饑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旱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高阜）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荊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溥秩

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修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於厥躬故修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況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既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尚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滁州）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

孰而敗吏勤於職（一作於城）已成而圮（一作壞）龍於吏民何恕何戾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藏）靜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一作救）否當且待（一作有待）

又祭城隍神文（滁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惟）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一作已）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

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一作成城）不能知（一作為字）雨惟神有靈可與雨（一作以與）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一作厥）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為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修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與防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令興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咎必有歸惟修不能事神治民當有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内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漢高祖（一作城隍廟）文（滁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一作民怠）慢則懼神罰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令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可補敢不勞厥躬咎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滁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漢高皇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於滁（一作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於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一有也字）孰宜愛其（一作滁）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一無此字）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

動神之名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一有爾孰難而孰易六字）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為也況滁人（一作民）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一作神宜愛之深也）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一無此二十三字）修輒（一作敢）以此為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某政之）不善而名災旱又以為黷神宜降殃於（一作于）修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修之願（一作幸）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為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均豐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一遇天災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干神賴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及遠邇神之大惠如何可報吏之大過如何可逃惟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潁州）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為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懇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一作無）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

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為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修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

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一作三）年卒追前言生死（一作死生）之間以成公志掛劒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一作自）師有罪之身竄逐因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一作舍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將以明日抵役于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公乎）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昔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甚因）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土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别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修簷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一作歸）邑得官靈

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殁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為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一作何）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修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饗

祭薛質夫文（大理寺丞薛直孺）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癯埊華雖敷不菂而枯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曰命矣夫在聖猶疑況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縗慕無孺孤奠觴為訣已矣嗚呼尚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紲使修哭不及喪而葬不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尹子漸文（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源）

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嗚呼天於（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夭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己而推天禍福吉凶（一作壽夭）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一作誰）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

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歆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尚饗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阨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一作出處）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

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没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一作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一作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一作遠）以没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修曩在場屋公為先進既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伸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觴而已尚饗

皇考焚黄祭文

男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修不肖不能紹稟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禄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褒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饗

文忠集卷四十九

文忠集卷五十

居士集第五十

宋　歐陽修　撰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巵十年再見公老予哀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祇）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鍔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訃已在門昔者罇酒歡笑諠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尚饗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為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一作度）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鷇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驅使官趙日宣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洏尚饗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修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多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

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哀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一有惟字）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往）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次）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歐陽修謹率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辨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一作出）河南余

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尚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人之告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修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禄材薄任重繆膺奬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光闡德發耀有時俾為臣子者退得伸孝于家而進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恩而為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祗畏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任繫身于朝不得瞻望松楸親執籩豆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祖祖母同詞）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修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禄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為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修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修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

不勉力于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尚饗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榮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曰修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楸者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

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烏鳥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哀愴之情謹遣兄之子嗣立以告尚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

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智）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司之信輀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為訣修等之誠尚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臣歐陽修伏覩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輿臣修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仁至孝本

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為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翣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獺之薦冀伸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擗絕哀慕感切之至臣修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祭一作弔）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史

李敭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卒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之）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荊棘

縱横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唫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磨礲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饗

祭劉給事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

修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為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為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達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

士夫驚呼莫不為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游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饗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耳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追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尚饗

祭吳大資（一作長文）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鼂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儁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哀病久思返於田疇（一作廬）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醻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寓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尚饗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敭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為可樂而死為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幸於其間者宜其為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

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禄及親人以為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為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為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顔使天下為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為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為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哀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卧病於苫塊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為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為之出涕況於親戚朋友乎況如修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為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南海齊臨東海使修不得躬一觴之奠寓長慟之哀此其為恨又可涯哉尚饗

青州求晴祭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為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生育

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者其積而如坻民傍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為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恵假以十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穫得以時而民足食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為請尚饗

文忠集卷五十

文忠集卷五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一

樂府 古詩一

擬玉臺體七首

欲眠

行人夜已斷明河南陌頭雙璫不擬解更欲要君留

攜手曲

落日隄上行獨歌攜手曲却憶攜手人處處春華綠

雨中歸

朝看樓上雲日暮城南雨路遠香車遲迢迢向何所

別後

連環結連帶贈君情不忘暫別莫言易一夕九回腸

夜夜曲

浮雲吐明月流影玉堦陰千里雖共照安知夜夜心

落日牕中坐

朝聞驚禽去日暮見禽歸瑤琴坐不理含情復為（一作與）誰

領邊繡

雙鴛刺繡領粲爛五文章暫近已復遠猶持歌扇障

古詩一

七交七首

河南府張推官

堯夫大雅哲稟德實溫粹霜筠秀含潤玉海湛無際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高談遺放紛外物不能累非惟

席上珍乃是青雲器

尹書記

師魯天下才神鋒凛豪儁逸驥卧秋櫪意在騤騤迅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王畧驅馳古今論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為韞

楊戶曹

子聰江山稟弱歲擅奇譽盱衡恣文辯落筆妙言語胡為冉冉趨三十滯公府美璞思善價浮雲有夷路大雅

惡速成俟命宜希古

梅主簿

聖俞翹楚才乃是東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覺形陋離騷喻草香詩人識鳥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平日禮文賢寧久滯奔走

張判官

洛城車隆隆曉門爭道入連袂紛如帷文者豈無十壯矣張太素拂羽擇其集遠慕鄴才子一笑懽相挹雖有軒與冕攀翔莫能及人將孰君子盍視其遊執

王秀才

幾道顏之徒沈深務覃聖采藻薦良璧文潤相輝映入市羊駕車談道犀為柄時時一文出往往紙價盛無為戀丘樊遂滯蒲輪聘

自叙

余本漫浪者茲亦漫為官胡然類鴟夷託載隨車轅時士不俛眉默默誰與言賴有洛中俊日許相躋攀飲德醉醇酎襲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

答楊闢（一作子靜）喜（一作祈）雨長句

吾聞陰陽在天地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不差失所以歲時無常豐古之為政知若此均節收斂勤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一作年）常備三歲（一作年）凶縱令水旱忒（一作忽）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不善政民亦游惰離於農軍國賦斂急星火兼并奉養過王公終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於螽是以比歲屢（一作累）登稔然而民室常虛空遂令一時暫（一作遭）不雨輒以困急號天翁（一作公）賴天閔民不責吏甘澤（一作澍）流布何其濃農當勉力吏當愧敢不酌酒澆神龍

嵩山十二首

公路澗

驅馬渡寒流斷澗橫荒塹槎危欲欹岸花落多依草擘汰戲游儵倒影看飛鳥留連愛芳杜漸下西峯照

拜馬澗

昔聞王子晉把袂浮邱仙金駿於此墮吹笙不復還玉蹄無迹久澗草但荒烟

二室道

二室對岧嶤羣峯聳嶒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春晚桂叢深日下山烟白芝英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繫馬青松陰躡屐蒼崖路驚鳥動林花空山答人語雲霞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玉女牕

玉女不可邀蒼崖鬱岧直石乳滴空竇仰見泬寥碧徙倚難久留桂樹含春色

玉女擣衣石

玉女擣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遥相應靈蹤杳可尋片石秋光瑩

天門

石徑方盤紆雙峯忽中斷呀豁青冥間畜泄烟雲亂杉蘿試舉手自可階天漢

天門泉（舊號救命泉惡其名鄙因取美名書為續命泉大書三字立于泉側）

煙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濕顥氣寒石老林腴碧長松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天池

高步登天池靈源湛然吐俯窺不可見淵默神龍護靜夜天（一作松）籟寒宿客疑風雨

三醉石（三醉石在八仙壇上南臨巨崖峯岫迤邐蒼烟白雲鬱鬱在下物外之適相與酣酌坐石歌醉似非人間因索筆目梅聖俞書三醉字於石上而三人者又各題其姓名而刻之）

拂石登古壇曠懷聊共醉雲霞伴酣樂忽在千峯外坐久還自醒日落松聲起

峻極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靄間雲生石砌潤木老天風寒客來依返照徙倚聽山蟬

中峯

望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一逕林杪出千巖雲下看烟嵐半明滅落照在峯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皋木葉下五首

臨水復欹石陶然同醉醒山霞坐未斂池月來亭亭

洛城風日美秋色滿蘅皐誰同茂林下掃葉酌松醪

野水竹間清秋山酒中綠送子此酣歌淮南應落木

勸客芙蓉盃欲搴芙蓉葉垂楊礙行舟演漾回輕檝

山水日已佳登臨同上下哀蘭尚可採欲贈離居者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久不見南山依然已秋色悠哉川上行復邀城中客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積飛鳥鑑中看行雲舟中白夷猶白蘋裏笑傲清風側極浦追所（疑）遠回峯高易夕觴詠共留連高懷追昔賢惟應謝公興不減向臨川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就飲酩酊籃輿歸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詠句把黃菊望門逢白衣欣然復坐酌獨醉卧斜暉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秋露譪已繁迢迢星漢回皎潔庭除月流光依井苔有客愛涼景幽軒為君開所思不可極但慰清風來

謝人寄雙桂樹子

有客賞芳叢移根自幽谷為懷山中趣愛此嵓下綠曉

露秋暉浮清陰藥欄曲更待繁花白邀君弄芳馥

雨中獨酌二首

老大世情薄掩關外郊原英英少年子誰肯過我門宿雲屯朝陰暑雨清北軒逍遥一罇酒此意誰與論酒味正薰烈吾心方浩然鳴禽時一弄如與古人言

幽居草木深蒙籠蔽牕戶鳥語知天陰蛙鳴識天雨亦復命罇酒欣茲却煩暑人情貴自適獨樂非鐘鼓出門何所之閉門誰我顧

庭前兩好樹

庭前兩好樹日夕欣相對風霜歲苦晚枝葉常葱翠午眠背清陰露坐蔭高蓋東城桃李月車馬傾闤闠而我不出門依然伴憔悴榮華不隨時寂寞幸相慰君子固有常小人多變態

緑竹堂獨飲

夏篁解擇陰加樛卧齋公退無喧囂清和況復值佳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鐏有酒美可酌胡為欲飲先長謡人生暫别客秦楚尚欲泣淚相攀邀況兹一訣乃永已獨使幽夢恨蓬蒿憶予驅馬别家去去時柳陌東風高楚鄉留滯一千里歸來落盡李與桃残花不共一日看東風送哭聲嗷嗷洛池不見青春色白楊但有風蕭蕭姚黄魏紫開次第不覺成恨俱零凋榴花最晚今又折紅緑點綴如裙腰年芳轉新物轉好逝者日與生期遥予生本是少年氣瑳磨牙角爭雄豪馬遷班固洎歆向下筆點竄皆嘲嘈客來共坐説今古紛紛落盡玉麈毛彎弓或擬射石虎又欲醉斬荆江蛟自言剛氣貯心腹何爾柔軟為脂膏吾聞莊生善齊物平日吐論奇牙聱憂從中來不自遣强叩瓦缶何譊譊伊人達者尚乃爾情之所鍾況吾曹愁填胷中若山積雖欲强飲如沃焦乃判（疑）自古英壯氣不有此恨如何消又聞浮屠説生死滅没謂若夢幻泡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一世獨蚼蟧安得獨洒一榻淚欲助河水增滔滔古來此事無可奈不如飲此鐏中醪

暇日雨後緑竹堂獨居兼簡府中諸僚

新晴竹林茂日夕愛此君佳禽哢翠樹若與幽人親掃徑緑苔靜引流清派分開軒見遠岫敧枕送歸雲桐槿漸秋意琴觴懷友文浩然滄洲思日厭京洛塵車騎方開府梁王多上賓平時罷飛檄行樂喜從軍騎省悼亡後漳濱多病身南窻若可傲方事陶潛巾

江上彈琴

江水深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棲鳥林中驚遊

魚為跳躍山風助清泠境寂聽愈真絃舒心已平用玆有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諧（一作調）和雌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黄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送白秀才西歸

白子來自西投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温且舒萬轍走聲利獨趨仁義塗仁義荒已久斤鋤費耕除吾常患力寡欣子好古徒終當竭其力剗治為通衢旗旌侍天子安駕五輅車盡驅天子（疑）民吾白歌其隅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

鞏縣初見黄河

河決三門合四水徑流萬里東輸海鞏洛之山夾而峙河來齧山作沙觜山形迤邐若奔避河益洶洶怒而詈舟師弭檝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淵旋投沙渚聚沫倏忽為平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癡龍怪魚肆憑恃

我生居南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河狀鉅且猛驗河質書信皆是昔者帝堯與帝舜有子朱商不堪嗣皇天意欲開禹聖以水病堯民以潰堯愁下人瘦若腊衆臣薦鯀帝曰試試之九載功不効遂殛羽山慙而斃禹羞父罪哀且勤天始以書畀於姒書曰五行水潤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疏流浚畎澮分擘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免生鱗尾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淮濟洎漢沔豈不浩渺汪而大收波卷怒畏威德萬古不敢肆凶厲惟玆濁流不可律歷自秦漢尤為害崩堅決壅勢益横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驅民就溺財隨弊蓋聞河源出崑崙其山上高大無際自高瀉下若激箭一直一曲一千里湍雄衝急乃迸溢其勢不得不然爾前歲河怒驚滑民浸漱洋洋淫（一作注）不止滑人奔走若鋒駭河伯視之以為戲呀呀怒口缺若門日啖薪石萬萬計明堂天子聖且神悼河不仁嗟曰謂河伯素頑不可令至誠一感惶

且畏引流辟易趨故道閉口不敢煩官吏遵塗率職直東下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一周民牛飽芻邦羨費滑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壖浸河漬嗟河改凶作民福嗚呼明堂聖天子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並轡登北原分首昭陵道秋風吹行衣落日下霜草昔日憇鞏縣信馬行苦早行行過任村遂歷黃河隩登高望河流洶洶若怒鬭予生平居南但聞河浩渺停鞍暫遊目茫洋肆驚眺並河行數曲山坡亦縈繞覺子與山口呼險乃天竈秤鈎真如鈎上下欲顛倒虎牢吏當關譏問名已告滎陽夜聞雨故人留我笑明朝已高壓轄車引旌纛傳云送王喪宅穸詣墳兆後乘皆輜軿輪轂相輝照辟易未及避廬兒已呵嗷午出鄭東門下馬僕射廟中年去鄭遠記里十餘堠抵年日已暮僕馬困米豪漸望閶闔門崛若中天表趨門爭道入羈鞅不及掉浪墥遊九衢風埃嘆何浩京師天下聚奔走紛擾擾但聞街鼓喧忽忽夜復曉追懷洛中俊已動思歸操為別未期月音塵一何杳因書寫行役聊以為君導

别聖俞

車馬古城隅喧喧分曉色行人念歸塗居者徒慘惻薄宦共羈旅論交喜金石薦以朋酒懽寧知歲月適人事坐云變出處俄乖隔闗山自茲始揮袂舉輕策歲暮寒雲多野曠陰風積征蹄踐嚴霜別酒臨長陌應念同時人獨為未歸客

送劉秀才歸河内

落日古京門車馬動行色河上多悲風山陽有歸客朽篋蠹蟲篆遺文蟇鳥跡言于有司知豈顧時人識山陂歲始寒霰雪密已積還家寧久留方言事征軛

文忠集卷五十一

謹案卷五十一第十二頁前四行試之九載功不効刊本効訛殛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何　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五十（二至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五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二

古詩二

數詩

一室曾何埽居閒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三
復磨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五鼎
期君禄無思死必烹六奇還自祕海宇正休兵七日南
山霧彪文幸有成八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九德方居
位皇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答錢寺丞憶伊川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綠芷雜芳浦青溪含白石山
阿昔留賞屐齒無遺迹惟有嵓桂花留芳待歸客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相别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平聲）
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顛狂無所閡落魄去羈牽三

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鬱鬱伊水清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顔不暇謁大尹相攜步香山自兹惬所適便若投山猿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賢希深好風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羲與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彦國善飲酒百盞顔未丹幾道事閒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參軍常跨破虎韉子野乃秃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霸馳筆端聖俞善吟哦共嘲為閬仙惟予號達老醉必如張顛洛陽古郡邑萬户美風

烟荒涼見宫闕表裏壯河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鴻翩出門盡垂柳信步即名園嫩籜筠粉暗淥池萍錦翻殘花落酒面飛絮拂歸鞍尋盡水與竹忽去嵩峯巔青蒼緑萬仞杳藹望三川花草窺澗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立我醉欹雲眠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環（疑）寒篁暖鳳嘴銀甲調鴈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黄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烟燈花弄粉色酒紅生臉蓮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插花雲髻上展簟緑陰前樂事不可極酣歌變為歎（平聲）詔書走東下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潸潸臘月相公去君隨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故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當時作此語聞者已依然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昔君居洛陽樂事無時有賓府富文章謝墅從親友豊年政頗簡命駕時為偶不問竹林主仍攜步兵酒芬芳

（一作非）弄嘉月翠緑相森茂

聞梅二授德興戲書

君家小謝城為客洛陽裏緑髮方少年青衫喜為吏重湖亂山緑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鴻江南老芳芷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方繁華馳逐多英軌爭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暮結青驄尾歲月倏可忘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翻然浩歸思江山故國近風物饒陽美楚柚烟中黄吴蓴波上紫還鄉問井邑上

堂多慶喜離别古所難更畏秋風起

戲贈

莫愁家住洛川旁十五纖腰聞四方堂上金罇邀上客門前白馬繫垂楊春風滿城花滿樹落日花光爭粉光城頭行人莫駐馬一曲能令君斷腸

寄左軍巡劉判官

遥聽洛城鐘獨渡伊川水綠樹欝參差行人去無已因高望京邑驅馬沿山趾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懐十韻回寄洛中舊寮

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遥驚呼兒童戲竹馬田里邀籃輿春桑欝已綠歳事催農夫朝日飛雉雊東臯新雨餘植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夙志在一壑茲焉將荷鋤言謝洛社友因招洛中愚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于役豈能遂歸歟

和聖俞聚蚊

頳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卧環堵振衣步前楹愁

烟四鄰起鳥雀喧空庭餘景藹欲昏衆蚊復（一作聚）薨薨羣飛豈能數但厭聲營營抱琴不暇撫揮麈無由停散帙復歸卧詠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生成朽木出衆蠹腐草為飛螢書魚長陰濕醯雞由欝蒸豕鬣固多虱牛閒常聚虻元氣或壹欝播之為孽腥卑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華堂敞高棟綺疏仍藻扃金缸瑩椒壁玉壺含夜冰終朝事薰祓豈敢近簷甍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衡陰牆百蟲聚下偃衆穢盈何嘗曲肱樂但苦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囂不可久片席何時征

送劉學士知衡州

楊子懶屬書平居惟嗜酒一沐或彌旬解酲須五斗淡爾輕榮利何常問無有忍憶四（一作回）馬歸行為一麾守湘酎自古醇醽水聞名久簿領但盈几聖經不離口湖田賦稻蟹民訟爭壠畝兀爾即沈冥安能知可否聊為寄情樂豈與素懐偶藏器思適時投刃寧煩手行當考

官績匆復困覞缶

送張屯田歸洛歌

昔年洛浦見花落曽作悲歌歌落花愁來欲遣何可奈時向金河尋杜家杜家花雖非絶品猶可開顔為之飲少年意氣易成懽醉不還家伴花寢一來京國兩傷春憔悴窮愁九陌塵紅房紫萼處處有騎馬欲尋無故人黄河三月入隋河河水多時悵望多為憐此水來何處（二字一作處遠）中有伊流與洛波忽聞君至自西京洗眼相看

眼暫明心哀面老畏人問驚我瘦骨清如冰今年七月妹喪夫稚兒孀女啼呱呱季秋九月予喪婦十月厭厭成病軀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出門無過者獨行時欲强高歌一曲未終雙涕洒可憐明月與春風歲歲年年事不同暫别已嗟非舊態再來應是作衰翁感時惜别情無已無酒送君空有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為道别來今若此

述懷送張揔之

鬱鬱河堤緑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鶯猶囀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曽到正值楊花亂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歡景物自隨時節好感今懷昔復傷離一别相逢知幾時莫辭今日一罇酒明日思君難重持東吳山水天下秀羨君輕舟片帆逗江城月下夜聞歌淮浦山前朝放溜樂哉此行時未晚萬壑千巖不知遠可憐病客厭京塵寂寞淹留已再春扁舟待得東南下猶更河橋送幾人

送子野

四時慘舒不可調冬夏寒暑易鬱陶春陽著物大軟媚獨有秋節最勁豪金方堅剛屏炎瘴兑氣高爽清風颷烟霞破散灝氣豁山河震發地脉摇天開寶鑑露寒月海拍積雪卷怒潮光輝通透奪星耀蟄潛驚奮鬬蚤蛟高樓精爽毛髮竦壯懷直恐衝斗杓欲飛輕衣上拂漢擬乘二氣戲鷺濤念時文法密於織羈縻束縛不自聊豈無策議獻人主扼持舌在口已膠當秋且幸際軒豁

誰能兒女聽蟪蛄君方壯歲襟宇快名聲樂與家聲高輕舟從遊山川底詩酒合興皆翹翹堪嗟宋玉自悲攪可並張翰同逍遥功名富貴有時到忍把壯節良辰消

送劉十三南遊

決決汴河流櫓聲過晚浦行客問吳山舟人多楚語春深紫蘭澤夏早黄梅雨時應賦登眺聊以忘羈旅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緑野秀可飡遊騎喜初結芸局苦寂寥禁署隔清切歡言得幽尋況此及嘉節鳥哢已關關泉流初決決紫萼繁若綴翠茗柔可擷屢期無後時芳物畏鶗鴂

晚泊岳陽

卧聞岳陽城裏鐘繫舟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來雲水蒼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下歸一闋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新開棊軒呈元珍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窗漸幽興人間與世遠鳥語知境靜春

光藹欲布山色寒尚映獨收萬慮心於此一枰競

代贈田文初

感君一顧重千金贈君白壁為妾心舟中繡被薰香夜春雪江頭三尺深西陵長官頭已白憔悴窮愁（一作顔）媿相識手持玉斝唱陽春江上梅花落如積津亭送别君未悲夢闌酒解始相思須知巫峽聞猿處不似荆江夜雪時

惠泉亭（一本序云某啟伏覩知軍學士文新理惠泉謹為拙詩十六句伏惟采覽）

翠壁刻孱顔烟霞跬步間使君能愛客朝夕弄山泉春巖雨過春流長置酒來聽山溜響鑑中樓閣俯清池雪裏峯巒開曉幌須知清興無時已酒美賔嘉自相對席間誰伴謝公吟日暮多逢山簡醉淹留桂樹幾經春野鳥巖花識使君使君今是鐏前客誰與山泉作主人

過張至祕校莊

田家何所樂蓑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菖葉候耕辰望歲占風色寬徭知政仁樵漁逐晚浦雞犬隔前村泉溜

塍間動山田樹杪分烏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有客問行路呼童驚候門焚魚酌白醴但坐且懽忻

行次葉縣

朝渡汝河流暮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綠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東風滿平陸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晴霞煦東浦驚烏動烟林曙河兼斗沒沓（一作杳）嶂隱雲深寒雞隔樹起曲塢留風吟征夫倦行役秋興感登臨衡（一作衛）皐積涂（一作除）迥江離香露沈行矣歲華晚歸歟勞歎音

自岐（一作枝）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

岐江望平陸百里千餘嶺蕭條斷烟火莽蒼無人境峯巒互前後南北失壬丙天秋雲愈高木落歲方冷水涉愁蜮射（含沙也）林行憂虎猛萬仞懸巖崖一彴履枯梗緣危類猨猱陷淖若鼃黽腰輿懼傾撲煩馬倦鞭警拳躋誠畏塗習俗羨蠻獷度隘足雖跪因高目還騁九野晝

荆衡羣山亂巫郢烟嵐互明滅點綴成（一作若）圖屏時時度深谷往往得佳景翠樹鬱如蓋飛泉溜垂綆幽花亂黃紫蒨粲弄光影山鳥囀成歌寒蜩嘒如哽登臨雖云勞（一作廣）巨細得周省晨裝趣徒旅夕宿訪閭井村暗水茫茫雞鳴星耿耿登高近佳節歸思時引領谿菊薦山鐏田鴽佑烹鼎家近夢先歸夜寒衾屢整崎嶇念行役昔宿已為永豈如江上舟棹歌方酩酊（初泛舟荆江棋酒甚歡故有此句）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西湖春色歸春水綠於染羣芳爛不收東風落如糝（西湖者許昌勝地也）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謝君有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遥知湖上一樽酒能憶天涯萬里人萬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驚雪消門外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頭已白異鄉物態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火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取
始知文景基扃牢坐揮長喙喙天下豪傑競起如蝟毛
董呂傕汜相繼死紹術權備爭咆咻力強者勝怯者敗
豈較才德為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螟蝗生蝮蝻
子丕當初不自恥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以此失亦此
誰知三馬食一槽當其盛時爭意氣叱咤靁雹生風飈
干戈戰罷數功閥周茂方名堯無皐英雄致酒奉高會
巍然銅雀高岧岧圓歌宛轉激清徵妙舞左右回纖腰
一朝西陵（一作西朝或作兩朝）看拱木寂寞繐帳空蕭蕭當時淒
涼已可嘆而況後世悲前朝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
墜埋蓬蒿苔文半滅荒土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皴
網各有用誰使鐫鑱成凸凹景山筆力若牛弩句遒語
老能揮毫嗟予奪得何所用簿領朱墨徒紛淆走官南
北未嘗捨緹襲三四勤緘包有時屬思欲飛灑意緒軋
軋難抽繰舟行屢備（一作被）水神奪往往冥晦遭風濤質
頑物久有精怪常恐變化成靈妖名都所至必傳玩愛

之不換魯寶刀長歌送我怪且偉欲報慙愧無瓊瑤

古瓦硯

甎瓦賤微物得厠筆墨間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金
非不為寶玉豈不為堅用之以發墨不及瓦礫頑乃知
物雖（一作微）賤當用價難攀豈惟瓦礫爾用人從古難（一作然）

新營小齋鑿地爐輒成五言三十七韻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墐戶畏初寒開爐代溫律規
模不盈丈廣狹足容膝軒牕共幽寂竹栢助蒙密辛勤
慚巧宦窮賤守卑秩無術政奚為有年秋屢實文書少
期會租訟省鞭扑地僻與世疎官閒得身佚荆蠻苦卑
陋氣候常壹鬱天日每陰翳風飈多凜凓哀顏慘時晚
病骨知寒疾蠻林勸晨興籃輿厭朝出南山近樵採僮
僕免呵叱禦歲畜蹲鴟饋客薦包橘霜新吹晶熒石鼎
沸啾唧披方養丹砂候節煎（去聲）秋朮西鄰有高士轗軻
卧蓬蓽鶴髮善高談鮐背便（平聲）炙熨披裘屢相就束緼

亦時乞傳經伏生老愛酒揚雄吃晨灰煖餘盃夜火爆山栗無言兩忘形相對或終日微生慕剛毅勁強（去聲）早難屈自從世俗牽常恐天性失仰茲微官祿養此多病質省躬由一言無枉慕三黜因知吏隱樂漸使欲心窒面壁或僧禪倒冠聊酒逸螟蠕輕二豪一馬齊萬物啓期為樂三叔夜不堪七負薪幸有（一作自）瘳舊學頗思述興亡閱今古（一作古今）圖籍羅甲乙魯冊謹會盟周公象凶吉詳（或作鮮）明左丘辯馳騁馬遷筆金石互鏗鍧風雲生倏忽豁爾一開卷慨然時拚帙浮沈恣其間適若遂聱耴（一作遯佚）吾居誰云陋所得乃非一五斗豈須慚優游歲將畢

文忠集卷五十二

文忠集卷五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三

古詩三

南獠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含（一作涵）春熙者稚適所尚游泳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獠掠邊陲予因叩村叟此事曷如斯初似却人問未語先涕垂收涕謝客問為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嶮巇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狠勇復輕脫性若鹿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其貲因斯久久來此寇易為羈鼠竊及蟻聚近裏焉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林兒龍江一牧拙邏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力欺智畧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卻甲嶺部陣自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

離奔走六吏死（初在懷遠軍鄜甲嶺殺傷范禮賓王崇班等六人落陣死）明知國挫威自兹賊聲震直冦融州湄縣宇及民廬燬蕩無孑遺利鏃淬諸毒中膚無藥醫長刀斷人股橫屍滿通逵婦人及孳產驅負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削奏疏一一聞宸闈赫爾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餘猛毅如虎貔劍戟凜秋霜旌旆閃朝曦八營與七萃豈得多于兹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為前驅已壓境後軍猶未知逶迤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

戰帥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鄙無辜遭屠糜（昭州都曹皇甫僅三人部糧入洞遭蠻賊掩殺及害夫力千餘）曉咋計不出還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繒錦贈狙心詐為卑戎帳草草起賊戈躡背揮我聆老叟言不覺顰雙眉吮毫兼疊簡占作南獠詩願值采詩官一敷于彤墀

寄聖俞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謫官君所嗟官閒憔悴一病叟縣古瀟灑如山家雪消深林自斸（一作斷）筍人響空山隨摘茶有時攜酒探幽絕往往上下窮煙霞嵒蓀綠縟軟可藉野卉青紅春自華風餘落蘂飛面旋日暖山鳥鳴交加貪追時俗翫歲月不覺萬里留天涯今來寂寞西岡口秋盡不見東籬花市亭插旗鬬新酒十千得斗不可賒材非世用自當去一舸聱牙揮釣車君能先往勿自滯行矣春洲生荻芽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交游盛京洛罇俎陪丞相騄驥日相追鸞凰志高颺詞章盡崔蔡論議皆歆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談精鋒愈出飲劇歡無量賈勇為無前餘光誰敢望兹年五六歲人事堪悽愴南北頓暌乖相離獨飄蕩失杯由畫足傷手因代匠移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妄權豪不自避斧質誠為當蒼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荊江畏蛟浪蠻方異時俗景物殊

氣象綠髮變風霜丹顔侵疾痒常憂鵩鳥窺幸免江魚
葬今兹荷寛宥遷徙來漢上憔悴戴囚冠驅馳嗟俗狀
王事多倥偬學業差遺忘未能解綬去所戀寸禄養舉
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忻聞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别
各哀翁相見問無恙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强幸陪主
人賢更值芳洲漲菱荷亂浮泛水竹涵虚曠清風滿談
席明月臨歌舫已見洛陽人重聞畫樓唱怡然壹鬱寫
蹔爾累囚放自從還邑來會此驕陽亢神靈多請禱祖

訟頻笞搒猶須新秋涼漢水臨（一作瀉）清漾野稼蕩浮雲
晴山開疊障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北轅如未駕幸
子能來眖

酬聖俞朔風見寄

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離别時未幾崢嶸歲再陰驚
飇擊曠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遠馬蹄冰雪深瞻言
洛中舊期我高陽吟故館哭知己新年傷客心相逢豈
能飲惟有涕沾襟

送琴僧知白

吾聞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無其傳夷中未識不得見
豈謂今逢知白彈遺音髣髴尚可愛何況之子傳其全
孤禽曉警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嵒泉二年遷謫寓三峽
江流無底山侵天登臨探賞久不厭每欲圖畫存於前
豈知山高水深意久以寫此朱絲絃酒酣耳熱神氣王
聽之為子心肅然嵩陽山高雪三尺有客擁鼻吟苦寒
負琴北走乞其贈持我此句為之先

聽平戎操

西戎負固稽天誅勇夫戰死智士謨上人知白何為者
年少力壯逃浮屠自言平戎有古操抱琴欲進為我娛
我材不足置廊廟力弱又不堪戈殳遭時有事獨無用
偷安飽食與汝俱爾知平戎競何事自古無不由吾儒
周宣六月伐獫狁漢武五道征匈奴方叔名虎乃真將
衛青去病誠區區建功立業當盛日後世稱詠於詩書
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直請繫單于當衢理檢四面啟

有策不獻空踟躕慙君為我奏此曲聽之空使壯士吁
推琴置（一作耽）酒恍若失誰謂子琴能起予

書宣城修水渠記後奉呈朱寺丞

因民之利無難為使民以説民忘疲樂哉朱君鄣靈堤
導鄗及鑾興衆陂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復之
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歲歲無凶菑（一作災）鄗鑾之水流
不止裏人思君無時已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數韻

奉酬聖俞

寒日照深巷柴門朝尚閉有客自江來尺書千里至啟
書復何云但言南北異南方地常暖風物稱佳麗梅蕊
入新年蘭皐動芳氣樂哉登臨興豈厭江湖滯伊予方
寂寞刻苦窮文字萬國會王州羣英馳儁軌方朔常苦
餓子雲非官意歲暮慘風塵官閒倦朝市出處一云别
所思寧可異春江有歸鴈但使音書繼

答梅聖俞

寒日照窮巷荆扉晨未開驚聞遠方信有客渡江來開
緘復何喜宛若見瓊瑰一爾乖出處未嘗持酒盃官閒
隱朝市歲暮慘風埃音書日可待春鴈暖應回

病中聞梅二南歸

聞君解舟去秋水正沄沄野岸曠歸思都門辭世紛稍
逐商帆伴初隨征鴈羣山多淮甸出柳盡汴河分楚色
蕪尚（一作上）綠江烟日半（一作畔）曛客意浩已遠離懷寧復
云宣城好風月歸信幾時聞

送蟾上人遊天台

昔年在伊洛林壑每相從對掃竹下榻坐思湖上峯自
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茲道行遊千里東南國都門
汴河上柳色入青烟流水向淮浦歸人隨越船東南遍
林巘萬壑新流滿小桂綠應芳江春行已晚謌謌赤城
陰依依識古岑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送徐生秀州法曹

一笑暫相從結交方恨晚猶茲簿領困況爾東南遠落

帆淮口暮採石江洲暖黃鴿可寄書惟嗟雙翅短

讀山海經圖

夏鼎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濛大荒中杳靄羣山會炎海積歊蒸陰幽異明晦奔趣各異種倏忽俄萬態羣倫固殊稟至理寧一槩駭者自云驚生兮孰知怪未能識造化但爾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

依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節行凜筠笴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子云可厥趣共乖時畏塗難轉輠道肥家所窮身老志彌果每嗟游從異有甚樊籠鏁天匠染青紅花腰呈裊娜苟能杯酌同直待冠巾墮無欺校讎貧鹽米尚餘顆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在地上地下誰發萬物萌太陰當用不用事益由姦將不斬虧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瘟疫於疲氓神哉陛下至仁聖憂勤懇禱通精誠聖人與天同一體意未發口天已聽忽收寒威還水官正時肅物凜以清寒風得勢獵獵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白羣雞失曉不及鳴清晨拜表東上閤鬱鬱瑞氣盈宮庭退朝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瑶瓊晚趨賓館賀太尉坐覺滿路流歡聲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樹花凋零小軒却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烟生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

送吳照鄰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背菱葉翹青蟲吳郎鬢絲生幾縷不羞月上扶桑東羞見清波照人景去時黑髮吹春風五年歸來婦應喜從此不問西飛鴻

答朱寀捕蝗詩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戶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

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秪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蟊投火況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詵詵最說子孫衆為腹所孕多蜫蚳始生朝畝暮已頃化一為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雨毒腸不滿疑常饑高原下濕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鞞嗟茲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蠅頭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羣飛自天下

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令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為蝝菑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一作亦）以明信民爭馳歛微成衆在民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孽蟲雖甚衆嫉惡茍銳無難為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說為我持之告採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衆奇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胸浩浩包滄溟滄溟產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辭吐出人輒驚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絃排律呂金石次第鳴間以險絕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痾為之醒語言既可駭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濡毫弄點畫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羣星見欃槍爛然溢紙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而君兼衆美磊落

猶自輕高冠出人上誰敢揖其膺羣臣列丹陛幾位鈌公卿使之東帶立可以重朝廷況令參國議高論吐崢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方苦君心欲使發其聲嗟我非鸑鷟徒思和嚶嚶因風幸數寄警我聾與盲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庭樹忽改色秋風動其枝物情未必爾我意先已悽雖

恐芳節謝猶忻早涼歸起步雲月暗顧瞻星斗移四時有大信萬物誰與期故人在千里歲月令我悲所嗟事業晚豈惜顔色衰廟謨今謂何胡馬日以肥

喜雪示徐生

清穹（一作空）凜冬威旱野渴天澤經旬三尺雪萬物變顔色愁雲噓不開慘慘連日夕寒風借天勢豪忽肆陵轢空枝凍鳥雀癡不避彈弋長河寂無聲厚地若龜坼陰階夜自照缺瓦晨復積貯潔瑩冰壺量深埋玉尺凝陰反窮剥陽九兆初畫春回百草心氣動黄泉脉堅冰雖未破土潤已潛釋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為豐年候占驗勝著策天兵血西陲萬轍走供億嗟予媿疲俗奚術肥爾瘠惟幸歲之穰茲惠豈人力非徒給租調且可銷盜賊從今潔鬴庾期共飽麰麦

賦竹上甘露

稍稍兩竹枝甘露葉間垂草木有靈液陰陽疑以時深山與窮谷往往嘗有之幸當君子軒得為衆人知物生

隨所託晦顯各有宜聊以助歌詠兼堪飲童兒

和對雪憶梅花

昔官西陵江峽間野花紅紫多斕斑惟有寒梅舊所識異鄉每見心（一作必）依然為憐花自洛中看花上蜀烏啼綿蠻當時作詩誰唱和粉蘂自折清香繁今來把酒對殘雪却憶江上高樓山羣花四時媚者衆何獨此樹令人攀窮冬萬木立枯死玉艷獨發陵清寒鮮妍皎如鏡裏面綽約對若風中仙惜哉北地無此樹霰雪漫漫平沙川徐生隨我客此郡冰霜旅舍逢新年憶花對雪晨起坐清詩寶鐵裁琅玕長河風色暖將動即看緑柳含春烟寒齋寂寞何以慰卯盃且醉酣午眠

歸鴈亭

荒蹊臘雪春尚埋我初獨與徐生來城高樹古禽鳥野聲響格磔寒毰毸頽垣敗屋巍然在畧可遠眺臨傾臺高株唯有柳數十夾路對立初誰栽漸誅榛莽辨草樹頗有桃李當牆隈欣然便擬趁時節斤鋤日夕勞耘培

新年風色日漸好晴天仰見鴈已回枯根老脉凍不發
遶之百匝空徘徊頑姿野態煩造化勾芒不肯先呴吹
酒酣幾欲掏大鼓驚起龍蟄驅春雷偶然不到才數日
顔色一變由誰催翠芽紅粒迸條出纖趺嫩蕚如剪裁
卧槎燒枿亦强發老朽不避衆艷咍姹然山杏開最早
其餘紅白各自媒初開盛發與零落皆有意思牽人懷
衆芳勿使一時發當令一落續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
與子共醉三千盃

送韓子華

嗟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日
笑語反不共一罇諫垣尸居職業廢朝事汲汲勞精神
子華筆力天馬足駑駘千百誰可羣嗟予老鈍不自笑
尚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枯萬物移
秋春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醇叩門下馬忽
來別高帆得風披飛雲離懷有酒不及寫別後慰我寓
於文

送李太傅知冀州（端懿）

吾慕李漢超為將勇無儔養士三千人人人百貔貅闊
南三十年天子不北憂吾愛李允則善覘多計籌虜動
靜寢食皎如在雙眸出入若變化談笑摧敵謀恩信浹
南北聲名落燕幽二公材各異戰守兩堪尤天下不用
兵爾來三十秋今其繼者誰守冀得李侯李侯年尚少
文武學彬彪河朔一尺雪北風煖貂裘上馬擘（一作臂）長
弓白羽飛金鏃臨行問我言我慙本儒魛漢超雖已久

故來尚歌謳允則事最近猶能想風流將此聊為贈勉
哉行無留

石篆詩（并序）

某啟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瑯琊山唐李幼卿
庶子泉者某在館閣時方國家詔天下求古碑石之文
集於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庶子泉銘學篆者云陽冰
之迹多矣無如此銘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于今十年
矣及此來巳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別篆十餘事尤

奇於銘文世罕傳焉山僧惠覺指以示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紀述詳矣而獨遺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患文字之不稱思予嘗愛其文而不及者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為詩一首并封題墨本以寄二君乞詩刻於石

寒巖飛流（一作洒）落青苔旁斲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之以紙磨松煤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為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崖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羣仙飛空欲下讀常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題滁州醉翁亭

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但愛亭下水來從亂峯間聲如自空落瀉向兩簷前流入

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豈不美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攜酒遠步就潺湲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

贈學者

人稟天地氣乃物中最靈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輪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繩堅金礪所利玉琢器乃成仁義不遠躬勤勤入至誠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敷榮根本既堅好蓊鬱其幹莖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輕

春寒效李長吉體

東風吹雲海天黑飢龍凍雲雨不滴嗔雷隱隱愁烟白宿露無光瑶草寂東皇染花滿春國天為花迷借春色呼雲鏁日（一作目）恐紅篤幾日春陰養花魄悠悠遠絮縈空擲愁思（一作絲）織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尺遠岫參差亂屏碧

幽谷（一作豐樂亭）晚飲

一徑入蒙密已聞流水聲行穿翠條盡忽見青山橫山勢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樹林上有好鳥鳴鳥語谷中靜樹涼泉影清露蟬已嘒嘒風溜時泠泠渴心不待飲醉耳傾還醒嘉我二三友偶同丘壑情環流席高蔭置酒當崢嶸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山色已可愛泉聲難久聽安得白玉琴寫以（一作之）朱絲繩

文忠集卷五十三

文忠集卷五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四

古詩四

桐花

猗猗井上桐花葉何蓑蓑下蔭百尺泉上聳陵雲材翠色洗朝露清陰午當階幽蟬自嘒嘒鳴鳥何喈喈日出花照耀飛香動浮埃今朝一雨過狼籍黏青苔斯桐乃誰樹意若銘吾齋常聞漢道隆上下相和諧選吏擇孝廉視民嬰與孩政聲如九韶百物絕妖災優優潁川守能致鳳凰來到此幾千載丹山自崔嵬聖君勤治理百郡列賢才嗟爾不自勉鳳凰其來哉

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滁陽

吾嘗（一作常）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偶包裹君恩未知報進退奚為可自非因讒逐決去焉（一作詎）能果前時永陽謫誰與脫韁鏁山氣無四時幽花常婀

娜石泉咽然鳴野艷笑而蹉賓歡正諠譁翁醉已寂我
我樂世所悲衆馳予坎軻惟茲二三子嗜好其（二字一作學甚）
同頗因歸謝巖石為我刻其左

吾嘗（一作常）思豐樂䰟夢不在身三年永陽謫幽谷最來
頻谷口两三家山泉為四隣但聞山泉聲豈識山意春
春至換羣物花開思故人故人今何在憔悴頳之濵人
去山自綠春歸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種花勤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生
為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和徐生假山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為山列前簷頽
垣不數尺萬險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谺𧮰或長
隨靡迤或瘦露㘭嵌陰（一作險）穴覷杳杳高屏立巉巉後
出忽孤聳羣奔沓相參霚若氣融結突如鬼鐫鑱昔歲
貶荆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夾兩岸臨江潭常恨江

水惡輕風不留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可談但欲借粉
繪圖之掛紈縑豈如几席間百態生濃纖暮雲點新翠
孤烟起朝嵐況此窮冬節陰飈積凝巖幽齋喜深處遠
目生遐瞻晝卧不移枕晨興自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
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禄古
所慙嵩山幸不遠嶶巖豈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
巖胡為不即往一室安且恬辱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讒

送楊員外

予昔走南宮江湖浩然涉今來厭塵土常懷把輕楫聞
君東南行山水恣登躡秋江湛已清樹色映丹葉羡君
舟揷櫓去若魚鼓鬣君家兄弟才門族當世甲行期薦
賢書疾驛來上閤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子美忽已死聖俞舍吾南嗟吾譬馳車而失左右驂勍
敵嘗壓壘羸兵當戒嚴凡人貴勉强惰逸易安恬吾既
苦多病交朋復凋殲篇章久不作意思如膠粘良田失

時耕草莽廢鋤芟美并不日汲何由發清甘偶閒梅氏
篇不覺日掛簷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吾嘗（一作常）哀
世人聲利競爭貪哇咬聾兩耳死不享韶咸而幸知此
樂又常深討探今官得閒散舍此欲奚耽頑庸須警策
賴子發其箝

和人三橋

笳鼓下層臺旌旗轉長輿橋響鶩歸軒溪明望行炬
北臨白雲澗南望清風閣出樹見人行隔溪聞魚躍
斷虹跨曲岸倒影涵清波為愛斜陽好迴舟特特過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春榮忽已衰夏葉換初秀披荒得深蹊掃綠陰清晝萬
竿交已聳千畝蔚何富驚雷迸狂鞭霧籜舒文繡虛心
高自擢勁節晚愈瘦雖慙桃李妖豈愧松柏後川源湛
新霽林麓洗昏霧猗猗色可餐滴滴翠欲溜況茲夏首
月景物得嘉候晚蝶舞新黃孤禽弄清味窺深入窻蒙
玩密愛林茂依依帶幽澗隱隱見孤岫林蓀縟堪眠野

汲泠可漱鳴琴瀉山風高籟發仙奏暑却自蠲渴心閒
疑愈疢杯盤雜芬芳圖籍羅左右怡然忘簪組釋若出
羈廐刲予懷一丘未得解黃綬官事偶多閒郊扉須屢
叩新篁漸添林晚筍堪薦豆誰邀接䍦公有酒幸相就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洛陽三見牡丹月春醉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遇芍藥時
夜飲不覺生朝霞天下名花惟有此罇前樂事更無加
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送朱生

萬物各有役無心獨浮雲遂令幽居客日與山雲親植
桂比芳操佩蘭思潔身何必濯於水本無纓上塵

雪

（時在頴州作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鵞鶴銀等事皆請勿用）

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疑）莫
犯暮雪緌緌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
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為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
驚幽士虛牕靜閒落酒壚成徑集餅罌獵騎尋蹤得狐

駱龍虵掃處斷復續猊虎囷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鮭
麥豈恤空林饑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
屩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為樂坐看天地絕氛
埃使我胸襟如洗瀹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
漠頹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為發其
端凍口何由開一喙

雪晴

悠悠野水來灎灎西溪濶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風

光變窮臘歲律新陽月凍卉意初回綠醅浮可撥人間
樂朋友鳥哢知時節豈止採芳菲耕桑行可閱

琴高魚

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為溪鱗佳味自可愛
何必虛名務好奇

竹間亭（二首其一已見居士集）

高亭照初日竹影涼蕭森新篁漸解籜翠色日已深雨
多苔莓（疑）青幽徑無人尋靜趣久迺得暫來聊解襟清

風颯然生鳴鳥送好音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斟興盡
即言返重來期抱琴

箕山

朝下黃蘆坂夕望箕山雲緬懷巢上客想彼嵓中人弱
歲慕高節壯年嬰世紛潄流羨頴水振衣嗟洛塵空祠
亂驚鳥山木含餘曛聊茲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西園

落日叩溪門西溪復何所人侵樹裏耕花落田中雨平

野見南山荒臺起寒霧歌舞昔云誰今人但懷古

白兔

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擣藥姮娥宫玉關金鎖夜不閉竄
入滁山千萬重滁泉清甘瀉大壑滁草軟翠搖輕風渴
飲泉困棲草滁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千里
持為翰林寶翰林酬酢委金璧珠箔花籠玉為食朝隨
孔翠伴暮綴鸞皇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霑
席羣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天資潔白已為

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休回首峯巒斷消息

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閒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奈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閒何鮮馬浮屠老子流營營盈市廛二物尚如此仕官不待言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况欲閒長年少壯務貪得鋭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强思此但長歎决計不宜晚

歸耕頳尾田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黄白閒雜鍮與銅（真鍮似金 真銅似銀）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澁短刀何足云

會峯亭

山勢百里見新亭壓其巔羣峯漸靡迤高下相綿聯下窺疑無地杳藹但蒼烟是時新雨餘衆壑鳴春泉林籟靜更響山光晚逾鮮嵓花為誰開春去夏猶妍野鳥窺我醉谿雲留我眠日暮山風來吹我還醒然醉醒各任

物雲鳥徒留連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蕙風涼高亭可四望繞郭青山長野色晚更好嵐曛共微茫幽懐不可寫雅詠同誰觴明月如慰我開軒送清光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師

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纍纍相國東比若衣縫蝨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榻有表曾無實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贈潘景溫叟

秦盧不世出俗子相矜誇治疾不知（一作求）源橫死紛如麻番陽奇男子衣冠本儒家學本得心訣照底窮根厓冷然鑒五藏曾靡毫釐差公卿掃榻迎黃金載盈車語言無羽翰飛入萬齒牙相逢京洛下使我驚且嗟七年慈母病庸工口咿啞恨不早見君以乞壺中砂通宵耳高論飲恨知何涯暫然別我去征途指烟霞孤雲不可留淚線風中斜

學書二首

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絕賴有蔡君謨名聲馳晚節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決

學書不覺夜但怪西牕暗病目故已昏墨不分濃淡人

生不自知勞苦殊無憾所得乃虛名榮華俄頃暫豈止學書然作銘聊自鑒

奉使道中作三首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北風吹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回馬頭若無二月還家樂爭奈千山遠客愁

為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顏老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君還家須飲酒記取思歸未得時

客夢方在家角聲已催曉匆匆行人起共怨角聲早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貪夢裏還家樂早起前山（一作山前）路正長

奉使道中寄坦師

道人少賈海上遊海船破散身沈浮黃金滿篋人所寄吹簸偶得還中州羸身歸金不受報秖取斗酒相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烟寥寥池水漫

白玉菡萏吹高秋夜燃柏子煑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礫威怒黄雲愁五更匹馬隨鴈起想見鄧郭花今稠百年夸奪終一丘世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勉劉甲

有司精考冣中第為公卿本基在積習優學登榮名吾子齒尚少加勤無自輕努力圖樹立庶幾終有成

壽樓

碧瓦照日生青烟誰家高樓當道邊昨日丁丁斤且斲今朝朱欄横翠幕主人起樓何太高欲誇富力壓羣豪樓中女兒十五六紅膏畫眉雙鬢緑日暮春風吹管絃過者仰首皆留連應笑樓前騎馬客腰垂金章頭已白苦貪名利損形骸争若庸愚恣聲色朝見騎馬過暮見騎馬歸經年無補朝廷事何用區區來往為

試院聞奚琴作

奚琴本出奚人樂奚虜彈之雙淚落抱琴置酒試一彈曲罷依然不能作黄河之水向東流鳧飛鴈下白雲秋岸上行人舟上客朝來暮去無今昔哀絃一奏池上風忽聞如在河舟中絃聲千古聽不改可憐纖手今何在誰知着意弄新音斷我罇前今日心當時應有曾聞者若使重聽須淚下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宣州紫沙合圓若截郫筒偶得今十載走宦（一作官）南北東持之聖俞家乞藥戒羸僮聖俞見之喜遽以手磨礱謂此吾家物問誰持贈公因嗟與君交事事無不同憶昔初識面青衫游洛中高標不可揖杳若雲間鴻不獨體輕健目明仍耳聰爾來三十年多難百憂攻君晚得奇藥靈根斸離宮其狀若狗蹄其香比芎藭愛君方食貧面色悅以豐不憚乞餘劑庶幾助衰癃平時一笑歡飲酒各爭雄向老百病出區區論藥功衰盛物常理循環勢無窮寄語少年兒慎勿笑兩翁

擬剝啄行寄趙少師

剝剝復啄啄柴門驚烏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揞紳相趨動顏色閭巷歡呼共嗟愕顧我非惟慰寂寥於時自可警偷薄事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相從酒醒初不戒徒馭歸思暫起如飛鴻車馬閴然人已去荷鋤却向野田中

絶句（臨甍作）

冷雨漲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鮮鮮對高閣

聯句四首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陸經）

寒牕明夜月（歐一作夜月明）散帙耿燈火破硯裂冰澌（陸）敗席薦霜笴廢書浩長吟（歐）想子實勞我清篇追曹劉（陸）若語佯烏可酣飲每頽山（歐）談笑工炙輠駕言當有期（陸）歲晚何未果幽夢亂如雲（歐）别愁牢若鎖雪水漸漣漪（陸）春枝將婀娜客心莫遲留（歐）苑（一作花）葩即紛墮荷當迎笑前（陸）相逢嘲飯顆（歐）

劒聯句（范仲淹　滕宗諒）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范）蚩尤發靈機干將構雄績（歐）槖籥天地開鑪冶陰陽闢（滕）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歐）炎炎崑岡焚洶洶洪河擘（范）雷霆助意氣日月淪精魄（滕）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直淬靈溪泉橫磨太行石（歐）雄雌威並立晝夜光相射（范）提攜風雲生指顧烟霞寂（滕）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夏鼎魑魅世所適（滕）又若引吳刀犀象謂（疑）無隔（范）截波虬尾滑脱浪鯨牙直頑冰挂陰雷皓月秉孤隙（歐）河角起彗

氣雲鋒露秋碧曉鐔星斗爛夜匣飛龍宅（范）舞酣霰雪回彈俊球琳擊鮮揺雲水光臓刮湘山色（滕）青蛟渴雨瘦素虺蟠霜瘠（歐）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影響佞黨摧肝膈（歐）一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范）周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歐）楚子揚軍聲秦師萬首白祥輝冠吳楚殺氣横燕易（范）與君斬鼇足八極停震虩（歐）與君剸鵬翼三辰增熀赫莫使化猿翁辱我為幻惑（范）莫使暴虎人屈我執仇敵（滕）尊嚴侯冠冕左右舞干戚（歐）

功成不可留延平空霹靂（范）

鶴聯句（范仲淹滕宗諒）

上霄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范）幽閒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頡頏紫霄垠飄飖滄浪潯（歐）岳湛有仙姿鈞韶無俗音（范）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歐）目流泉客淚翅垂羽人襟（滕）騰漢雪千丈點溪霜半尋（范）纖喙礪青鐵修脛雕碧琳（歐）巖棲千溪樹澤飲早朱泠（滕）鸞皇自塤箎燕雀徒商參（范）獨翅聳瓊枝羣舞傾瑤林（歐）病餘雲霞段

夢回松吹吟（滕）靜嫌鸚鵡言高笑鴛鴦淫（范）金清泠澄澈玉格寒蕭森（歐）潔白不我恃腥羶非所任（滕）稻粱不得已蟣虱胡為侵（范）天池憶鵬遊雲羅傷鳳沈（滕）風流超縞（一作起縞）素雅淡絕規箴（歐）相親長道情偶見銷煩襟（范）西漢惜馮唐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滕）端如方直臣處羣良足欽（范）介如康退士驚秋猶在陰（范）幾誚鷹隼鷙羈韝俄見臨（歐）還嗤鳧鷖貪弋繳終就擒（歐）秉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滕）片雲伴遥影冥冥越烟岑（范）長飈送逸響亭亭（疑）出（一作幽）霜砧（歐）蓬瀛忽往來桑田成古今（歐）願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滕）

來鷟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句（嘉祐三年見華陽集續添）

賢侯謝郡歸從遊樂吾黨林泉富餘地卜築疏陳莽是時春正中來鷟音下上若賀大廈成喜留衆賓賞（槩）得名因談笑揮墨粲題榜所夸賢豪盛豈止池榭廣人心樂且閒鳥意頡而頏吟罇敞花軒醉枕酣風幌（歐）輕雲

薄藻棟初日麗珠網紅袂生暗香清絃泛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槳波光欄檻明竹飛衣巾爽（珪）虛容涼樾入影與文漣蕩晨飈轉綠蕙夕雨滋膏壤嘉辰喜盍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豈吾倣（洙）得以為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德復可象今此大基構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葉足師仰（絳）（賢侯謂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端愿）

文忠集卷五十四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何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五十（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五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五

律詩一

漢宮

桂館神君去甘泉輦道平翠華飛葢下豹尾屬車迎曉露寒浮掌光風細轉旌廊回偏費步珮遠尚聞聲玉樹人間老珊瑚海底生金波夜夜意偏照影娥清

送劉半千平陽簿（假道歸故里）

嶺梅歸驛路迢迢越鳥巢傾木半喬松徑就荒聊應召桂叢留隱定相招家庭噪鵲爭喧樹夜帳驚猨自擁條何處秋風催客鬢青絲恐逐物華凋（一作銷）

樓頭

百尺樓頭萬疊山楚江南望隔晴烟雲藏白道天垂幕簾捲黃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凋年髮光如葆寧禁恨不待為郎已颯然

夕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雨氣晚成虹燕下斛池草烏驚傍井桐無憀照湘水丹色映秋風

送張學士知郢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旟侍史護衣薰蕙草轆轤要劒從驪駒陽春繞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泛渠千里修門對涔浦好尋遺玦弔三閭

曉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雛烏起城將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裛蘭苕惟有淚秋荒桃李不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兼絮墜榆雨帶錢飄淚翦蘭膏盡弦虧桂魄消祓蘭流水曲游禊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畹蘭苕老

歸有淮山桂樹留聒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千頭嗔條怒穎真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閒居即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握臂如枝骨哀絃繫（一作擊）筋歌無憀漳浦臥還似詠中阿

傷春

蕙蘭蹊徑失芳期風雨春深怯減衣卷箔高樓驚燕入揮絃遠目送鴻歸蜂催釀蜜愁花盡絮撲暄條妬雪飛欲識傷春多少恨試量衣帶忖要圍

公子

黃山開苑獵初回絳樹分行舞遞來下馬春場雞鬭距鳴絃初日雉驚媒犀投博齒呼成白橋隔車音聽似雷不問春蠶眠未起更尋桑陌到秦臺

夜意

蕙炷爐薰斷蘭膏燭豔煎夜風多起籟曉月漸虧弦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烟惟應牆外柳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祕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念遠傷離兩未休南陌望窮雲似帳西樓吟斷月如鉤柳綿飛後（一作處）春應減蘭徑荒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溝水亦應溝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瑤花飛雪蕩離愁鸂鶒驚風下綠疇雎苑樹荒誰共客楚江楓老獨悲秋千重錦浪飜如箭萬疊春山翠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縈回細入雲離懷南陌草初薰茂林脩竹誰同禊明月春蘺定勒文燕憶銅鞮來不定鴻歸碣石信難分東風鬪鴛友應相望懊惱孤飛不及羣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陂夕照寒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翠斂遥山疊氛收古澤寬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棊墅風流謝舅賢髮光如潑惜窮年人隨黃鵠飛千里酒滿樓烏送一絃望驛早梅迎遠使拂鞍衰柳拗歸鞭越禽胡馬相逢地南北思歸各黯然

送目

送目衡（一作蘅）皐望不休江蘋高下遍汀洲長堤柳曲坊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徑蕙風消病渴洛城花雪蕩春愁流杯三日佳期過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曉

小閣回殘夢開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病

渴偏思柘（一作蔗楚詞漢志作柘晉書杜詩作蔗）朝寒怯減衣無錢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奕（昉）

烏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麈驚野（一作烽）火遥知獵目送雲羅但聽鴻六着比犀鳴博勝百嬌柘矢捧壺空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寔

幾幅歸帆不暫停吳天遥望斗牛横香薫翠被秉青翰
波暖屏風詠紫莖江水自隨潮上下月輪間與蚌虧盈
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纔馥徑柳暗欲翻溝夏
木繁堪結春蹊（一作畦）翠已稠披襟楚風快伏檻更臨流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瀾漾歸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來遠浦

青山答鼓送行舟歸心逐夢成魚鳥夜漢看星識斗牛
釀（一作醲）酒開樽誰共醉清江聊且玩游儵（一作儵游）

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扉寒消覺春晝漏永送籌稀蘭
燭風驚爐烟簾霧濕衣清羸急寛帶頻減故時圍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貴垂紳青組名郎領郡頻畫鷁千艘隨下瀨
聽雞五鼓送行人楚波漾楫萍如日淮月開舲蚌有津
千里壺漿民詠溢檣烏旟隼下汀蘋

柳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殘黄淺約眉雙斂
欲舞先誇手小垂快馬折鞭催遠道落梅横笛共餘悲
長亭送客兼迎雨費盡春條贈别離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決決流汎艎青渚暫夷猶遥登灞岸空回首
不見長安但舉頭揮手嵇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忘憂

青門柳色春應徧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園

桂樹鴛鴦起蘭苕翡翠翔風高絲引絮雨罷葉生光蝶
粉花霑紫蜂茸露濕黄愁醒與消渴容易為春傷

即目

李徑陰森接翠疇押簾風日澹清秋晚烏藏柳棲殘照
遠燕傷風失故樓星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緘愁
平居革帶頻移孔誰問無憀沈隱侯

南征道中寄相送者

楚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遊謝墅人歸應作詠灞陵岸遠尚回頭雲含江樹看迷所目逐歸鴻送不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纍怨幽蘭楚俗謡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招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遥哀猿羌晝晦悲鴂衆芳凋紅壁丹砂板瓊鈎翡翠翹如何搴香杜（一作杜若）江上獨無憀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宫漲浪賒鷲峯岑絶倚雲斜嵓披宿霧三竿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盜牙爭起塔河童施鉢但驚沙春蘿攀倚難成去山谷疎鐘落暮霞

送竇秀才

晴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遠躍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目鴻驚不及羣一驛賦成應援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歧多淚始零羞彈長鋏劒終戀五侯鯖陌草薰沙綠江楓照岸青南陵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烟鳳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遠扶桑春老記蠶眠槎流千里纔成曲桂魄經旬始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曉盤雲淚冷涓涓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漢柱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欹驛使駟秋歸柳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佩珊珊頳川此名行聞拜冠頍凝塵俟一彈

勸征

沈約傷春思嵇含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葦）浦人滯白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鬢恐逢秋

鄭駕部射圃

夢草西堂射圃連蘭苕初日露華鮮暈含畫的弦開月

牙筭行籌酒滿船鏤管思催吟韻劇妓簾陰薄舞衣翻

當筵獨愧探牛炙儉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金地敞仁祠講花飄雨諸天近

春漏欹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刼自成池

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别柳減春條隔浦箏音聽已遥千里羮蓴誇敵酪

滿池滮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下潮

如弔湘纍搴香（一作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北

更向雲西待月鉤

榴花

架亂絲縈不自持蜂黄蝶紫燕参差榴花最恨來時晚

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歳欲昏私書歸夢杳難分井桐葉落池荷盡

一夜西牕雨不聞

鷤䳏（一作鴂）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幰塵鷤䳏枉緣催節物

年華不信有傷春

簾

銀蒜鉤簾究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為押

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烟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腰圍行雲自亦傷無定

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烟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濕盡青衫司馬淚

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雨潤堤長走畫轅絮兼梨雪墜春烟東風苑外千絲老猶伴吴蠶盡日眠

井桐

簷歒碧瓦拂傾梧玉井聲高轉轆轤腸斷西樓驚穩夢半留殘月照啼烏

雪中寄友人

楚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鑠曉光飛遥應便面逢人處走馬章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函丈師臨席鏘金璧有經諸生拜玉（一作王）衮欣識象丘形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弭蓋共尋幽鳥哢林中出泉聲冰下流攀條驚雪盡翻袂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一作秦）桑徧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烟夕靄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燎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綵衣榮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霙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悉已披謝因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醉為憐殘蕚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減幽艶惟應有蝶知開謝兩堪成悵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兼呈
聖俞

堤柳纔黄已落梅尋芳弭蓋共徘徊桑城日暖蠶催浴麥隴風和雉應媒别浦人嬉遺翠羽弋林春廢鏁歌臺歸鞍暮逼宫街鼓府吏應驚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氛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搖灝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燐出苑廢露螢飄齋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遥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一作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洛城邊（三字一作拂雲煙）征轅（一作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故（一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遥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已上八篇居士集上載後一篇其不同者五字題云送謝希深今本皆作送王學士希深三訛為王耳）

文忠集卷五十五

文忠集卷五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六

律詩二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兹樓層漢傍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愛客東阿宴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晚訪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夫子卧高齋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懷緑苔（一作蘚）長秋雨黄葉堆空階縣古仍無柳池清尚有蛙琴觴開月幌窻户對雲崖嵩少亦堪老行當與子（一作子與）偕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艷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罇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虚酒色風前緑蓮香水上踈飛談交玉麈聽曲躍文魚粉籜春苞解紅榴夏實初睢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結綬同為客登高獨送歸都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滿重城岧岧出翠甍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走馬章街曉飛鴻洛浦晴清罇但留客桴鼓晝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閤暮霰六花繁朔吹縈歸旆賔裾載後軒睢園有客賦郢曲幾人翻槐座方虚位鋒車佇改轅願移盈尺瑞為雨徧羣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賖芳林逢旅鴈候館噪山鵶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隄（一作還西）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緑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障泥

寄謝晏尚書二絶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煑酒嘗青杏猶向臨流藉落花

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緑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閒果下騮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徹楚坰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相公舊有方城題句）問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腰組人稀識偏應邸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去聲）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波阻空嗟音信遥

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飈野霧雲猶積河長冰未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問陶彭澤籃輿誰見邀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轅聲樹蔭春城緑山明雪野晴雲藏天外闕日落栁間營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慥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山色經寒緑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緑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晚日白鳥向青山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閒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墅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閒聊載酒臺迥獨披襟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琴驚水鳥代塵折山花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閒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哢輕秖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故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山日巖邊下溪雲水上霽遥知懐洛社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時聞敗舉）

黃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遶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卧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紱來尋物外遊褰蘭流水曲弄桂倚山幽波

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翫游儵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與梅二分題）

採綴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晴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雨歇涼飈起烟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釋奠

羽籥興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俎豆兼三代鐏罍奠兩楹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昔齒

公卿胄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光欲秀蟬初嘒菱蔓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晏尚書自嘲

未歸歸即秉鴻鈞偷醉關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題薦嚴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巫亭

平地煙霄向此分繡楣丹檻照清芬（一作汾）風簾暮捲秋空碧剩見西山數嶺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景德寺普光院）

巾屨諸方遍莓苔一室前萎花吟次（一作處）落孤月定中

圓齋鉢都人施談機海外傳時應暮鐘響來度禁城煙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峽歲崢嶸臥聞乳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皐亭

碕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雨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應乗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秪對門野（一作山）花巖草共嶙峋獨吟羣玉峯前景閒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一作尊）縣樓終日獨凭欄山城歲暮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懐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為郎戀疏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埸賔對弈驚鴻送目手揮琴嗟予遠捧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濵惟我曾遊洛看花若故人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曲池涵草樹啼鳥悦松筠相徳今方頼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幾曲松（一作沿）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緑荷深

荷深水風濶雨過清香發暮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慢）水紋揺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緑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浸長江江濶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為一色更無纖靄隔清光

帳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壓枝秋實漸斕斑朱欄碧瓦清霜曉

粲粲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敝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閒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簷間憑高植藜杖曠目瞻前山隴麥風際綠霜鴉村外還禾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顔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瑶林瓊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蟻應須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亭古臺荒半倚空惟有鴈歸時最早柳含微綠杏粘紅

送黄通之鄆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均人相尚食腐魚故俗傳為落頭鮮）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惟宜少近禍親髪況皤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搖露際酒浮山色入樽中金壺恣灑毫端墨玉塵交揮席上風惟有淵明偏好飲籃輿酩酊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横琴介節温如玉嘉辭擲若金趣當鄉士薦無滯計車音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河朔之俗不知嬉遊大名與真定以三月十八日為行樂之日其俗頗盛）

喧喧誰暇聽歌謳浪遶春潭逐綵舟爭得心如汝無事明年今日更來遊

春日獨居

衆喧爭去逐春遊獨靜誰知味最優雨霽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飄浮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閒樂暫偷因此益知為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懷（疑）物甚野其意有戀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為寄且警激

之

峭巘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島嶼百仞起樓臺太守凭軒處羣賔奉笏陪清霜薦丹橘積雨過黄梅逸思歌湘曲遺文繼楚材魚貪河岫樂雲忘帝鄉回遥信雙鴻下新緘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境）自笑擁邊埃龍漠方多孽旄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鼙鼓或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筆牧豎亦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峯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趁新年史君功行今將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鷺鷥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兼雨獨立亭亭意愈閒

贈歌者

病客多年掩緑罇今宵為爾一顔醺可憐玉樹庭花後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霽色初含柳餘寒尚勒花風絲飛蕩漾林鳥哢交加獨有無悰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遁名青山對高卧白首喜論兵氣古時難合詩精（一作清）格入評公車不久召歸袖夕風生

行次壽州寄内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博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悰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宫姊妹爭新寵湘浦皇英望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盛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梅聖俞張堯夫張子野延仲與予皆

（在洛中）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北庫酒醪君舊物（延仲前守汝陰）西湖烟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勝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節
閭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閒耳目益聰明
長松野水誰為伴顧我堪羞戀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掞

波光柳色碧溟濛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盡
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佳客絃管聲來颺晚風
半醉迴（一作還）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甲午四月潁州張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少
猶把金鍾勸主人黃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清晨
佳時易失閒難得有酒重來莫厭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輒亦課成拙惡詩一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自非峻節終無改
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為乏陪祠
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當同醉睢苑風霜暫破顏但喜交情久彌重
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强飲猶能倒玉山

留滯江（一作五）湖應不久多為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許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
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
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一首已見居士集）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秖自傷氣候愈寒人愈北
不如征鴈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帝
念宫臣舊恩隆衮服榮春風緑野逈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耆德
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樽談笑列嘉賔
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重
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閒水石悲笳風日慘山川
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舫齋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為我留紅旆
猶記栽花白髮翁

文忠集卷五十六

文忠集卷五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七

律詩三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
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緑綺塵埃試拂絃
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樽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
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哀柳岸撫柩送歸船

雄心壯志兩崢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為世寶
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露聲
自古英豪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黄鵠飛不到

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江波
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虛名來
者茲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誚其陋講勸在公卿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
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路久開
何異鱣魴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夜靜樓臺落銀漢
人間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暑雨初
敢向聖朝辭寵祿多慙禁籞（一作闕）養慵疎
清晨下直大明宮馳馬悠然宿露中金闕雲開滄海日
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病翁
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晝閣興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
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闊驚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
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茫外
花發池臺草莽間萬井笙歌遺俗在一樽風月屬君閒
遥知為我留真賞恨不相隨暫解顏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羡繡（一作錦）衣榮昔時結客曾
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獄務
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宮壇青陌賽牛回玉琯（一作管）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傳
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牕待曉迴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果禽初變

共喜釵頭鷰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遥認春雷響
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琯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鶯百舌綿蠻語
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煤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兆
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歷五年詳見卷末）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尚欲挽行輈一罇莫惜臨岐別
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間意
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籞皇居接香畦鏤檻邊分渠自靈沼種稻滿瀧田六
穀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曉謁
龍墀罷行瞻鳳蓋翩粹容知（一作和）喜色嘉瑞奏豐年裒
病慙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功全拜賜
秋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來綴侍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胸懷磊落逢知己氣畧縱横負壯心玉麈生風賔滿坐
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暖山田美雨雪春寒土屋深
自古幽并重豪俠秖應行樂費黄金

鶴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意
日斜閒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黄水闊天低雲暗澹
朔風吹起自成行

鶻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黄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
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簡聖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宮樓臺碧瓦輝雲日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尚能聯句惱詩翁凌（一作臨）晨已事追佳賞緑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祕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猶）不死況君門戶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為白髮翁

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牓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誌刻話言能記有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漲酒誰瞻壠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墀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縈仙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罇酒屬吾曹羨君年少才無敵顧我雖衰飲尚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暈花藥新成蜜滿脾鶯燕各歸巢哺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瀲瀲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蓋罩却紅粧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鏁曲池莓苔繞岸雨生衣緑萍合處蜻蜓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者

風牽釣線裊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見（一作足）水烟埋却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奈寒惟有東籬菊金蘂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驚雪消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濶
横載兒童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祕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徧朝紳因言禍福兼忠孝
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韁鎖若牽拘久羡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譽
偶然章服裏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儁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念
昔趨黃閤相看笑白頭盛衰同俯仰旌旐送山丘
連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社
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烟蔽日深
平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檟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麈
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緑雲破淮天月自明

醉倒離筵聽別曲醒來猶尚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貪聽罇前歌裊裊
不聞牕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蘂更約新春探柳條
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宮牆鏁禁城沈沈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燈交晃
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間鈴索久無聲

鑾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宮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甫景仁舍人聖俞博士

鎖印春風雪入簾天寒烏雀聚空簷青幡受歲兒童喜
白髮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清吟擁鼻對冰蟾
相從一笑兩莫得簿領區區嘆米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罇前殊未減清歡緑醅自有寒中力

紅粉尤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荷乾客舟閒卧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桂魄今何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嗣以嘉（一作佳）篇豈勝欽玩聊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一作長）凜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章騁（一作足）富饒嗣以嘉（一作佳）篇誠厚貺遠慚為報乏瓊瑶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津緑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予昔遊漢上嘗愛其山川迨今十六七年矣）顧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女游堤上人看仙翁擁道邊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春酒響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予慚批鳳詔（一作諾）君歎守螢

燈病骨羸漳浦官書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清冰

和原甫舍人閤下午寢歸有作

遥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緑蕙芳五色詔成人不到萬年風動閤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陋巷相過意未忘揚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共）黄粱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虵意盡袪諸老何為譏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沈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世踈誰謂文章金馬客翻同憔悴楚三閭

試筆

試筆消長日耽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黄犬可為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抔土欲塞九河流

齋宫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宫詠麥秋緑陰佳樹覆牆頭重來滿地新霜葉却憶初聞黄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敝居回看如蛙穴華字來棲若鷰身（寄宿人家）敢望笙歌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遠近大水稼穡何望）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邱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丘二載足（三字一作兩郡半）間辭近詩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逍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為無事者人間萬事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作是）心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在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頴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為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推恩致仕許依舊兼職自王仲儀始今某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退休之請追懷

平昔不勝感涕輒為短句寘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烟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社行處人爭看地仙酒面撥醅浮大白舞腰催拍趁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興何長琴書自是千金產

日月閒銷百刻香尚有俸錢酤美酒自栽花圃趂新陽
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丘林遂解纓欲借青春藏向此
須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上生
漫（一作謾）説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

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醻一鍾
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緑苔西堂瀟灑為誰開愛酒少師花落去
彈琴道士月明來鷄啼日午衡門靜鶴唳風清晝夢回
野老但欣南畆伴豈知（一作峯高）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懐寄北京韓侍中二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頴水濆曾看元臣調鼎鼐
却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百分
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羣

青殿宫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閒中得
强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
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顔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士
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閒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日
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豐穰
樞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答判班孫侍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恩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病
太平時得作閒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
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緑陰黄鳥春歸後紅蘤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頼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況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强猶須託短篇

寄韓子華（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囏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

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頼水閒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見蔡絛西清詩話已下續添）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内傳昨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却扇見新篇

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子履姓陳）

長橋南走羣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絶如哀彈我來據石弄琴瑟

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剥耳目異秖疑夢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閎放莫可攀高篇絶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閣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不疑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已詩可以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五首内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一篇即此詩

其它或全改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時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家潤色也

文忠集卷五十七

謹案卷五十五第九頁後八行夢草西堂射圃連刊本連訛連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何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五十八（五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五十八

外集第八

宋　歐陽修　撰

古賦（雜文五首附）

紅鸚鵡賦（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其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咸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黙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

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特殊其質不緑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嗇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夭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為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竅泄和澆淳雜偽衣羔染夏强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為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蠧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為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疑是遇字）坐思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疎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予兮為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為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怳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世之言曰死者澌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為實夢之所得者為

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一作可）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搴芙蓉於水濵嘉丹葩之耀質出淥水而含新蔭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淪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一作而）託根挺無華之淺艷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自得兮及薫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下）晼蘭哀夢池草密慘羣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而）迥出可以嗅清香以析酲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其晚浦煙霞水亭風日投文竿而餌垂泳萍莖而波溢蕬縈藕以全折杯卷荷而半側墜紫葩以歆煙飲紅芳而向夕可憐影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遏以似起碧露合而乍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北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

即廣陵之清（一作青）骨爾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薫香然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沓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而待檝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脉脉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閒麗也香荃橈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蠕賦（并序）

詩曰螟蠕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又稱焉嗟夫螟蠕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之為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為人父母生之養育劬勞非為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阜隸嗚呼所謂螟蠕之不若也

作螟蠕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蠕與夫螺蠃異類殊形負以為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句兮甲者斯萌物賴皇

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羣以聚穴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寖將深皇心惻兮傷爾蝎彼鷙鳥兮善啄吾利汝喙兮饑汝腹飛以鳴兮啄且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癭兮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饑渴蠹日滋兮鷙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訖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裳金不鞴治兮器不刃鋩木至老朽兮不見菑殃聖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賈蔽風避濕兮修容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為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而與倕丹髹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鉤曲鬬兮華照欄梯高構嶮兮目精眩地禿而赭兮山襟而寒材者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兮重閣陰屋皇民暴嗇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為是既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

小縱大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蠹未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怳疑在兮杳難追髧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

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宫頌（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臣歐陽修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宫於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於千萬世甚盛德也修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於兹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宫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賔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

發名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氂玉旅於闕庭納於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中浹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内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於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歌詩之詠）流於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為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宫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宫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

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詒豈難於動民而遲其咎（疑）耶特（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宫之制夷山為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闕下詞曰

巍峩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潚淪道源滙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蔥蔥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於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宫弗室神何以驩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迺以荊灼迺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宫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守有廊有廡有

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正位於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於此靈威神馭其宫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於中必見於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為公子丞相衛公

章

州名急就章（并序）

叙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為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别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斂陝涪幽駢聲相

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宋歙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寧吉蔚悉永郢鼎潁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賓宥湊憲兖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郴黔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虢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閬（句）絳獎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闕）冀利（句）濟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儋南（句）嵐鹽甘嵓（句）至於許汝婺處（句）楚普潞叙古（句）魏惠桂貴（句）遂貝瑞巂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亳溥洛（句）莫涿朔鄜拓（句）眉黎齊池斳（句）施伊西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牢（句右皆十）邛通龍洪蓬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右上二）連綿澶安延丹端（句）宣檀驩蘭潘田巒（句）湖蘇舒滁廬渝瀘（句）梧蒲徐鄘扶儒禺（句右皆十四）秦邠麟汾（句）均陳温春（句）筠辰文循（句）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

詳昌瀼長（句右皆十六）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洺（句）涇寧昇榮橫滕（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十四）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濵賔融容渭衛全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嬀龔恭汴辨涼梁祁岐鄯單宿肅磁慈濰維峯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劒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

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富瀧當四州偶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文忠集卷五十八

文忠集卷五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九

論（時論三首附）

本論（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甞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

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

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

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用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内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彊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産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絶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厢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

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日月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

無人也彼或挾材藴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奥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

枝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圜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内削方鎮無强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内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乘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内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三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内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

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内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此七論公後刪為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

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三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别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

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為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為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嘉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

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一作盛）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為周史者記周邵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為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

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説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禎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久而稍稍并合天下猶分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為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説也其説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説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

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闗東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有）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為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

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為心然成湯尚有慚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强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爪分（一作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

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徳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一有乎字）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徳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内（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徳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夫（一作乎）周之為周也異

矣其徳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懐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徳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于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

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國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徳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强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

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强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為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强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强其最强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一作又）强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為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為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為唐猶後漢之為漢梁盖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懐四夷而縻之忠臣茂貞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强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一作服）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與昪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絶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

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況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貞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人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説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猶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為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大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貴而姦雄篡弑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德不及湯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民以爭敵其任賢得人孰若漢唐之始）也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為正統茲非誤歟（魏以吳存至于晉而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為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聖人不生而暴僞

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一作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

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一作又已）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

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

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一作責）

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一無四字）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

自如（一作乏）也故曰有無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

士（一作事）富且（一作與）貴者化麤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為）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

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歲）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

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疑）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鋭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甞闕國家弭獯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偫罔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餫）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甞建明利害稍致倉廪羡餘但守空名曽無實效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時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無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歴朝而下

涇陂如是或曰亦甞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闕（疑）畎水衡民田秖百戸妨閡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七而害三亦甞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玆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倣傚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間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内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

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雁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髙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冦近世晉髙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為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為邪律之壽故今劃塞

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絶古（一作虎）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冦徑度常山陵獵全魏亶淵之後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生矣非北（一作索）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為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瀰漫橫絶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冦于茲城駐牙帳數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即戎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冦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轂與諸城栅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馬有榎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

狄之心豺鷙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兵伺吾人之顛頹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埸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續添）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邪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

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纘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纘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

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邪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

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為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學記曾鞏文也（綿本亦誤收） 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以後暨薇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刪去惟京本英辭類稾似少偽妄而代曾參答弟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説

文忠集卷五十九

謹案卷五十八第二頁後四行生以才夭按唐宋文醇夭作戾卷五十九第十八頁前八行弋仲以羌刊本弋訛成據晉書載記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何瑞
謄録監生臣朱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至六十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六十

外集第十　　宋　歐陽修　撰

經旨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

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鸜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記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内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

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盖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

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為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彖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為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彖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怪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為凡卦及彖象統言一卦之義為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順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無以（疑）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象彖辭大義也大義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為言所

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于臀腓鼠豕皆不遺其及于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為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為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

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

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

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據其迹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彖詳矣推是而

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

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淺深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者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道

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無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為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無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土）俗善惡之事濶廣邃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蕪泥云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

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

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而字）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一作始）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

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者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

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絶之太遠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遠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絶其王苟絶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絶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一作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

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鄶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為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一有聖字）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為誣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黍離以下皆平王東

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性情性情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

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强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强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强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

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絶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為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無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録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絶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為鄭氏者獨（一作又）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文忠集卷六十

文忠集卷六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一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黄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為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亡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即為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一有考字）以來畜德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禄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既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二字一作既）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其年始為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其人女其賢為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塟譙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

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閒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官）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興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羣書日釀酒為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説授學校（一作徒）子即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一有敢字）顧資產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于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為善之效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為賢也噫今有人

（一作人有）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為僕隸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蓄德所享固不同邪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為之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褐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鄉之有碑由子為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能譜録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為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為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册錢鏐為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

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鄖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蠙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羣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為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

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為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祕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為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為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

為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為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為進取其官業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為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

質朴諷使少改其為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於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糺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頴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窳為文章在位稍以為患皆以謂天子用者老

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邑三百戸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闕）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廕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泳漸沆渢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廕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甞以族顯於漢為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斵）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曾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痝裂焚蕩剪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甞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葢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數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一作於）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頻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

歲峽路轉運使薛領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為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簀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吏疑互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讙（一作歎）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

郎為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荊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疑）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生平強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勾踐勾踐之後有無疆者為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為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

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為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和和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偃皆家吉州又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為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兎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

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生明察凡為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寃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為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者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邱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水氾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

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温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兮嚮用兹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氏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為燕人十三代祖儀為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偽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禄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予為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為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

為屏左右聽其説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悦曰且可以職縻之以為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温州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禄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為也已乃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録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為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之君疏河為别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喪不許以監黄州商税餘年課為最召還在道用祀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為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黄目舉君材任閤門祗候有司限例不行得

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聞黄目死前擧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陽門外慶歴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葢茍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乎胥君永矣玆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為時顯人天聖明道間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内仁其家其爵

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公於（一作于）太保諱景之廟為曽孫太傅諱温瑜之廟為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為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班借職九遷内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為人果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髙少好學嘗為文詞仕雖不章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代薪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摇喜倡事以相驚譁遂緣為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歴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廨

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與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歷善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為陝西轉運使屢為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適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為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為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

之西原祔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粤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文忠集卷六十一

文忠集卷六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二

碑銘

漳（一作鄣）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荊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從其家齊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

生三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廨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内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為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内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褚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跛墜自開封及其為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為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為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某葬也洎為某官濬為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

嗚呼（一無二字）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其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即為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劉繼元露布至守

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為梓州榷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伐近郊林木内城中且日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有餘可給薪蒸為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塹壁凡圍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

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為大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内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亾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字一作于市）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火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為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既而為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後為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

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還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户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内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折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還吏部郎中直

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一作在）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為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為及居西京不闕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疑）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衢州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為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為之見于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于）杭世久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

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竈正竈文竈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竈誠於其葬也竈正為郢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竈誠襄城縣尉君為人沈朴謹儉官能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先人有鬬訟常兩諭之初强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自（疑）為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

為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廪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斂亦經之效歟銘曰

張世居郢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為家榮去郢而汝從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書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脈曰疾勢甚盛脈宜洪今細蹙殆不可為晝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内淳固外曠簡不妄與人交初為河南府推官後為司録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士年七十三歷官至

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海歐陽修為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豈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可無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為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

（此乃瀧岡表初稾其後刪潤頗多題曰瀧岡阡表在居士集第二十五卷）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禄事賔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是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賔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為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己而為仁與孝不取於人也修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其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修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修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葢自先君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養又二十有三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

年七十有二修竊自念為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焉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為吉州廬陵人至于修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囷倉莪莪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于修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踈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修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槨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粤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修母鄭夫人槨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公在憂制舉祔塟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修年二十餘以其所為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修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為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為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為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修既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

為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為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清泠兮將絶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為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于下土昔事姑兮今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藐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忘諸幽松風草露兮閟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 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絶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為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修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己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修為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廪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塟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

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一作兮）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文忠集卷六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朱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三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六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

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其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為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羸奉祠宇為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髙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弈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為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氏之為獨牓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濶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守）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一無此字）歲月云從事歐陽修遂為（一無二字）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驁悍猾驕善貨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判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譏之為己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哃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為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

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為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閈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為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一作書）吏方相驚然莫能為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為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為伊闕縣主簿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為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為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為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

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既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其年某月歐陽修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為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為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

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嵗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為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為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為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為國故民熟兵鬬饟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嵗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嵗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岳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巡檢使内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為）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或從糸）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造之嵗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游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游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

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奕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懽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時之勝而為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荊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

人自閩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内幾一（一無此字）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急）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為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一有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益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盍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

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閤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閒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與）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一作奇）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代樹記

署之東園久茀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為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脈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為杏地邪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

説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持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葢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説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記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籜榯筍之贏歲尚十數萬緡坐安侯（一作厚）利寧肯為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為好事

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鐮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為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為慢齒王民為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修竹環繞陰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為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

足以舒憂隘而娛窮愁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為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鯈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四字一作是為壯哉）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一無此字）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為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為壯哉故名其亭曰游鯈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揔六十四間匠者其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圬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郢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為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盂之具所（一作之）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即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閭吳歈不懐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

而樂此土邪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大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賙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

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婾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磨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斸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逾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

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礱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

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

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記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慶歷六年（闕）月（闕）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甞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

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疑）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為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之惟吾二家皆為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不顯然其同

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絶也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既壯而從祿養其為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顯榮于朝廷而列于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苟天之福眉壽于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為如何予曰嗚呼為善之效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於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為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為張越琴其一傳為樓則琴其一傳為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虵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為古琴葢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為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為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琴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燿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為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寐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必多學要于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

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振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農桑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于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盖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饑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

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于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壠畝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

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廡

文忠集卷六十三

文忠集卷六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四

序一

仁宗御集序（英宗皇帝宻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咈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為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為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

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祫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為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嵗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闃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嵗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屢纔一二而已故敘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幾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閒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己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為宋仁宗噫仁之為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名聲為韁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慍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一作宜）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諷含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

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掎裳摩趺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葢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内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搢（一作薦）紳議者咸傷冤之君方澹乎沖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齎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為贈夫恢識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邅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一作索）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來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鑱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為浮泛釣魴擉鱉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頹怪盤絕之險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儐旁扶登覽（一作覽登）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閒者宜之修為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閒者因相與期

於茲夜宿西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戸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為輕重河南大府也叅軍雖卑以望而髙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髙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

二歳而甚者半歳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其相其將其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歳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容由河南出者入不俟於疆去不餞于郊送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葢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叅軍者邪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叅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馬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為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戸曹叅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輩（一作背）視而槩易之居一歳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疑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歳而

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達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一作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

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著）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為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為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箕簴

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為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葢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為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試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

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為吏于此羣居肩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為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修在餞中率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劘為最深是以（一作既）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友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之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一作其）止也於詁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葢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

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賔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一作所）字如此之盛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一作字說）

寅之為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賔出日寅餞納日云者

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勑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皐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為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别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一無此字）直識其次第而已至於（一無此字）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為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為淫虐然猶身（一作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鯉又有饋者乎則是真為識别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葢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領）鄉進士自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為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一作卓）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羣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為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以（一無二字）距今之為者其修已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且（一有又字）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鋭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無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

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不貪以為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葢被知者之用且祗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為秦官出入殿中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為之至有伺求以為察剛訐以為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茂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沈正闊達大體然後謇謇王廷為天子司直之臣況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

蘭臥錦為世名郎緣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頹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軷長道撩袪為（一作而）別又烏足效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為書無所不備故為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葢滯者執於象數以為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詳焉其為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修序

文忠集卷六十四

謹案卷六十三第七頁後四行傾崖怪壑刋本傾訛須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朱　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六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五

序二

删正黄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一作求）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過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

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絶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黄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

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録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黄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不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一作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勅

限甚者笞而絶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一作於）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有（一作且）緩急近而易見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

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忠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

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修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斿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

鞭長跂（一作峻）强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尹歐陽修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

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邪是亦不得為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

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葢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

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偽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況其文乃概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

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為繫辭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為有訓故（一作詁）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嘆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

經為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

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説（比卦六四之類）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板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為葢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

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為信因令善畫工來松（一作摸）寫以為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横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為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為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為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為七賢圖六幅曰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某十許（一作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闇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為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

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葢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為作贊并序

龍茶録後序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録叙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葢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一無此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

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一作但）家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一有致字）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録輙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而剏自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修書還公期書室

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字一作曰願令）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歛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臝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其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

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

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効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逋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其在其處其在其所矣懌盡鈎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媼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其所取其盜卒若干人於其處取其盜其尤强者在其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

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盜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甚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劒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

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文忠集卷六十五

文忠集卷六十六

外集第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書一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一作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

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一有謂字）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

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册（一作册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與）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

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

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賔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温容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雁雉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鴈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

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賔幣篚延為上賔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棐）

修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為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為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為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一作好）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閽謁者以道（一作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自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

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賫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閑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惠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為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典）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剗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者歟

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邪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傅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

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疑）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删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絶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云者）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如）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

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斗斛飭字）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探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又）敢務為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修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别則問疾病起居以為相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

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辛）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

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

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第二書

修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

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特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隷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隷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

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一作祿）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

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悸修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踈淺（一作賤）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為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察吏宜有助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為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為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為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蓍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為寵答其為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其聞古之為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

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為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其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一作雅）救民愁無為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為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為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三字一作狂者）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

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其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絶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强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畝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為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為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有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閽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文忠集卷六十六

文忠集卷六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七

書二

與范希文書

修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為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為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

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者（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名虎申（一作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此字一作生）於其

時親見其所為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圉執鞭扑猶為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一有也字）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

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為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閣下二字）之於楊氏不為無恩矣某不肖其（一作莫）能繼（一作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閽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蓍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修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為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

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至於）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俛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邪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三字一作不疑之）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襃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

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祿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

默（一作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

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絶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曽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渇欲問者别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叅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一作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絶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

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曽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秪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修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荆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倏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修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為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為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曽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修本所取法此傳為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為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修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為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修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

榮事今特告朱公（閎）介馳此奉洛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齎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　慶歷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叙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為是甚善甚善子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為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況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録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　慶歷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修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為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胸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修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修素謂諸君自為寡情而善忍世事者尚如此況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修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説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寛自愛乃佳

同前　慶歷五年夏

某頓首令春子漸兄云亡修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卧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修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卧在牀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為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為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為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修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尚有逭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強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子漸為人不待縷述修自知之然其所為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别多年不知子細望録示一本修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修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

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為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洛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謹頓首復書於判官秘校足下修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之甚）辭也修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

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修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愧爾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而輒奇凶其狀可為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之仁也故修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

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温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為善也故修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為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文忠集卷六十七

謹案卷六十五第十三頁前二行三行以免短使

送三班按免短二字未詳

第十一頁後六行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

刊本狂訛作據唐宋文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朱　恂

謄録監生臣單可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六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八

書三

與謝景山書

修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蔕（一作柢）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駬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常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

若欲衒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辨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頗得書信往還今者玆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内翰書

修啓修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特憐憫寛而置之今月六日鄱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修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奬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摭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蕞爾之質列（一作限）於囚拘瞻望門牆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侔）第一書

修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為遠近親踈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為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茀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為刑禍禄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於文著於行而質於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而）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君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為過失以取累不得為完人此吾子之所惡也僕知道

晚三十年（一作以）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為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為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為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為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未為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為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修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修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片（一作研）在近郊數大冢之間圖經以為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

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教學為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吉儒冡（一作玄儒冡）先生碑冡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

悉以條示幸甚幸甚源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内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

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奬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效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

再拜

（按内翰胥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既與刁君不應稱丈丈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胥公當考）

與陳員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感者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辱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

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非宜足下之所以賜修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傅嚮者謂舊禮不足為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為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偽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為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為積習以（一作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

為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於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為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旦（一作且）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

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

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修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為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為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為如何但日冀公私常福爾春暄千萬為國自厚（一作重）不宣修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修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為

是蓋吾子自信甚鋭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為然誰能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以自出之説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説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會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為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説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誡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修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為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修亦粗塞責不愧於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修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為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韙然閎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辯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為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

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為謝

文忠集卷六十八

文忠集卷六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九

書四

答宋咸書（至和二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為答兹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於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汩汩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禄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黙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為如何尚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為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

修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為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為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内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尚繁伏惟為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修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修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

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潁在潁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於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於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修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修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為宜爾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修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於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修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尚不暇少留以盡修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為恨也去年辱書于潁

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為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為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為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謂閎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啖一臠之味而思快意於五咢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修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絶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録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修再拜

同前

修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髙陽説如此為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歷乙卯為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歷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啓）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

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絶近次則出湖南已為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嗽無悰姑此為報

修頓首

同前

修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歳誠如所論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歷八九年後徵為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説不較可知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為定當兩載之使來

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如何）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修再拜　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修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修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於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修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為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為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為錄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修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弑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為思之如何

同前

修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鞦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彦超曰願為山僧望公庇護彦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為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修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修啓信宿為況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畧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其時為幸修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修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要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謂卜日尚遠遂未曾銓次

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為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復）一月在牀塵之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為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修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別無報荅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鬬速也茍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況治命不用邪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即尤好也然

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為便緣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紀録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續得録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修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為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修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為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修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奬未有若修之勤者修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

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為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録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斷獄之類）然又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茍見信甚幸或俾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為人來求者多葬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為善昨禮院定謚曰正獻（清白守節曰正正避御名音同所改也文賢有成曰獻義兼文節文正矣）知己今不可得每臨公

事但知感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修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閤儀帖

入閤之禮起自何年（閤是何殿）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修啓辱示甚煩尊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為明宗置内殿起居又復入閤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閤本制也（然不見起年代）初今乃入閤却御前殿（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閤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明宗失之至今遂）爾含元大殿（大朝會）宣政常朝（謂之正衙本為玄宗朔望以陵寢薦食不復御正殿始於便殿召入宰臣已下此入閤之漸今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失之矣）延英便殿（亦謂入閤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立而奏事訖賜坐茶湯延英賜坐而論事蓋漸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月中九度開延英入閤仍於一度開延英一日行之）前殿入閤（唐末即於朔望日前殿正觀殿行入閤自後唐至國朝並於文明殿行入閤皆非便殿或指朔望宣政為入閤尤誤說也）修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為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録序書

修啓鄙（一作曩）在河朔不能自閒嘗集録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罹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蕪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歷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輙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而）自視前所集録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説常見貶絶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説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

矣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卻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景祐三年續添）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為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

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強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為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為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修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方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為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京本英辭類稾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錄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於左（見居士集四十七卷）

文忠集卷六十九

文忠集卷七十

外集第二十

宋　歐陽修　撰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為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為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為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之所為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為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為相後之人言為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概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為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為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鄉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

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謚議

贈太尉夏守贇謚議

議曰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塗得謚莊（一作壯）恪公自束髪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

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奬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法宜謚忠僖謹議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威亘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

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修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修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修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備凶飢民食糟麥為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神之所作其忍不為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寃枉之無訴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為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為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户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閔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閈方巾車而即路屬暑雨之

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飈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為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尚饗

祭金城夫人文

修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修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為之恥富與貴不為之榮雖得於内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頴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文忠集卷七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布旦
謄録監生臣單可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七十一至七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七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二十一

譜

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桂里

歐陽氏之先出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至允常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傳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孫分立於江南海上受封於楚為歐陽亭侯亭侯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子孫遂以為氏漢高滅秦得無疆七世孫搖復封為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之後因有仕漢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於北一居冀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居千乘者曰和伯仕於漢最顯世為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是也其居渤海者仕於晉最顯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

歐陽堅石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兄子質以其族奔長沙由是子孫復居於南仕於陳者曰頠威名著於南海頠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於唐尤顯皆為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為封望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琮八世生萬萬為安福縣令生和和生雅雅生效楚效生謨託詑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為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八祖之後蓋自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於僭偽歐陽

氏遂不顯然世為廬陵大族而皇祖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統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三十年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於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麗兄之子乾曜又登於科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今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踈而其達於仕進者何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餘休列官於朝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聞夫無德而祿辱也適足為身之愧尚敢以為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為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

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八祖歐陽氏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嘉祐四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孫修謹序

譜圖

景達（生一子） 僧寶（生三子） 頠（生二子） 紇（生四子） 詢

盛（闕） 亮

邃（闕） 德

器

約（生一子） 肯

詢（生四子） 長卿（闕）

肅（生一子） 顗（闕）

倫（闕）

通（生二子） 幼明（生一子） 昶（生二子） 璟

幼讓（闕） 琮

自琮以下七世譜亡琮之八世孫曰彪彪弟曰萬萬以下世次如左

萬（生一子） 和（生一子） 雅（生二子） 效（生三子） 謨

託

誼

楚（生三子） 堂

弘

戉

託（生三子） 鄠（闕）

郴（生八子） 俊（生一子） 翺（生一子） 葛

仲（生一子） 宏（生二子） 至

起

儀（生四子） 猛（生二子） 綬

麗

谷（生二子） 煥

炳

寬（生四子） 曦

暐

晃

煦

戴（生一子） 鑒

伾（生一子） 素（生三子） 霈

曉

藹

信（生一子） 端（無子）

偃（生三子） 觀（生二子） 昞

脩

旦（生二子） 宗古

宗道

曄（生三子） 宗顏

宗閔

宗孟

佺（生一子） 翦（生三子） 暹

凱

勳

儆（生三子） 頫（生三子） 羽

景

昱

顗（生一子）

頊（生一子）

邦闕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疎宜有詳

略其上世遠而支分疎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於吉州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為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郴字可封仕南唐為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為孝德所感為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鶯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夫人累封

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十六）仕南唐為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伸（第三十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滁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十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為儒林鄉歐桂里其所居履順坊為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處士諱伾（第三十九）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四十）仕南唐為靜江軍團練使（據宋輿所撰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為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享年二十有五葬曾家莊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四十一）少以文學著稱南唐恥從進士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為文十餘萬言召試為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諱佺（第四十二）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儆（第四十三）仕皇朝為許田令葬奉新累贈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翺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為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外郎葬傳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為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為人方重寡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為政清廉簡靜所至

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吉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大君鄭氏累封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瀧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為鄉里所稱葬烏龜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曄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黄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禄分養孤遺其兄之子修少孤教之如己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修者以參知政事遇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翦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潁字孝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閬饒八州為政務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顗為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頊為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為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為別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為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

文忠集卷七十一

文忠集卷七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二十二

譜（牡丹記附）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鸜鵒眼為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為貢亦在他硯上然

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為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岩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

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黒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為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為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攜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

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竒此硯以為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鋩者尤發墨歙石多鋩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竒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斲以為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為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羲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絶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羲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為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七字一作終列第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

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黄芍藥緋桃（一有碧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自字）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一作居）二河間（一有最字）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崐崘（一作混淪）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鬲（一作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一作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圓（一作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為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為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為災地反時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止）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得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

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鞓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蘂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擫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擫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蘂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

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為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浦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斵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棗）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紅者單

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馲駞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鞓故謂之鞓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一作其）本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蕚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蕚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擫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擫之九蘂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蘂為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為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蕚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蕚左花者千葉紫花（一有出民左氏家字）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

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為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為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音篆）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為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

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為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荊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為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五字一作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云云一叢千萬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

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為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蔕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篦子人家治地為畦塍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家也）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蒻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户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可）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能殺蟲

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窓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稾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晝錦堂記余家

集古録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於其家方走人於亳以模本遺予使者未復於閩而凶訃已至於亳矣蓋其絶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文忠集卷七十二

文忠集卷七十三

外集第二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雜題跋

書李翺集後

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翺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槀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

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

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一作直）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

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稾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稾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翺文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一作識）其性當讀（一作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為秦漢間好俠（一作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一作諭）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凡昔（二字一作況迺）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羡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一作而）無時爾此其（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

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知）翺憂者又皆賤（一作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

夫景（一作皇）祐二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葢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復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

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

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

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寃（一作怨）也故於其銘又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翶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冲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為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

陽修書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作謀主）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為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為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雅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一作官）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緘（一作滅）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為奇贈翰林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鸎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一帖公為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廬陵歐陽修

同前

李公為人端重清方為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修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道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修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人士）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為耶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為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彥）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而字）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一有當皆字）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

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為工以謂畫以形似為難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為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修題（一作俗言見畫鬼神者易為工以其人不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沒於無有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修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為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為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於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於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為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於家予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

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為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為十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為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為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一作世）之

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

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為動造精絶世人多藏以為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為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維不以智造而功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妙）而其（一無此字）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為之限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為之者（一無此十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絶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絶而非名花昔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一無此字）不兼萬（一無此字）物之美故各得（一作得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

也因為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修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

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閒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内制集序亦為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為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録

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羲獻以

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為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温彦博墓銘亦為絶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録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録勁實端嚴為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為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録其遺迹而藏之實思

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黄鑑唐卿修國史余為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為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扃鐍甚嚴至和元年秋

余初蒙恩召為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為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為内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薄漸見踈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奬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為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為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真宗

時劉子儀當直既不為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移）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閴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職隳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於後治平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狟皆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竒玩也余自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内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徘徊畫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奎）書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褾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既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為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二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為難工也晚來青州

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為己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為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玆為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絶帖

南唐澄心堂紙為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絶不為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居士

文忠集卷七十三

謹案卷七十二第十頁後八行棠棣坊刋本闕棣字據羣芳譜補

卷七十三第四頁前一行使其得志刋本使訛始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單可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七十（四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七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二十四

近體賦（詩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并引狀）

臣伏覩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初出中外羣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修應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一作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為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帝明主皆不免天降災異惟

能修德修政則變災為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賦（推誠應天豈尚文飾）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以時而下告吾其修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

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為引近事而為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黑風起白日晦）日食正旦雨冰木枝（今春二月）如此之類皆陰之為蓋陰為小人與婦人又為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為患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減宂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惑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飢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刼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

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貺而況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兮誰敢不從百事責實兮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為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一作聰）

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于鼎成商帝之功勲蓋恐懼修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間直言之狂斐惟冀愚衷（一作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扆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良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載琢以為良瑕

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瑳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録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内勗故我誘之於人諭之以玉内含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尚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稟爾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瑞以凝輝然則攻自它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内抱於英華礲而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匪雕之説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大圭貴乎尚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並用在記諭以非精曷若彰教誨而有漸譬琢雕而可

成是故西琥東圭捨規模而安創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曷視故揚子以謂玉不雕則璠璵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堂陛隆峻人主尊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為貴者譬遠地以同彰稽往諜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承於堂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

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宁以居極統羣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厦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偪下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瀆上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內附類榱棟之相依（一作高）列辟下陳由陛廉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予一人下絕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眈眈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制君不可以瀆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羣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别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太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楹新寳構萬杵逐歡謳照爛雲甍麗回環璧水流冠童儀盛魯萬柱德同周舞翟彌文郁横經盛禮修徵生聽昕鼓願齒夏絃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平土之職圖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奉水土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諜惟精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厎平者也伊昔令王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二字一作輿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而可覩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庶指陳而辨之度地居民既修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屛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遠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空土既險阻之盡明别爾分疆誌廣輪而可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賛大

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羣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而靡爽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奠居窮人跡於遐域包坤載於方輿且異夫充國論兵但模方略之狀酇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曷若我謹三公於漢

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葳蕤飄翠羽赫奕展華旌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葩蓋輝映雜綏纓且異文竿飾非同翿舞名竹宮歌琁祀雅曲播遺聲

殿試藏珠於淵賦（君子非貴難得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娩還浦以

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媮俗復苞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為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至寶而奚為捨之則藏祕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璧而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沈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

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沈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貨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奚擿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

於至理實大化於無為致爾漢皋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蠙之産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寳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咈

博愛無私詩　闕

賞以春夏賦（天子行賞欽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勲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蠢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原夫執政者君為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兩弛受

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為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無僭必順時而后執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德建官當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執衡在氣為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頒以土田順木行而養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

歸已求其端而取象法大簇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懷虚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為賜爵之候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為和而為福時與事逆則有災而有饉在乎察動静以為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獮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

於振時且異夫賜以鞶纓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衮冕譏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為令苟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祗畏天道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肅祗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為人上者兢兢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寳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也探賾

王之式陳懿子輿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為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治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於慄慄示無斁於乾乾慮感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怠致疆啓幅員之内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髙明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乂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

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為懷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遑啓居兮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兮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燾必克固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洊雷著修省之說于時保之至哉闡繹聖猷鋪昭皇極眷懋悚以為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為大而君則之故定於萬國

斲雕為樸賦（除去文飾歸彼淳樸）

德以儉而為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幸銷見背偽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偽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為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有文俾運斤

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騁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桷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簋之僭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罍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礲而錯諸盡滅彫蟲之巧質為貴者寧慙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

而遵彼雕雖著則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工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遠淳曷若剖劂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減其德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為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為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王採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紀地之名用能縟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禜經瀆以領祠羣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禜光之涘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一拳椎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迓始而為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

之因必有生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异哉祭尚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為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為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尚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

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撓為鞠而斷為碁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茍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為圭為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於聖人因從繩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輿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枘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諭言如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為工剞劂斯主諷其後以雖末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魯公之後基本周禮見振奇集已下續添）

侯國修度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曲

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為至治之基説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為大則惟魯之盛法為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逮夫禮與時至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為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數世之後敢弃元功雖治邦治刑尚可宏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兮世不敢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疑）休而可損一變於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之法以為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隱桓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弃芳猷蓋固蔕以惟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嘆於詩人攺王室而作離黍何侯興言於宣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枝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

之遺制定作民彞杷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為治之極則其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為本焉致邦儀之含厚

秋獮詩（見古省題詩）

豳籥迎寒至商飈應節流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秋多

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軍實獻誓衆戩為表索享儀非蜡圍田禮異蒐國威思遠播神武暢皇猷

文忠集卷七十四

文忠集卷七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二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闕）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者

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為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為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粒烝民網罟利人以為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

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犧神農黃帝之為世（疑）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為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為教詔非誥誓而自聽言為號令不鞭朴而自隨且夫歃血以涖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為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狃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為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為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為美談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為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予切感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蹀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綈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儗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為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

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諸所以日（疑）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竪之人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於謫去則誼之不遇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

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耳奈何俯抑佐王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識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横夭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疑作殆）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敗起廢而變於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賾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張禮樂之致以遠乎人情之大竇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約而修其為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秘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人倫明乎耳目如此

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為道也淵深而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遺草木貢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明衣被羣生贍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為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氣兼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

生而靜謂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為賢愚誘而為善惡賢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夭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内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為義豈不達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達道則仁之為理豈不盛哉噫三者之説誠皆聖人之深達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為道徹而與博而遠賢者誠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

南省試策五道（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為士農工商之子常為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鬻良雜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兹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之魚鹽倪寬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黄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監叔敖之負薪肯構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兹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暇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為如何無惜辭費

對講天人之精祲責艸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興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還於唐為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為難行故事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騁為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日皇上垂衣御圖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署奏而末學庸妄

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策以謂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黃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處閒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遷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本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偽關譏弗征以檢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明（疑）不得以異物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雖不選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以抑其豪行之當時猶為進士（疑）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為郎有入粟而拜

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大清以為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真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為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墮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真偽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土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未覩其真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貢謹土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

實然患條禁久行甄明不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士類混而無别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謂其婾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以絶其偽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寛為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黄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勲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叙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去殺之仁且肆眚之恩尚廢而不用則時無滌穢之澤若數以為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行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為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救溢即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虐刑罰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温慈惠和大為之防曲為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眚災肆赦帝典之奥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寛民之謂也故肆眚茍廢則時無滌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為利則人有委

轡之歎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寛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羅民之不遠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簞者不能救饑持轙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啟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

者良醫之針石敕者奔馬之委轡質斯言也不其然乎

謹對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圉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國馬之政其來尚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偃息既久坰野之頌孳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歲行互市頗積縻於金帛亦罕辨於良駑誠由騎兵不可以闕供夷落仰資於善價寖為經制著在有司議者或

云承平日深冗費宜革思欲減邊關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民畜恭惟聖治務廣易言靡倦極談以光俊域

對養馬有夏房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遠郊任乎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延廏禁原蠶著為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畫壯荆以揩麾包虎皮而載戢閏（一作閒）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內有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狄之戍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為日滋久其費日深然欲減邊防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施之於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寶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徧明也若乃捐有餘之寶獲為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氓庶則懼乎起姦顓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粤若姬氏肇自邰封佐堯而為農師居豳成於王業綿綿之瓞本仁積功膴膴之原聿來胥宇逮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相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遂觀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康王有酆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為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

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賦頗析西賓之問建邦之利析理奚長諒玆俊髦精於經傳敷言條對勿尚猥并

對肇祖乎后稷以至乎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邰土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逮歷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畧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扆即神臯以開壤據澗瀍之上游是為洛都以徙周邑然而丘明作

傳康王有酆宮之朝杜預乖言平王為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既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繞霤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彊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為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圮耿徙亳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籍益蕃各有爭心必虞彊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興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玆舉首將列仕塗

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乘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羣元之尊王道之寖微寖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兼聽居以側遲賢之席行則馳褎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明而求輔其勤

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令國家所以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搢紳之議立制策以待儁良之言者意在茲乎猥惟檮昧之徵舉皆管淺之說夫欲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為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

對

國學試策三道（并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閫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為恥傳春秋蒙誣艷之譏惠人者子產用心作丘賦被蠆尾之謗謂之誣艷非巧言乎目之蠆尾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恥歎其遺愛者哉子大夫博識洽聞強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晁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於篇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蕡述兵農之大略徵之以才識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勸華之闕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媿拘儒亦當奧問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試為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知井田之不能復妄

設沿革之辭知榷酤之不可除虛開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鉤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之者歙敓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實得華若乃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可為梗槩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

之以風終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一作化）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於王者之風也述百篇為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謨以為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事焉成湯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故其誡令

之說亦附訓詁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刪詩書著為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丘明所恥惠人者子產用心著於前經此可明矣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作傳及范甯欲專穀梁一家故掌以誣艷之譏前志稱子產猶衆人之母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斂故被以蠆尾之謗夫傳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救一時之弊蓋推（一作惟）而行之非為毒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艷豈丘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蠆尾非子產之過矣況以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國僑既死國人皆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為恥以遺愛而見稱也荒孱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間作莫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端百致款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聯則噍殺嘽緩

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衍則（一作雖）大雅小雅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喈回車於欲殺戚憂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慨形言孟嘗所以投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鏘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不以為悲文皇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一作為）詳悉傾竚洽聞

對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和

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心合之為大中發之為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為之防為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為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為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噍殺嘽緩之音以隨哀樂

而應乎外師乙之說以小雅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應感而至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興歎子夏戚憂而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為之墮睫亡陳之曲唐人不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至樂語其悲適足以感匹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且黃鍾六律之音尚賤於末節大武三王之事猶譏於未善況鼓琴之末技一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闡規涖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

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祿之馭有經自卜洛保圖述天定位別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六卿在郊五家為比咸用掌士尸於厥官教以和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既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百里比肩尚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用相治乎衆魏舊章人倫彛訓遐聞清論用析深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國以辨其方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静治故建官惟百緝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縟乎至化故涖事惟能丕揚於景鑠逮夫卜洛開基述天定位别九服而有等建六官而分職至于六卿在郊五家為比並列官叙教於民人嬴政并諸侯之疆姍古以自是其制不經搢紳者罕道炎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末流貴因循而不比崇疑民被乎無為之化故官雖至簡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官必衆建乃能為共治此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卿五家為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尊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人安不盡賢禄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永行也自秦歷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涖事益煩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賢夫清心省事之論所以為此弊而設非為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大義此誠遠大之閎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既難於殫見芻蕘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文忠集卷七十五

謹案卷七十四第四頁前五行苟避誅夷而則豈
按則豈二字疑訛
第十六頁前三行挠為鞠而斷為綦刋本挠訛完
據法言改
卷七十五第二十頁後五行亡陳之曲刋本亡訛
六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單可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七十（六至九）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七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易童子問第一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彖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為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以戒

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修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

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為毒也甚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為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謂也曰為易之說者謂无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无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為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

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為己憂以天下之樂為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其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

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為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為一人設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為矣當物極則反易為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為利而不為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彖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猱猻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為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為類剛與剛為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為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為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彖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為大聖人所以為能

童子問曰恒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恒之為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于否則不正利矣遯者陰浸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用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

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為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内故女正乎内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為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

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

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為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文忠集卷七十六

文忠集卷七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易童子問第二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非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夬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夬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其彖曰險以說困而不

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於其中則不懼於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貞大人吉无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羑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

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為戒以黄裳為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

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彖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為之時也時不可為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為而為者也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為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

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足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為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為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於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

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節於己者為其愛於物也故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大過待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貞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為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文忠集卷七十七

文忠集卷七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易童子問第三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偽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為辯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為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為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為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才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

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為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為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為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為一人之說其可以為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

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為繫辭矣語曰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偽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為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為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為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為

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為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為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為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傅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為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為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為之則不足為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為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為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

士牵合以通其說而悞惑學者其為患豈小哉古之言偽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為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蓍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蓍為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怪其義不安則曲為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牵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為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為牵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諭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為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文忠集卷七十八

文忠集卷七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外制集第一

制勑四十九首

勸農勑

勑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興師旅重困黎元有閔民愛物（一作農）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之令令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為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為游惰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斂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一作明）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為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一作荒田）課農桑增户口凡有利（一有於字）農而弗（一作不）擾者

有司具為（一作其）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棗不植户口流亡慢政曠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為條約告爾既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頒貢舉條制勑

勑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説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斅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一作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一作朕於更改之令比詳酌焉）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説簡程式（一作試）則閎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

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子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一作以）為永制（一作式）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兖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将軍制

勅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實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荆州揚州牧荆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為尊荆淮之節於鎮為重太師三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為崇於爵為貴而王皆享（一作兼）之克有令德貴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於四夷自遘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為煮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話言猶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

不壽天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而稱朕意焉夫名載冊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亡窮魂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贈天策上将軍依舊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荆州牧仍加兖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勅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為之選吏也亦艱賞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茲久其勤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丞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王琪以儒學官於朝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産繁誠可以效汝之材幹予之蠱令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叙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

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於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實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國子博士陳淑秘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

勑國家考詠之格敘進有常所以示為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竝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為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爾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稱尚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禄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勑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閔訓道之（一無此字）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為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為幸者歟具官王簡言服於朝倫嚮以罪廢屢經肆眚宜與湔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前羞可

登州黄縣尉（五字一作主簿）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

勑具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禄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糾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禄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竝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一作同）州録事參軍京兆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參軍制

勑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思以勸能具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於一尉今有司上爾所獲應於賞格聊茲甄録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一作事）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竝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

蓋亦鮮焉（一作矣）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呂選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質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選焉以爾久服官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別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叙秩而間須保任之舉（一作保任之限）非以（一有節字）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尚勤後圖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桑逵可內殿崇班制（先因過犯格磨勘一年今及四年除授）

勅具官桑逵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

勤以為陞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還州石昌鎮熟户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

勅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徒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户參軍充職制

勅馬登百司丞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遂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勅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一作明）則無以得士心（一無此字）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筭頃（一無二字）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

將師數易之過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邉以敏材臨于戎事肅軍捍冦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歳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兹委寄服我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叅軍謝曄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謝曄府掾之制凡再歳而無過失者皆得例遷葢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也今考爾歳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卑者尤難事之實繁勤則克（一作惟勤則）濟勉服明訓往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作閎）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勑具官張瓌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則養之以禄歿則榮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一作祺）

祕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伸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訟繁多為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調斂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予民政録勞考課宜有茂恩可

前磁州録事（一作司理）叅軍杜鉞（一作鉞）可衛尉寺丞制

勑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鉞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葢夫善為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為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叅軍范袞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制

勑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一有況字）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為簡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袞有司來

上以爾為（一作有）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勅程中行夫廉恥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尚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勅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為姦法令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為先況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一作尚）乎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擿姦急吏此非要歟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瘝官可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衞州軍事推官汲熙載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銳等以爾由學飭身試材于吏服勞既久薦者屢聞有邇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一作清臣）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絕不徒世其祿爾惟克劭者乃不隕焉近至於唐將相之後能以勲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事噫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為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茲乃叙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忽而怠可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一無此字）有迹而爾方以老自（一無此字）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嶧男庶可試秘書省校書郎（一作試監）簿制

勅崔嶧男庶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牆與其敗政於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故勅有司增定廕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涖官夫不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此予（一作其）詔也汝其勉之可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任以事而養之於家所以愛老也朕患廉恥之缺而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弟之俗今爾之請朕所褒焉已詔有司録爾之子克安眉壽往服寵章

南劒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參軍制

勅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猶鮮況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悖理傷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屏遠方絶而不齒

江南（闕）路提刑內殿承制柴貽慶可就轉禮賓副使制

勅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刑擇彼監司必參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逮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叙進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為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授秘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職

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叙遷茍有能稱豈無懋賞爾等寄于民政咸上歲成俾登於朝益用常典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勅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治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尚未有稱朕聞於聽（一作聞於朕聽）意甚悼焉可

秦州推官董爇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董爇朕嚮遣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達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録久疾自淹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事或（一作有）在遠患於不聞既披奏章宜示寵典可

劒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為非而使其遷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夫（一無此字）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二字一作復）被薦以（一作施）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偁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皇甫泌男偁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為材而乃以家為言請任其子得榮初仕仍便其私庶乎泌無内顧之憂而得盡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勅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効未著凡為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一有於字）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夏侯溥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廪給於其（一無此字）家者所以慮夫

田野（一作里）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終身焉爾其往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閒轉職方員外郎殿中丞知普州葛昌（一作商）轉國子博士其官監洛州鹽酒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王嘉閒等夫士之學古干祿而陳力涖官者孰不欲自為材耶患乎勸之勵之（四字一作勸賞砥礪）無方而使賢能之不勉也（一無此字）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懈厥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為招軍）

勅具官呂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効可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為功效）

勅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師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茲以為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閤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非為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給之數於爾之止（一作爾之知止）豈不為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勑具官王守一臨於軍政邈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冦盜爾其勤（一作謹）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勑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為汝寵有俸以終汝身體予深仁（一作恩）膺此嘉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勑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貲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有（一作可）旌酬俾綴官聯以榮里閈可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沈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於中而未見於（一作于）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為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材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効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勲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

勑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貊（一作夷）雖不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一作德）可懐獷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一作稅）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茲異（一作暴）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增使

車之重可

文忠集卷七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單可邑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八十至八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八十　　宋　歐陽修　撰

外制集第二

制五十首

内殿承制桑達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勑具官桑達夫少也用其力老也優其秩在予推恩之意固亦仁矣於汝克終之善豈不美哉況爾方寘朝行又升環列歸安汝壽服此新命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强（一作壯）而仕老至而（一作則）休還其官政于君傳其家事於（一作于）子士之美（一作盡）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勸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

内殿崇班柴貽坦可内殿承制制

勑具官柴貽坦自列朝班克（一作久）勤官次用有司之常典因滿歲以（一作之）當遷往服新恩益思後（一作克勤厥）効可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孫知古禮於老者尚不責其筋力而況涖官行法非強而敏者莫能焉士之老而還政者不惟示國之優恩（一作禮）亦自愛其身者得以遂其安（一無此字）養也矧加寵命豈不榮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馬光前秘書省校書郎黄元規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司馬旦等先王制禮之中不使賢者過而愚者不及

故三年之喪謂之通制者人皆所共（一作人皆可以）行焉惟立身事君用顯親揚名之節則必賢者勉焉而可至（二字一作不可不至）此孝之大者也爾其思（一作勉）之可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祕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馮平等朕頃因考績之文增以薦材之法夫累日月以敘進則患賢愚之不分因舉類而觀能則慮奔趨而（一作以）求譽知人選士其難若此惟材茂而（一無此字）業廣既久而自彰者不亦優哉爾宜（一作惟）不懈其勤以求諸已可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鍾懷德臨于党擢頗服勤勞因茲會課之來宜舉敘遷之例升之朝序勉荷寵章可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夏惟慶爵禄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徒為進者積日之資也（一作惟字）爾考績有司例當遷秩升于朝

序可謂寵榮惟材與能在爾自力可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閔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于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恩可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

勅具官崔瑾夫器人之材術者無施而（一無此字）不宜其次用其所長而各盡其善今爾厭夫武吏之不足為而思

自擇以奮厥效從爾之請必有可觀可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勑具官馮誥西鄙用師久矣而未見成功然凡從事於兵間者微勞小善未嘗不録而稍為久次已曰滯材夫材者必能集吾事賞者所以圖厥功吾無愛焉以觀汝效可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勑具官李長卿文學長史皆無職事而有秩俸吾設科（一無此字）以待天下之士而官其才者其不中於有司者猶禄其終身吾於養士之仁至矣汝其知之可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秘書丞制

勑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偽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一作進）非爾（一有所字）志干譽而進不可

為（一有偽字）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任若拙牛文渥等改官制

勑具官任若拙等朕閔夫士有少而執經老不及禄者其勤可嘉不可以棄故皆登（一有官字）于仕以榮厥躬歲月久焉又增以秩吾之不忘于爾也厚矣往其勉哉可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勑具官高良夫邊鄙之事不徒衽金革而當矢石至於撫民人平政賦凡關決於兵（一作其）間者不亦勞乎惟爾之材久於其事今三載考績而例（一有當字）進秩乃為常典況爾有勞宜推茂恩以旌能吏可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勑樂許國等夫生事而死祭苴麻哭泣之禮二十七月而後止孝子之服于其親也足矣奉其遺體立身揚名而施于有政孝子之忠于事君也吾欲觀爾之能焉勉膺新恩無怠其志可

内殿崇班劉顯可内殿承制制

勑具官劉顯以爾習知河事二十餘年既久而勤有勞可録宜增榮秩以示褒嘉無易其官（一作守）俾終厥效可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李泰誦習之學患乎專固少通而難施於事爾由學禮以登仕而涖官行法能使薦者稱之為材是亦可嘉宜推寵命可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孟皆夫執經之士不徒誦其文而必知其義一縣之政有土與民用爾所通之經求其治人之術茍有善聞（一作譽）豈無褒榮勉服新恩以率爾（一作厥）職可

陳曙李方改官制

勑具官陳曙等朕嚮以州縣之閒備盜不謹而官吏畏怯擒捕失時雖寘于刑以警不職而思得材武之士旌其功伐以廣勸（一作扐）能爾於兹時以捷來上需然推賞朕所樂焉服我新恩益勤後效可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勑具官柴宗慶夫爵禄王者所以賞功懋德之器古之聰明材智之士處乎崇高猶或顛覆爾以名臣之家為國近戚惟富與貴享兹兼美乃能守而不（一作弗）失克保厥終（一作終厥身）盖朕恩廣孝愛之心務推仁恩之厚而致也夫生而寵之以位則歿也不可不榮其終在乎朕心既所嗟閔考之國典則有彞章魂而有知膺此休命可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判官

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張德熙等士之在乎（一作夫）下位其有所稱道者吾無不（二字一作乃）擢其材而用之其積日累久而未聞於予者猶有兼試檢校階勲之次而序升之所以念勞也況郊祀之禮慶賜所均宜有茂恩以彰寵典可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董士廉（一有朕觀二字）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盖於其大者人

（二字一作以）有所不能而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狥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録（一作累）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有為可

潭州録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楊令聞嚮因疾病自請退休少有間焉復思從政今其決矣可以止哉俾升朝序之榮以為歸老之美可

權保安軍判官王温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勅具官王温恭自西鄙用兵而智謀材敏（一作勇）之士奮然而爭出者非唯吾爵賞是利蓋士之負其能者亦欲因時而有立焉百里之縣有民與土課田而實軍備平政以懷邊（一作疲）人亦足有為將覬汝效可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勅王者之以孝治天下也必先仁其九族然後刑于四海故具官允升女趙氏幼而淑美將及有行沐邑之封蓋稽舊典其勤女訓往宜汝（一作爾）家可

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内殿承制（一作崇班）制

勅具官李允恭昨者亡命之卒攻劫京西而吏不能捕煩吾出兵爾（一有能字）稱我使令克奮厥效録勞第賞宜有及（一作且及身）焉升爾于朝往膺（一作服）寵命可

眞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則朕撫有萬邦以官多士而材能廣善之迹苟有聞于予聽者必（一無二字）皆進而用之而申以（二字一作與申）賞罰之文懼乎言者之不信今爾之善屢有以聞勉爾之勤克廣其業無使言者干予之罰可

内殿崇班郝質可内殿承制制

勅具官郝質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搴旗斬馘歸而與士卒數俘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褒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一無此字）豈不榮且樂（一無二字）哉戰之功有大小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可

龍衛指揮使邢贇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制

勑具官邢贇等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閒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禄為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一作覩爾）之能可

殿中丞崔愈（一作嶧）可國子博士制

勑具官崔愈博士古經師之職也（一無此字）爾由明經登仕而居是官於爾之志豈不榮哉夫經者聖人之遺法也其臨民涖政治身之道備矣雖未能施之於國子其（一作幸）率而行于厥躬可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盖（一作孟）巨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具官張垂象等致仕士之（一無二字）克終之美節也故吏部之格吏賦無重輕（一作輕重）皆不得與乎（一作焉）斯命所以勸庶士而重乎歸老之榮也爾等為吏二十餘年而能獲還政之名以歸宜推褒恩以寵田里可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

勑具官田延昭爾之子況乃吾侍從之臣（一作官）既不得去吾而從汝而念汝之老思得來歸朕亦嘉汝世陷虜中能識忠義自拔歸國致子顯榮宜有嘉（一作加）褒以旌美節服玆休命慰子孝心可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

勑胡敏陳力涖事積有歲年自知不能以疾而止俾列州佐以榮厥終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勑張盛爾幼未任事而已命于官盖承其祖父之遺業長而宜思有立以顯其親惟學可以成人爾其勉而無怠可

大理寺丞王諤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並轉祕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王若谷等庶官之在位者吾不能徧察其常行而（一有委之二字）有司考第歲月以為進退之法惟治之有聲者（五字一作治之有迹善而有聲也）吾未嘗遺必有甄擢予聞無壅各勉所為可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吳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勤厥官未有不知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郭承緒夫善訓卒者少而愈精善用兵者寡可擊衆一障之守苟得其人推恩信以悅士心明教習以修武備扞城禦寇其任豈輕顧爾宣勞頗勤歲月令茲考績宜有（一作被）寵章爾其勉哉思奮厥效可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制

勅具官喬察夫吏之不能稱（一有其字）職者或謂數易使之（一作之使）然今爾嘗佐於（一作于）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否士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為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可

吳守一改官制

勅具官吳守一夫文士之職有常守而循叙進之科至夫出類之材尚有不次之用況夫武吏有可以奮節立功之資而當茲用武之時其材易施其效易著歲月考課是為常格膺茲新命其往勉哉可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韓道自京以東比苦多盜而臨沂狂卒一歲再變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上功第二凡真捕賊吏後時而無所獲與夫不獲而坐黜罰者豈不媿於汝哉夫事無不能惟不勉爾以褒以勸（一作其勸）宜有寵恩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一作倬）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張緯男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禄豈不榮哉爾宜（一作其）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一作榮）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杜惟序可西上閤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一作四方館使涇原鈐轄兼知涇州）制

勑具官杜惟序西鄙用兵五六歲矣凡是中外文武之吏其材勇而可任者無不簡在於（一無此字）予心茍思得人則擇而用惟爾久習戎事勤於北邊素有能稱熟于朕聽涇原重地當賊之衝督視兵師兼撫其俗惟爾為可往其勉哉佩兹新恩以覩厥效可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閤門使益州鈐轄制

勑具官王從政西蜀之人性本輕悍易搖以事動輙驚騷而禦寇扞城兵任尤重夫馭兵之法威主於肅令一則威明恩惠乎私信著則恩洽使士卒和而武備謹則軍有善政民無姦心此惟材者能之而爾久習兵戎嘗

委邊寄克堪（一作膺）兹任往服訓詞可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王正已並轉太子中舍制（並磨勘改官）

勑具官王陶等州縣之政其文具矣吏之良者能舉（一作學）而行之足以為治故夫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而無過者皆有進秩之資所以褒勸（一作勤）而勉夫不及也今爾之課考於有司膺兹叙升慎守厥位可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勑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蓋必有得於其閒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一作臣）可內殿崇班制

勑具官李禹言惟爾陳力效職三十餘年而後登于朝序雖命官進秩厥有常法而爾之積勞至此不亦勤哉（一作乎）夫得之惟艱守之不可不慎往膺明訓服此寵章

可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勑王永太常所上禮皆祖宗之法朝廷之儀掌在有司爾所當習成書第賞及下不遺往膺新恩愼守而職可

太常寺太祝張觀（一作覲）可大理評事制

勑具官張觀有司上爾會課之書考其日時當得叙進夫有勞必錄其信不渝惟勤與能不可不勉可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

勑國家務以孝治為人子者欲有所申於其父母則其為請不（一作豈）可不從故具官某有子德隆克嗣其世効官陳力當得叙遷而思以其榮報於罔極合於經之以顯父母之義朕甚嘉之魂而有知膺此追命可

文忠集卷八十

文忠集卷八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外制集第三

制五十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制

勑夫觀其子之孝可以知其父母之賢具官李德隆亡母永安縣君王氏生此孝子（一作是生此子）能守其家請以身官移於泉壤夫祿養於親有時而止榮名之及存不朽焉魂兮享之可以為慰可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祕書丞知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並磨勘改官）

勑具官薛貽應等吏之庸庸而無聞者吾所不取章章而特見者必擢（一有而字）用之若夫奉法循職守其官而無過者不亦吏之良哉念其勤勞豈可不錄三年考績叙進有常往服新恩無渝爾守可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祕書丞充集賢校理楊儀殿

中丞段高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李公謹等夫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今審官考課增以舉類之科乃吾示信之令而新行之法也汝等叙進於此猶用常文其後當遷皆須應格勉勤其業以俟爾知可

范仲温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勑具官范仲温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乎賞罰推至公以修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過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制

勑具官石宗尹陳力効官積有歲月會其課最來上有司按於舊文當得叙進升之朝列可謂寵榮往服新章益勤後效可

著作佐郎盧革潘泳（一作詠）等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盧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遠方之俗風土

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敏乃克濟焉爾等服職有勞會課來上膺茲叙進無廢官箴可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户參軍制

勑具官潘宗益給事有年其勞可録宜命以秩俾旌厥勤凡為有司惟久則習尚安乃職以慎克終可

角厮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勑合羅角生稟勁勇之姿而濟以忠果之性屢陳厥効咸可旌褒俾升官榮以勸諸部勉圖功業無自失時可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勑具官龔待問捕盜之格有功者賞而吏能應書者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録今有司言爾於格當遷方茲多盜之時用勸不能之者（一作吏）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効未立然游談之士以兵為說而得禄者多矣吾猶意乎厥路尚狹而未足以來特

起之人故甄收未始少懈況爾屢經器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祕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竇隨夫老而致其政於君者士之懿節也爾壯而登仕困於數奇今其老焉可以歸矣安而（一作於）眉壽膺此美名可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士之在下位而能以聞于上者不有言者乎一失其言則有常罰焉知人而薦豈為易哉今爾

由舉者而被升擢尚勤其業無累爾知可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勅具官薛仲孺爾之伯父奎為吾大臣參議國政剛直之節見於臨事歿而無嗣吾甚哀之爾幼以奉蔭而登仕籍今由累歲遂升于朝惟爾伯父之行有司考法易（一作謚）以一德不懈執心決斷之名可謂美矣守爾家法克勤厥官可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王正民等審官之法三歲一遷惟無過焉乃得會課爾等服於官政以涖吾民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膺茲叙進此乃常科勉爾之為以期懋賞可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李允恭朕患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盜（一作盜賊）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為私蓋有為也今爾之請（一作課）自陳其勞方吾以賞

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可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紳朕閔夫兵興而費廣不忍加斂於吾民凡能佐國足用者皆思懋賞以勸其勤今薦爾者皆曰爾材而吾近臣尤所取信故增汝秩不易厥官夫官惟業勤常患不久爾其自勉無替乃勞可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户參軍李懷德可特授（闕）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録事制

勅具官李懷德夫有司之事（一作嘗）惟久則習次遷之例顧（一作惟）汝宜升無忘克勤慢則有罰可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一作唐）琰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羣士而賞罰進退之法掌（一作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髙能異效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于官久勤歲月以勞序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為以期懋賞可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勅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為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為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霈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尚勉

哉以稱茲舉可

故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勅郭元亨繼絶世襃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為臣者焉况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逖茲南海爾涖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王知信爾父元祐陳力事予告老以休位終環尹歿而餘慶尚及爾身爾嗣厥家苟能有立則始終寵榮（一作榮寵）視汝父焉惟孝與忠勉思兩得可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丁宗臣庶官之在位者衆矣吾思一善之取而無失則惟舉類之法所得尤（一作宜）多今薦者交章言爾可取爾其自勉以稱吾思善之心焉可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具官孫清等壯而陳力老也告休古人所難有始有卒爾能至此可謂克終尚有推恩以嘉爾節歸安眉壽服此新榮可

權無為軍判官劉皆洪州録事參軍張德元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劉皆等禮與法之為書其於老者皆有優焉今爾等學於禮法而能安其老思以歸休吾所嘉褒宜推寵命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為（一作信）故著之於行事以為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為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為學者之寵可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為吏（一無此字）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治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敘遷勉用爾學可

祕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黃正等自兵興（一作興兵）以來調度日廣其能勤征摧以佐經費而均漕運使不滯以通諸用者皆方今之急務其為勞力宜有勸焉因茲歲成寵爾榮秩可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勅具官郝嗣宗吏三歲而一易其法久矣然議者莫不以屢易為患苟有能者吾豈奪焉爾（一作汝）於彭陽數有

稱者就增其秩無易其居勉爾所為以俟成績可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張禮一考課之法計過與功皆有常文得以叙進此所以待夫中材而勉其不及者也苟能有立吾必異之爾其往哉思所自效可

杜諮轉官制

勅具官杜諮吏部之格吏之升降遠邇勞逸之均皆有法焉不可以亂今衍以爾為請（一作今以爾為大臣所薦）吾既重違大臣之言而顧有司之法苟不甚戾則吾豈不從無專爾私其率厥職可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勅其人相與將人臣之極也爾父常兼享其位而連戚里其於存殁宜有寵焉況其生也貴而殁也無嗣續之裔此吾尤所憫焉加（一作疏）爾郡封此非常典所以申吾不忘爾父之意可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

勅具官藍元用爾之事予陳力茲久既明而敏能濟以勤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柬予懷屢披奏章陳疾自請願解要職以思便安惟爾之舊予所嘉惟爾有勞予所録雖可爾請豈無加（一作嘉）褒服茲寵榮勉爾（一作惟）後效可

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綦恩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綦恩用兵久矣而將吏能以材武稱於軍中者豈不多哉苟有聞焉無不用也況如世衡吾所信者今其稱爾吾豈不然夫信以出令仁以撫人（一作之）勇以臨戰而嚴以一衆必皆出於智而後成功雖大將不過此也爾其勉之（一作哉）可

達州司户參軍吳冲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勅具官吳冲嚮者盜起州縣久而未捕議者皆曰素備不謹賞罰不明所以盜滋而吏怠今考爾所獲嘉爾之能第賞推恩予無所愛（一作愛矣）凡謹備者爾則勉之當使

怠吏由爾而勸可

内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程逸將軍之職居則宿衛天子出則征伐四方此武人之重也今假爾茲寵以為歸老之榮者以爾服勞既久能克厥終而不怠爾勤之意也其往欽哉可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倪俊凡官人之法莫不期於得材而或失之於有遺或失之於大濫故有司之守厥有常文苟能應書皆可選擢（一作擇）可使中材之並進不濫而無遺此吾所以慎於擇材之意也爾膺（一作之）茲舉其不勉哉可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宋緬等庶官之守位者衆予欲（一有其字）百職並舉而人各趨之則於考功叙進之科厥有常法使夫自勉者無不得焉蓋所以示勸而及衆也今考爾歲績法當遷秩爾無以為例得其體（一作恩）予勸功進善之心以勉爾職其無懈可

盧守勤致仕制

勅具官盧守勤少也陳其力病而養其衰非惟安生樂壽人之所欲而朝廷待勞能之臣厚始終之意考之典禮亦有彝章爾之事予既勤且久今其病矣可以息焉尚有恩榮以為爾寵夫勞無不報既享爵禄之豐身孰與親宜專輔養之理可

曹元賓轉官制

勅具官曹元賓夫用兵之法不可先言則為將之材亦難先見國家用兵久矣求之行陣堪將者少夫士有素藴之材未得達者比降明詔廣其詢求而方平等以汝為言吾將觀汝之能試汝以事俾升朝序往自勉焉可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杜彭壽士有潔身以廉而服官以勤者長吏皆得薦論有司加之考閱用而進秩俾以臨民雖曰常科豈不慎選汝膺茲命其往勉哉可

户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

勅具官尹植惟爾陳力二十餘年以老而歸朕豈不憫
升之朝序榮以宫僚往其休哉安爾眉壽可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
制

勅具官孫量用兵之法不欲久惟能使調歛發輸不勞
而民有餘力則可以制敵（二字一作久）而有待於必勝西師
之出久矣不惟將帥之選為重其州縣臨民之吏能不
乏民之力而佐吾之軍者亦難其人今爾既薦者皆曰

材而臨涇乃爾自請往膺新命將試爾能可

内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韓守允自兵興于邊天下多事吏强有力者猶
不能稱厥職而況於老者乎夫老者吾所優也豈宜强
其力之所不逮往從爾請以安爾私尚有茂恩以為爾
寵可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勅具官朱思道夫廉為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
受財為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思
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可

溪洞楊先贇可權知古城州制

勅楊先贇世號材勇雄于一州威能服其部人忠能奉
其職貢宜加寵秩以紹厥家往服恩章（一作榮）無怠報效
可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勅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
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為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
民既有賦歛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為之
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為吾往其（一作安）
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一作聞）尚有榮
名以為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緊汝之材吾惟責成（一作惟責厥成）
爾可自勉可

内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

敕具官孟均諸衛之置將軍唐之盛時兵官之重者也衞兵之制廢久矣其官雖存而世不知其重也自頃西北用師講求武事而議者多言唐之府兵可復朕方思之而爾能有請朕甚嘉焉爾其往哉吾將有用可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勘改官制

敕具官史吉亨等夫官者所以盡人之材也至乎材之難得則姑以歲月常法積勞而叙遷誠亦冀有異材之善出於其間非止於此而已也爾等各膺例進宜自勉旃可

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邵必夫學所以為治也而儒者以記誦為專多或不通於世務但能傳古之說而不足施之於事使愚者益固（一作昧）而不明而材者聽之而怠（一作殆）以為儒迂不足學故教人之法必該於古今以博其識而成其業焉惟汝之學能明當世之事而屢形議論朕甚嘉焉爾其守節礪行以率諸生而取古之有以宜于今者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可不勉哉可

外制拾遺

孫復可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間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従德行躬耕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一作隸）之吾命汝校文於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雜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

敕具官周陵朕思欲寬民賦役而衣食給足天下之飢寒而患州縣之吏不能稱職其老疾闒懦而縱其下與夫貪暴而自為殘者皆所以蠹於物而重困吾民者也然按察之司視而不舉及（一作乃）務較錙銖毫末之遺利

而欲足用舒民豈不失其術而且勞者哉今荆湖之南十一州一監三十有一縣吏員不為不多矣爾其察其不良者而舉其賢者使州縣得良吏未有民富而用不足者廣西之最知汝為材今其往哉無替朕命可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敕皇弟具官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況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苴麻哭泣之哀為酣飲沉酗之佚肆情鄙行害于而家達於朕聽嗟悼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駁過而欲循省其非無蹈後悔也可

楊畋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

敕尚書省二十四司散郎皆當今要官況分直史館提太史筆蓋位之高者非材資甚美安可以兼此授以爾東染院使湖南鈐轄楊畋出自將家有文武器幹早由

辭科歷任郡縣至提按之職嚮以羣蠻繹騷湖嶺未靖故特命以使名往專討輯逮茲三歲谿洞帖然而勤勞積時重疷生疾瀝懇來上願還朝行予既嘉爾作事不急以集疹于厥躬又重煩爾以軍旅之役宜改田曹之號且以表年為業苟能有以益於國家則執干戈書簡牘其義一也可

司勲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

敕洛宅朕之西都而居之未皇暇也然有司百職莫不具焉其留務之多關在憲司之尤簡最為清峻可以優賢具官某久服官勞頗彰吏最老于郎署分領西臺用乎考績之文俾列命卿之貴仕而至此是亦為榮可

殿中丞府司録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某司録為府曹首民閥閱增減吏詞按曲直皆繫焉前涖此者或苛悍或懦軟率不免缺折之患惟爾慎不踰節廉不撓人吾用嘉之俾增秩于庠列爾其惟祗惟畏以茂對我朝家休命可

大名府推官徐治可著作佐郎制

勅其朝廷置磨勘之法必以考限用人者使詳試吏能而後進也則仕者由銓調改京秩乃榮階之始固非輕授以爾進士登第歷佐大幕所知論薦是用進擢爾惟自勉以副恩命可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祕校知永州祁陽縣事制

勅具官某南方之吏不能為吾以恩信撫兹谿蠻而使毒吾民於攻刼爾甞被甲操矢而逐之則蠻之害民也深民之瘡痍者衆所宜自見焉今録汝之勞命汝以縣勉勤其政以撫吾人可

大理寺丞彭通程濬可殿中丞其人可賛善制

勅具官某等仲尼有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今有司大比羣吏之治不待悉最課而後遷也但不麗于尤悔斯遷矣其等或賛治遠藩或長人大邑奉法循職克無累疵銓（一作鈞）考歳成用應陟典盾省儲坊俾通朝守盡勤官業以對恩榮可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吕遘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夫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鋒立見爾以選吏為藩府賔佐凡薦爾材者自職等十有二人是必脫穎而出其輩者矣不然何言者之多也擢爾卿屬試爾治民無謂寵利之可圖因違道以干譽其思行義以自立務求己而為人服此訓辭則無疵吝可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王野民自兵興用乏而能不取民以佐有司之急者利入之法尤多非勤且敏者則莫能焉不惟干賞者趨之蓋亦適時之用也爾職酒利厥課屢聞所宜襃陞以勸怠者可

録事參軍張（一作王）師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方今官人之法由舉善而遷者必試之以臨民而觀其從政自兵興以來吾民可謂勞矣惟吏之良者能為吾休息之今爾被舉曰材亟遷其秩將觀汝政其不勉哉可

閤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稅制

勑具官某國家因山澤之饒興筦榷之利以足邦用實須幹臣爾其絶侵牟謹出入使歲課增羨而績効著明叙進之榮玆乃常典疇勞之賞尚有優恩可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

勑具官滕公輔堂洎昷之皆朕侍從之臣而外當寄任之重交章來上薦爾為材必有可觀以稱公舉宜從其請以察爾能往其勉哉無廢爾職可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闕二字）可華州蒲城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

勑具官某古之教學之法肄習以時而難易先後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則不能以成其業今學者言爾講說訓導可以為師吾欲觀汝之道至于有成故假爾大邑之佐使祿足以充然後安然克終其業可不勉哉可

文忠集卷八十一

文忠集卷八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内制集第一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它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

謂之文章者歟余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余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余既罷職院吏取余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弃況其上自朝廷

内及宫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畧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余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閒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稾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修序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九月辛酉朔十九日己卯皇帝遣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勾當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劉立言請僧三七人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啟太祖皇帝忌辰道場一月日伏以受命開先肇基興運昭祖功而丕顯緜寶祚於無疆用深追遠之誠式奉明齋之薦載嚴淨刹以集善因伏願覺力常資威靈如在延鴻宗祏集慶貺沖庶邦咸被於餘休品物共均於博施謹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右伏以當天開運聿隆創始之功繼統承休方罄奉先之孝爰戒徹音之日用資作善之祥嚴法會於金園啟靈文於貝葉（一作牒）伏願超登妙果高證真乘瞻不動以常存祐無疆而永固下均坻庶咸獲乂寧

賜宰臣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八日）

有勑卿為時柱石秉國鈞衡爰逢慶育之辰宜有便蕃之錫豈惟故事式示眷懷今差卿男將作監丞世儒賜

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闕御筵口宣（九月八日）

卿等載持信節方止都圻特申式宴之儀以示勞勤之意用推寵數當體至懷

撫問梓州路臣寮口宣（九月十七日）

（汝卿）等並韞器能遂膺寄任式戒嚴秋之序載懷勤事之勞宜示撫存以彰眷厚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聘儀成禮歸馭戒塗念茲夙駕之勤宜有祖行之寵式陳衎樂以示宴私

班荊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酒果口宣（同月日）

卿等信節爰馳示隣歡之永固使軺云復申飲餞以為榮宜有匪頒以彰眷遇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九月十四日）

勅田辛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月俸馬一疋事具悉邊防有嚴寄任尤重嘉汝材武董吾兵師軍聲俾壯於威

容寵數宜優於廩賜遽陳貢謝益認傾輸尚體眷懷勿忘自効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却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二十日）

卿等言持信節式戒歸塗念茲衝涉之勤宜有撫存之意仍頒宴餞以示眷懷

賜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獎諭詔（九月十四日）

勅王洙省監護使劉沆劄子奏繳連到少府監修製法物所狀修製溫成皇后一行法物勘會例各鮮明及減省得物料功限甚多事少府領五署之衆工乃九卿之舊職卿以儒學參吾侍從兼涖其事能勤厥官俾夫功簡而速成物精而有法益彰材敏尤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啟道場青詞（九月二十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二十日庚戌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開啟本命靈寶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謹上啟大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寶祚無疆蒼穹垂祐吉旦式臨於元命醮科爰舉於舊章薦誠愨以惟精延聖真而並集仰希靈貺敷錫耿沖四時叶序於和平品彙均休於康泰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建隆觀開啟追薦温成皇后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五日）

伏以蒼圓降鑒列象緯以昭垂蠲潔備陳薦馨香而上達載嚴仙宇恭按科儀眷内則之遺芳冀髙真之冥祐仰祈陰貺永助靈遊

福康公主宅修築地基祭告大歲已下祝文（九月二十七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七日丁酉皇帝遣宫苑使滎州防禦使内侍省内侍右班副都知任守忠

致祭於太歲土地諸神禮崇下嫁詩美宜家惟築館之有初方涓辰而叶吉冀百靈之來護期不日以斯成尚饗

雄州白溝驛撫問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筵口宣（九月二十七日）

卿等載馳（一作持）瑞節爰及疆亭顧惟夙駕之勤宜有示慈之宴用彰寵待當體眷懷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十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有欲治之心而甚勞思底治之方而未獲夙夜於此惟賢是求卿出入宣勤材望兼著識明發於事業識慮可以詢謀而召自外邦參於宰府朕志所定其何可移夫任之重者憂實深遇之隆者報亦厚讓而後受雖敦難進而可嘉知無不為其一乃心而圖効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一無四字）詔（十月二十

日）

勅茂實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并月俸及牌印到任馬共八疋事具悉卿出守藩宣宜優禄給詔條方布受署有初印綬為榮古人所重載披貢謝深用歎嘉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勅書（十月二十日）

勅郝質省所進奉謝恩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

團練使并賜公使月俸馬共二疋事具悉朕嘉汝有忠勇之材遂膺選擢豐汝以稟賜之厚實示眷懷貢奉所陳勤誠已著功名可勉後效其思故玆示諭想宜知悉

賜尚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十月二十日）

蠢爾蠻蛋驚於海隅卿起自家居首宣勤力至於大兵之後撫彼凋殘餘孽未平推吾思信寄任實深於委遇寵章宜有於便蕃遽閱貢輸良增嘉歎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三日）

（卿汝）等並以材賢（一作賢材）出分寄任荐更歲月備著勞能宜示撫存以彰眷遇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六日）

（卿汝）等並膺柬寄綽著才猷顧邊圉之肅然嘉王事之勤止屬玆寒沍宜示撫存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口宣（十一月九日）

卿等夙將瑞節方戒疆亭奉隣聘以申歡慶歲端之資始載惟跋履宜示撫存

景福殿庫開啟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國財豐衍資民力以為先禁宇深嚴邇天居而甚邃式屆一陽之候俾修衆善之因誦貝葉（一作牒）之遺文集金園之淨侶庶延梵福用副精衷

軍器庫開啟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備戎器以戒不虞敢忘武備肇新陽而集多福爰屆令辰俾法侶之精虔修勝因之妙善仰瞻毫相載繹真文冀昭鑒之甫回契偃兵之盛際

舒州靈仙觀開啟上元節道場青詞（十一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熙春肇新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標令節於真經爰即靈場俾遵科式薦雖陳於菲薄誠以達於精明伏願穹昊垂休紫青降鑒邦家錫慶永叶於泰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日）

卿等載飭軺車方凝寒律乃顧道塗之役深嘉跋履之勞宜有頒宣式彰眷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同日）

卿等繼修邦好來及王春方凝凜之在辰念勤劬而將事聊頒飲劑式助宣調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啟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一日）

伏以荷三靈之乃眷獲奉寶圖隆萬壽於無疆遐資道蔭爰薦精衷之禱及茲元命之辰伏願誠潔上通真靈甫鑒如松之茂永固於延長一物雖微並均於貺施

醴泉觀真君殿開啟年交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四日）

伏以元氣均調運三正而並用歲功肇序謹五始之惟初爰敞福庭（一作廬）恭陳淨醮伏冀精衷上達靈鑒甫回卻凝陰伏沴之餘順和氣發生之造旁霑庶物並集多休豈惟眇沖膺此純嘏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十一月二十七日）

伏以神遊所格祕寢有嚴役事時興方勤於締葺后（一作）神祇安靜頗懼於震驚菲薦式陳明靈昭鑒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敕卿夙將信幣來慶王春載惟涉履之勤方示眷懷之意錫茲良物以輔至和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昭化往恩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輶車載飭方講於隣歡歲序將同式凝於寒律載懷衝涉宜有頒宣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修南北之歡會期於首歲勤夙宵之役方及於半塗彌切眷懷宜加寵錫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使介選才以達欣歡之意道塗將命宜伸慰勞之恩式示頒宣俾茲調護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啟上元節青詞（十二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資生肇新於陽月三元紀節式按於仙經爰

款殊庭恭陳淨醮薦精誠而交感企真馭以來臨冀集

靈休下均羣品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銀鈔鑼唾盂

盂子錦被褥口宣（十二月十五日）

卿等繼講隣歡會期元日載嘉勤敏涉此凝嚴用示頒

宣俾彰眷待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方枙聘車即安賓館屬此春陽之煦宜多宴衎之

歡寵錫有加眷懷增厚

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式修邦聘來會春朝方休道路之勤宜有宴私之

惠聊頒甘實以侑清罇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

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儀交舉欣入見於彤墀邐品有加俾示慈於宴

席用伸頒賚宜體便蕃

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並驅使傳來及王正初陽式應於新春令節俾修

於故事宜加頒賚用示眷懷

內中福寧殿開啟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真遊飈欻祕殿邃嚴惟首月之正時叶新陽而布

慶俾陳法供仰薦明誠伏冀敷祐眇躬保千齡而永固

躋民壽域均萬國以同休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十二月十五日）

伏以齋室潔嚴睟容清穆涓辰叶吉具禮有儀冀真馭

之妥安符孝心之虔奉

東太一宮開啟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積陰窮候始變於二陽庶物更（一作交）新宜均於百

福是陳法供載肅嚴祠延真馭以來臨冀明靈之洞鑒

耿沖集佑朞萬壽之無彊遐邇同休俾兆民之咸賴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夙戒軺軒荐修信好顧凝嚴之在候宜宴錫以申

恩頒以甘新彰予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載馳隣聘來及歲元深惟道路之勤方戒郊圻之

近特頒宴勞以示眷懷

春帖子詞（二十首十二月二十九日）

皇帝閣六首

其一

萌芽資暖律養育本仁心顧彼蒼生意安知帝力深

其二

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一作教）法新

春

其三

氣候三陽始勾萌萬物新雷聲初發號天下已知春

其四

玉琯氣來灰已動東郊風至曉先迎乾坤有信如符契

草木無知但發生

其五

朝雲靄靄弄春暉萬木欣欣暖尚微造化未嘗私一物

各隨妍醜自芳菲

其六

熙熙人物樂春臺風送春從天上來玉輦經年不遊幸

上林花好莫爭開

皇后閣五首

其一

御水冰銷綠宮梅雪壓香新年賀交（一作康）泰白日漸舒

長

其二

藹藹珠簾日溶溶碧瓦烟漪漣采荇水和暖浴蠶天

其三

初欣絲勝迎春早已覺鷄人報漏遲風色結寒猶料峭
天光煦物已融怡

其四

鶡寒未報宫花發風暖還催臘雪銷欲識春來自何處
先從天上斗回杓

其五

三辰明潤璇璣運四氣均調玉燭光共喜新年獻椒酒
惟將萬壽祝君王

温成皇后閤四首

其一

璅（一作鏁）窻珠户暖生烟不覺新春換故年衆卉爭妍競
時態却尋遺跡獨依然

其二

寶奩香歇掩鉛華舊閤春歸老監嗟畫棟重來當日鷰
玉欄猶發去年花

其三

椒壁輕寒轉曉暉珠簾不動暖風微可憐春色來依舊
惟有餘香散不歸

其四

内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
常使無權保厥家

夫人閤五首

其一

太史頒時令農家候土牛青林自花發黄屋為民憂

其二

元會千官集新春萬物同測圭知日永占歲喜時豐

其三

黄金未變千絲柳白日初遲百刻香聖主本無聲色惑
宫花不用妬新粧

其四

微風池沼輕澌漾旭日樓臺瑞謁（一作靄）浮四海懽聲歌
帝澤萬家春色滿皇州

其五

玉殿籤聲玉漏催綵花金勝巧先裁宿雲容與朝暉麗共喜春隨曙色來

萬壽觀告遷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宗廟之禮是為典彝衣冠以遊實有故事載嚴寶構以奉威靈涓吉日以有初庶真馭之斯格

萬壽觀造溫成皇后相儀祝文（十一月二十九日）

式營叢構俾侯靈遊顧落成之有初惟筮日而斯吉冀

茲往宅庶以即安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

九月　日兄大宋皇帝致書於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軺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荐有西師之舉討其不服初煩剪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慶武戈之遂息分軍擭以為儀言諭斯勤欣銘併集方凝寒律冀保沖禖企詠之誠指陳奚既續遣使人咨謝次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同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九月　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嬸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隣邦敦睦結信好以彌深使聘申歡承諭言而甚厚固壽齡之遐福欣帖泰之休期加侑幣以惟豐積感悰而增切秋商在候當履惟和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同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文忠集卷八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八十（三至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八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内制集第二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啟真宗皇帝忌辰黃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崇妙道於清虛實惟先志感時思於雨露式表孝心按金籙之真科即琳宮之福地薦兹精潔庶以感通冀善應之無方期永資於沖蔭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啟章懿皇后忌辰黃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坤儀永閟昭厚德於無疆蘂館載嚴奉真遊而如在式臨遠諱用感孝思薦時品之維新啟齋場而增肅仰祈歆鑒永集祥祺

慈孝寺開啟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仙馭乘雲式臨於遠日春陽濡露載感於孝思爰

即梵居俾延淨侶瞻玉毫之妙相啟貝葉之真文集此勝因仰資冥祐

集英殿開啟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神遊斯遠方仰於軒威諱日茲臨載深於舜慕虔依正覺俾集善因敞禁殿以有嚴啟法筵而夙設仰祈冥助用慰孝思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正月十七日）

伏以首春紀序標令月以惟時善氣宣和紛百祥而來

集載嚴秘殿恭按真科依妙道之沖虛薦清（一作精）衷之蠲潔冀迎純祐均被羣倫

撫問真定府定州等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汝）等並韞時才出分邊寄屬新陽之戒候念宣力以惟勞特示撫存體茲眷遇

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一日）

（卿汝）等夙臨邊圉盡瘁公家當春序之方和念朔陲之尚凜俾茲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北京并恩州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汝）等並膺東寄方布教條惟夙夜之宣勤在眷懷而彌切特加存撫宜體優隆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持使節叶講隣歡飭車馭以載勞及疆亭而茲喜（一作始）俾伸撫慰式示眷懷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堂祭二月二十六日）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己未朔皇帝遣入內內侍

省內西頭供奉官勾當延福宮康為政致祭於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之靈惟靈忠勤之節克保於有終存歿之恩備隆於異數仍加祖奠式表哀榮尚享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墳所二月二十六日）

惟靈左右宣力始終不渝載嘉遺忠實用追惻奠爾臨壙魂其有知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班荊館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並持信節繼講隣歡既夙駕以言歸俾及郊而留餞宜伸寵錫用示眷懷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三月十五日）

誕祥著節延祝申誠顧予同德之臣首列充庭之貢式彰勤蓋深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勅書同）

夏時正候誕節戒辰惟事君之盡忠因效貢而申祝嘉乃勤意勿忘於懷

賜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三月二十五日）

卿勲閥名家樞機重任式因誕日用示優恩宜體眷懷膺兹蕃錫

廣聖宮開啟乾元節青詞（三月二十五日）

伏以月旅正陽當百嘉之茂盛祥標誕節期萬壽之穹隆式案舊章載嚴秘殿延紫霄之飛馭誦玉笈之靈篇

伏冀誠慤上通聖真垂祐錫之多福均動植之幽微永以無疆並乾坤而悠久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三月二十五日）

（卿汝）等並膺寄任深秉器能顧隆暑之惟時念禦邊之宣力俾分珍劑式示眷懷

撫問麟府路（一無路字）臣寮及并代州路臣寮口宣（三月二十五日）

（卿汝）等蔚有時才並分邊寄顧蘊隆之在候嘉勤瘁以不忘式示撫存體兹柬注

撫問宣徽南院使彰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李昭亮口宣（四月六日）

卿宣勞邊鄙頗歷歲時因乃子之言行俾過家而賜問式彰寵眷以耀私門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宣

卿等任國鈞軸為予股肱因誕節之届辰嚴梵宮而申祝載嘉忠蓋宜示寵頒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三月二十五日）

皇帝閤六首

其一

天清槐露挹嵗熟麥風涼五日標嘉節千齡獻壽觴

其二

午位星杓正人間令節同四時和玉燭萬物被薰風

其三

舜舞來遐俗堯仁達九區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符

其四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顧因角黍詢遺俗
可鑒前王惑巧言

其五

嘉辰共喜沐蘭湯毒沴何須採艾禳但得皐夔調鼎鼐
自然災祲變休祥

其六

炎暉流爍蕙風薰草木蕃滋德澤均畜藥蠲痾雖故事
使民無疾乃深仁

皇后閤五首

其一

畫扇催迎暑靈符喜辟邪風光麗宮禁時節重仙家

其二

椒塗承茂渥嬪壼範柔儀更以親蠶繭紉為續命絲

其三

覆檻午陰黄鳥囀烘簾曉日絳榴繁六宮綵縷爭新巧

共續千齡奉至尊

其四

紫蘭淅淅光風轉綠葉陰陰禁苑涼天子萬機多暇日
喜逢嘉節奉瑶觴

其五

五色雙絲獻女功多因荆楚記遺風聖君照物同天鑒
不用江心百鍊銅

温成皇后閤四首

其一

密葉花成子新巢鷰引雛君心多感舊誰獻辟兵符

其二

旭日映簾生流暉槿艷明紅顏易零落何異此花榮

其三

綵縷誰云能續命玉奩空自鎖遺香白頭舊監悲時節
珠閣無人夏日長

其四

依依節物舊年光人去花開益可傷聖主聰明無色惑
不須西國返魂香

夫人閤五首

其一

梅黃初過雨麥實已登秋避暑多佳賞皇歡奉（一作奏）豫
遊

其二

鳴蜩鷺早夏鬭草及良辰共薦菖華（一作蒲）酒君王壽萬
春

其三

楚俗傳筒黍江人喜競船深宮亦行樂綵索續長年

其四

涼生玉宇來風細日永金徒報漏稀皎潔冰壺清水殿
三千爭捧赭黃衣

其五

仙盤冷泛銀河露紈扇香搖綠蕙風禁掖自應無暑氣
瑤臺金闕水精宮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奬諭敕書（四月十二日）

敕叔韶省所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共二軸事具悉朕固嘉爾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驕而樂狗馬之翫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師講救其闕使言而無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能異於衆人誠為有立必至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故茲奬

諭想宜知悉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酒果

口宣（四月十二日）

卿等夙持隣聘申慶誕辰嘉成禮之有儀在眷懷而增厚宜頒優賚式示寵章

集禧觀迎祥池崇禧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五月十八日）

伏以道本無為功施萬物福惟善應信若四時當茂育

之屆辰薦精明而交感載嚴珍館恭按仙科伏願飈欻來臨清真垂祐保壽齡之永錫均動植以咸休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李昭亮等進奉上壽金酒器一副馬六疋詔（五月二十三日）

載誕及辰萬邦咸慶顧乃蕃宣之重實惟耆哲之明休有物容來陳壽祝嘉乃誠意不忘於懷

兖州會真宮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三辰昭運六甲馴行當薰風阜育之時屬正命本元之日謹遵科式上薦誠明誦靈藥之真文延紫清之諸聖伏冀蒼靈降鑒福嘏駢臻衆休匪止於眇躬博施咸均於庶品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五月二十八日）

門下爵賞當功則為善之勸廣名器不假則至公之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扞乎（一作捍我）王家非予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允初質性純茂稟

乎天姿學問發明（一作闡）由於師訓維我叔父時為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善自被蕃宣之寄久參朝請之聯宜從留務之繁進委臨戎之重節旄並建井賦兼增僉謀克諧寵數惟渥於戲干戈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在躬外有奮力行伍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謙而克保其位無忘昜勵往服恩榮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軍事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充感德軍節度使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仍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自再司鈞軸未久歲時迺者數上封章願還印綬朕惟委任之際古今所難知之不盡如不知用之不終如不用所以悉格羣議獨斷余衷非惟勉爾以胡恤人言亦庶幾乎任賢勿貳之意也而卿（一無卿字）避讓之節再三益堅事有重違理當俯狥夫進退以禮豈惟優大臣堂陛俱隆蓋以尊人主是用寵爾以節旄之寄兼之以槐鼎之榮雖為新恩實爾舊物出入中外載嘉夙夜之勤待遇始終當盡君臣之分無煩封執用體眷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至和二年六月十八）

卿祗若新恩式趨近甸炎歊方欝衝冒良勤宜有頒宣用伸眷遇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大保判并州王拱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宣導徽猷號為近職鎮撫方面實惟難才余思其人於爾為得至於儒學雍容於顧問勤勞出入於劇繁考資望以孰先在甄陞而惟允辭讓之節誠雖可嘉詢謀既同命則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大保判延州吳育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十七日）

省表具之卿學足以治人知足以謀事夙有問望稱於搢紳惟時舊人常歷二府一使（二字一作宣徽）之職夫復何讓若乃居則道古先之訓講朕以六經出則重朝廷之威撫余之遠俗才無不可用之文武而皆宜忠無不為任以內外而何異余考於衆僉惟汝諧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料口

卿言秉覲圭甫臨畿甸屬此新商之序載嘉執轡之勤

宣（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宜有頒宣以彰寵待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龎籍赴闕茶藥詔（同日）

勑龎籍擁節之蕃飾車來覲顧都圻之甫及嘉跋履之斯勞特頒飲劑之良以示眷懷之厚

醴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兒郎偉我國家膺三靈之眷命革五代之荒屯多壘削平包干戈而偃武四夷面内解甲冑以承風逮先聖之撫臨躋羣生於富壽乃欲追羲軒以並軌款云亭而勒成容典交修遂舉曠古難行之禮瑞應來集有非人力可致之祥卿雲裔露之光紛綸而雜委朱草靈芝之秀焜燿而叢生爰有神泉湧兹福地甘如飲醴美可蠲痾湛靈液以淵渟敞琳宫而崛起歲時遊豫順民俗之樂康棟宇翼嚴表京師之壯麗近以有司不謹飛焰延災

皇上愛物推仁因民所利顧遺基之歸爾囘聖慮以惻然爰飭良工載新有作損其土木之費所以寛民適其奢儉之中俾之可久用涓吉日構此脩梁盍効歡謳形於善祝

兒郎偉拋梁東危構岧嶤彩露中欲識聖君仁及物靈源一勺本無窮

兒郎偉拋梁西金碧相輝俯仰迷萬瓦寒光浮瑞露層簷晚景掛晴蜺

兒郎偉拋梁南善利深功（一作功深）不可談但喜斯民無疾癘誰知靈液有餘甘

兒郎偉拋梁北觀者如雲來九陌四方萬國會京師有類衆星環斗極

兒郎偉拋梁上棟宇規摹標大壯落成行即慶良辰望幸何時來綵仗

兒郎偉拋梁下祈福為民崇廣厦四時和氣致休祥萬國多歡洽朝野

伏願上梁以後三辰順軌百穀豐登卉服雕題咸被垂衣之化行歌戴白永為擊壤之氓皇帝萬歲皇帝萬歲皇帝萬萬歲

賜新除宰臣文彦博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勤憂勞以勵政而百職多隳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不至是以齋居正處先志後占鑒屢易以為煩念難知之可慎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余惟宇量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勳德兼著可以重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既審則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己有經邦

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搢紳之望愈隆朕内決於心外詢於衆敢謂有得卿其可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南京鴻慶宫開啟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一日）

伏以紫青垂祐資道妙之沖虛甲乙馴行會天長於元本款別都之福地舉淨醮之真科薦以潔精通乎肹蠁伏願衆靈昭鑒百福來臻隆萬壽於無疆溥羣生而咸遂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臣寮口宣（八月六日）

（卿汝）等出分邊寄備罄材謀載嘉宣力之勞屬此爽秋之候宜加撫慰俾示眷懷

撫問邠寧環慶涇原鎮戎軍德順軍路臣寮口宣

（八月八日）

（卿汝）等各韞材猷竝膺寄任屬商秋之在候念障圍之為勞宜有思言用彰眷待

齋文

後苑華景亭開啟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道場

伏以淑懿之賢已貢追榮之典陰幽之助仍資衆善之因爰即華林載陳法供冀慈仁之廣被均勝利於無窮乘此妙緣超升福果

後苑華景亭開啟安土地道場齋文（八月二十二日）

伏以后皇安靜稟厚德以無疆靈貺寅符惟至誠而有（一作交）感載嚴淨侶夙按梵儀冀祓滌於百邪俾妥安於庶品

為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觀修

設九幽道場青詞

生而有盡是謂於物常道本無形實資於寅助虔依仙宇載肅淨場追懿德之已遥冀明靈之垂祐薦茲勤潔庶達精誠（一無此八字）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路祭八月二十二日）

惟靈蔚有令儀著於茂則顧追褒之寵數已極恩榮念永閟於佳城載深惻怛列茲奠禮用慰營魂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勅祭八月二十三日）

惟靈懿德惟舊嘉問克彰奄然淪逝惻爾追感侑以禮奠庶乎來歆

荊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啟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非常名無方而善應誠之所至有感而必通惟南服之奥區敞清真之靖館因本元之吉日備科式之多儀延集衆靈仰祈沖鑒冀咸臻於百福期永固於千齡

廣聖宮開啟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百工休力標禮典以順時衆善延祥紀道家之吉月恭陳秘館式按常科瑶席瓊罇夙陳於芳潔芝華羽祿紛集於真靈伏願錫祉眇躬隆壽齡於無極遂生庶

品臻隱伏以咸均

論奬諭叔韶奏（續添）

臣伏準中書劄子下本院為右屯衛大將軍叔韶進祝聖壽歌日月玄樞論奉聖旨令學士院降勅書奬諭竊以叔韶宗室之子好學修辭誠可嘉奬然臣伏見玄字自來公私文字悉皆諱避其叔韶所進日月玄樞論欲暫降付本院略更詳其文理庶於詔辭褒勸之間因而得以訓勵今取進止　四月（鈌）日學士臣歐陽某劄子

貼黄

所有奬諭勅書未敢修撰乞早降指揮

內批

其元樞論名以犯諱字因而諷諭使後來所撰益精其文字更不付外只如此降詔施行

右至和二年四月奏審叔韶奬諭勅書奏劄後有內批三十四字今真本尚存其勅書在內制第二卷而無此奏按蘇文忠內制集如乞勿免文呂拜禮乞許

安樞密辭轉官之類皆以元奏與詔書並載故用此例附卷末

文忠集卷八十三

文忠集卷八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內制集第三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簡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繫真仙而總治載稽道祕實有舊章粲然玉簡之清文蜿若金鱗之瑞貿茲為鎮信輔以精誠伏冀沖鑒昭臨純祺錫羨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盡七道場齋文（八月二十六日）

伏為（一作以）北朝皇帝世結隣歡歲交聘問方睦敦隆之好遽聞訃告之音深極哀懷用伸資薦廣梵筵而斯啓陳法供以惟嚴冀仰助於仙遊庶永孚於冥祐

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使介來訃國哀當節物之凛秋嘉道塗之良苦宜頒燕犒以示眷勤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國訃來及都城顧惟跋履之勞宜有頒宣之寵俾推珍錫式示眷懷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堂祭八月二十六日）

維靈歸全叶禮卜吉有期念將閟於幽扃俾載陳於祖奠歆茲芳潔尚體追懷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墳祭八月二十六日）

維靈壽考有終勞能可錄安茲宅兆備有物容載申奠

訣之恩式盡追榮之美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三十日）

伏以清霜肅候資萬物以將成嘉月齋心延百祥而並集有嚴祕殿來格衆靈冀真鑒之妙沖荅精衷之蠲潔保鴻圖而綿固均庶品以阜康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將國命來告訃音當使傳之言旋俾宴需之加錫

用申眷勞式示寵恩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馳國訃旋飭使軺載嘉復令之勤爰錫示慈之宴式彰寵數宜體至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四日）

卿榮擁節旄出臨藩翰屬茲誕日宜有寵頒當體眷懷

克膺茂數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啟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伏以紹百王而開統昭著於祖功植衆善之妙因爰憑於覺力循有邦之舊典稽諱日以先期載肅齋場並延淨侶瞻玉毫之具相誦貝葉（一作枼）之靈文仰依慈慧之仁遐薦清真之馭庶資實祐式廣孝思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啟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伏以受命造邦耀無窮之丕烈以時薦福資妙用於能仁爰及諱辰式遵彝憲即神居之寶殿延法侶於祇園仰冀覺慈廣敷勝利威靈如在冥助於真遊運祚克昌永隆於卜世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勑書（九月十二日）

勑張漢頂省所附進馬并硃砂等事具悉汝世安邊徼遠效歎誠涉道里以甚勤修貢輸而自達載嘉忠順宜

有寵頒令回賜汝紅中錦旋襴一領八兩渾鍍銀腰帶一條衣着二十疋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蠶等壇祭告逐壇并當處土地祝文（九月十二日）

壇壝之嚴神明所格以時修舊式叶彝儀涓此吉辰用伸昭告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軺遠馳國訃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載念久敦世好方睦隣歡聞問震驚撫懷感惻姪皇帝始兹纘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闕下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方敦隣睦遽及訃音載惟慈慕之懷必極哀傷之念冀從順變式副瞻言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堂祭九月十三日夜）

維汝幼而敏明長克有立胡謂為善而不永年奠斝在兹營魂其慰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櫕所九月十三日）

維汝稟質甚秀享齡不遐日月有期厝安惟吉陳兹奠酌實悼余懷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沖奬諭勅書（九月十五日）

朕覽先帝之餘文愴然增慕嘉汝志之專學期乃有成惟睿制之坦明合聖經之（一作而）雅與傳寫之善兹謂藝能誦習不忘是為實訓宜加褒朂以勉進修

吴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九月十五日）

本支之盛棣宇有嚴吉日既涓修梁始構冀神之祐永壯厥居

南京鴻慶宮開啟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三日）

伏以帝運開先建別都而雄壯神遊欽奉肅真館以邃嚴適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薦兹嘉潔仰彼穹靈敢祈善應之祥永固無疆之壽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十月二日）

卿近辭宰柄出守藩宣方受署以云初効右牽而來獻式彰誠藎深用歎嘉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勅書（十月二日）

敦本勸農惟汝之職因時任土修貢有儀載省勤誠用增獎歎

啟聖禪院修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十月二日）

伏以覺慈廣被兼濟於含生寘福所資必憑於慧力惟懿柔之秉德享壽考而有終隆睿眷以不忘集勝緣而增備願乘妙果（一作道）超薦真乘

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十月二日）

卿以名世之材當秉鈞之任乃顧具瞻之重適臨載誕之辰爰示頒宣用彰眷遇

西太一宮開啟皇帝本命道場青詞（至和三年正月十五日）

伏以真遊所集靈宇載嚴聿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

式冀紫清之垂鑒感蠲潔以潛通百福來臻克彰於善應萬齡增固永保於無疆

撫問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二月五日）

（卿汝）等各蘊才猷出膺寄任綽著綏寧之績克彰勤藎之勞宜示撫存用推眷遇

皇帝囘契丹太皇太后囘謝書

三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嚮以訃音來告方深感愴之懷賵禮是將用繼講修之好豈期懿念復枉使車且承春候之和克固壽康之福其於感慰罔罄敷陳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囘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皇帝囘契丹皇帝囘謝書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頃承哀訃嘗遣使軺惟久睦於仁鄰俾往伸於賻襚復蒙惠問仍示典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為慰浣奚既名言

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信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建隆觀開啟皇帝本命道場青詞（閏三月四日）

伏以道妙無方默運清真之氣日纏有次式臨元本之辰恭按仙儀俾陳淨醮伏願蒼靈昭鑒福嘏駢臻萬壽無疆永隆於鴻筭羣生咸遂均被於餘休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王凱赴闕茶藥口宣（二十五日）

卿遠戍戎車夙祇召節式及炎薰之候載惟道路之勤宜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已下為脩河了畢御筵口宣（四月四日）

卿等分庀工徒繕修隄揵遠茲訖事嘉乃有成宜推宴犒之恩用獎勞能之效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赴闕茶藥詔（八日）

卿出布詔條入祇召節屬此炎歊之候深惟道路之勤宜頒藥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餼口宣（八日）

卿等式將聘幣來講隣歡載嘉道路之勤宜厚餼牽之品往膺寵錫用示眷懷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八日）

卿等式因誕節祗率寀寮修梵供以惟精罄臣誠而申祝載嘉忠愛宜示頒宣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元節道場酒果兼教坊樂口宣（八日）

卿等叶德同寅愛君盡禮因誕彌之紀節申祝頌之常儀宜示宴私用彰優寵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五月二日）

勑內外文武臣寮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萬邦

之有衆儉於己思天下之民豐勞於心致天下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幾治（一作洽）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賴三靈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祐加以邊隅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顧眇躬之（一作而）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即廣殿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内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即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

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東太一宫開啟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七日）

伏以風薰紀候阜庶物以蕃滋道妙無言集百祥而善應即琳宫之福地考金籙之秘文薦此令芳通乎肸蠁冀延純錫俾乃昌圖資壽考於無疆均蠢生而咸被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今等勅書（五月七日）

汝等並懷出俗之心而有愛君之志因王正之肇序遵佛事以修嚴期申祝延來効誠獻載嘉勤款宜有恩頒

賜天章閣待制知揚州許元詔（五月七日）

汝以材敏班余詔條眷乃淮海之濱産茲草木之美以時采擷來効貢輸嘉爾勤誠良深歎奬

天貺節謝内中露香表（五月七日）

伏以薰風應候滋阜於羣生嘉節紀時恭承於景貺已

嚴淨館虔奉祕祠仍假薰修附通精意蒼靈昭鑒純祉來臻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五月十七日）

（卿汝）等並以幹能出分寄任顧此藴隆之候載嘉宣布之勤宜示慰存用彰眷遇

除授陳執中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放朝謝制（六月十日）

門下爵祿之寵所以優老而崇賢退讓之風所以勵俗而敦化眷我元輔殷於近邦屢辭將相之榮備述君臣之遇雖重違懇悃之請而豈無恩意之隆爰告外庭以旌嘉尚具官陳執中質性剛直姿識敏明出於名臣之家早有時材之用自更中外之任實勤夙夜之勞出撫師徒宣威種落之外入參機要竭忠帷幄之間至於兩踐台司首當國論杜門絶請甞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顧方深於倚信乃祈解於鈞衡兼

秉旄調鼎之榮資鎮俗偃藩之重所以優逸者哲養頤精神而數形奏封每以疾告察其誠至良為惻然若夫中臺之崇端揆是為於師長秘殿之職詢訪實思於老成推此茂恩俾如汝志仍廣邑封之數即安屏翰之居於戲壹思慮以専心勤藥石以自輔人實求舊予惟不忘勉期壽康往服休命可特授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功臣散官勲封如故仍放朝謝主者施行

宣召曾公亮口宣（六月六日）

有勑卿自辭職禁林班條近輔休有政績播於民聲既深柬於予衷俾召還其舊物矧汝材望著於搢紳豈惟潤色之文方佇論思之益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七月二日）

卿等任膺委寄職在綏寧當兹災沴之餘備著勞能之効俾伸撫慰宜體眷懷

撫問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為患口宣（七月十日）

卿方委政條遽聞疾告致爽調和之理豈非夙夜之勞勉輔天真其遵藥喜俾伸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澶州滑州衛州通利軍梅摯等及存恤遂州軍為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七月七日）

（卿汝）等列藩宣之重寄懼澍潦之時災顧乃兵民載深隱惻尚賴班條之善克伸捍患之勞往道予懷俾伸慰撫

萬壽觀延祥殿開啟中元節資薦真宗皇帝道場青詞（七月七日）

伏以道生萬物運元氣於無形節正三元紀清商之令序洪惟先聖邈矣真遊貽睿業以嗣承增孝思之時感式陳淨醮仰薦精衷伏願靈馭在天愈資於冥祐寶圖綿世永庇於羣生

文忠集卷八十四

文忠集卷八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内制集第四

賜昭德軍節度使罷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各進奉端午馬詔勑（七月七日）

卿外分寄任方切眷懷屬令節之紀時効駿足而來貢備彰勤藎深所歎嘉

賜溪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勑書

汝夙被朝恩克綏種落屬兹佳節來効貢儀省乃勤誠良深歎獎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功德疏詔勑（七月七日）

（卿汝）夙韞材猷出分委寄屬兹誕節來効勤誠載詳善禱之言彌見愛君之義良深歎尚宜體眷懷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勑（七月二十五日）

國有大事嚴祀以薦馨臣能盡忠因物而修禮（卿汝）分職居外乃心於朝載陳來助之儀深歎勤誠之至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闕坐對口宣（八月五日）

卿德著耆明時膺材任祇趨召節方及國門宜示頒宣式彰眷遇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奉謝恩馬勑書（八月十日）

汝近以畸勞擢陞要職乃求良駿來備貢輸深推報國

之誠更俟奮身之効良深嘉獎當悉眷懷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菖蒲一銀合勑書（八月十日）

汝識逺言忠身外心内乃因時物來効貢儀深體誠勤益增歎尚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陳執中詔（七月二十五日）

卿出守藩垣自陳疾恙秘殿之職揆路之崇所以褒優輔臣增重朝體而乃發於誠懇來効貢輸載省恪（一作忠）勤但深嘉尚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勑并對衣鞍轡馬口宣（八月十六日）

卿蔚為名臣久撫方面俾加美職徙領要藩仍推寵錫之優式示眷懷之厚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為護國軍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州示諭勑書（八月十六日）

勑護國軍某人等朕以狄青夙兼忠勇之姿嘗著勤庸之効自參機務頗歴歲時載深乃眷之懷優以均勞之寵惟命崇於名器蓋體繫於朝廷是加鼎軸之司委以藩垣之任乃人臣之榮遇想輿論之僉諧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刑院曾公亮詔（八月十六日）

國家致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嗟訓導之未純執法必平顧重輕而宜允卿以精識附（一作傅）之經術不恃

明而克審既能敏而加勤期於無刑予敢不勉靡有留事爾實為材副乃憂勞良深歎獎

賜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郭申錫等勅書（八月十六日）

獄重事也余所慎焉五刑之難請比之文毛舉四海之廣報決之書日繁汝以通敏之姿濟之夙夜之力厝刑不用余實慕於前猷俾獄無留汝則能於厥職副我欽恤良增嘉歎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制（嘉祐元年十一月五日）

門下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矧余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懇避嘉敦懿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早以藝文策俊科於異等遂追髦彥騰吏路以飛華入必侍於清閒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嚴嚴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乃遽思於退讓宴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却而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秘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邇臣斯為異數雖如汝志尚秉予衷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為時舊老往則殿於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可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忠亮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替錢明逸）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十二月五日）

卿勳閥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劾著厥官惟別都管鑰之嚴兼方面鎮臨之重俾提相印增寵將旄嘉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無固執往服新恩

賜溪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綿紬等勑書

十二月五日

汝世膺朝寵能撫其人時効乃誠善修其貢載惟忠恪深用歎嘉

東太一宮開啟年交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三陽肇序始變於凝陰萬壽無疆宜膺於茂祉俾延淨侶祇款嚴詞按金籙之仙科格紫清之真馭兾迎

福應永固丕圖下逮庶邦咸均純錫

賜夏國主（一有賵賻二字）詔 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賵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恤緬思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毋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禮有成使軺云復嘉肅祇於將事宜宴飫以勞勤式示眷懷勉膺寵錫

班荊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瑞節來會王正嘉成禮以言旋念戒塗之伊始式推寵眷勉服恩頒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 嘉祐二年三月四日

卿夙罄謀猷叶宣機政眷惟誕日屬此令時宜推寵賚

之優式示顧懷之厚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勑

朕欲使民知禮義以遠罪而患乎勸戒之未明蠢茲羣愚猶冒常憲顧此溽暑閔然拘纍（卿汝）夙以敏材外分憂寄惟刑之恤當體於朕心舉政以時勉思於汝職務從欽慎庸副哀矜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蒻子甘蔗等口宣 三月十九日

卿等載驅使傳言復歸塗顧茲溽暑之辰宜有優恩之賚俾頒品劑當體眷懷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

卿等將命逵辭回轅届道方涉川塗之邈宜伸宴犒之私式示優延體茲眷厚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軺方就館於別都宜示恩於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内中酒果口宣

卿等將乃聘儀及茲壽節宜示宴私之恵用彰眷寵之懷推以甘珍體余嘉錫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藥及傳宣撫問口宣

（卿汝）等各以敏材任茲邊寄屬此炎歊之候深惟勤悴之勞俾頒藥劑之良式示眷懷之厚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妙無言惟一資生於萬物歲功有序以時均播於五行當火德之甚明順南訛而阜育式稽金簡祇即琳宫祈降集於上靈冀迎來於衆福伏願齊天永筭益保於鴻休觸類賦形皆均於純錫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諭敕

勗詔（五月二十三日）

勑龐籍省所上表麟州中管勾麟府州軍馬司郭恩領兵過屈野河陷没待罪事具悉卿以文武之才更將相之任入籌帷幄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諒宣勤而裨校貪功曽罔虞於蠆毒敗

没銜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列言而引咎雖勇夫債於輕敵彼實自貽而智者慮於未形宜無不備巳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成勉恩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厚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大相國寺開啓為民祈福道場齋文

伏以薫風協序阜百物以蕃昌慧福均慈冡萬生而廣

被顧惟編俗屬此煩滋庶依妙覺之仁護此含靈之衆祓除時沴迎集天祺凡載坤輿共臻壽域

醴泉觀感通殿開啟為民祈福道場青詞

伏以瑞泉涵液湛一勺之靈源琳館凝華嚴衆真之福地眷茲炎欝閔彼蒸黔俾肅按於仙科冀導迎於善氣

伏願紫清昭鑒飈馭來臨旁均海宇之遐下逮翾蠕之細並蒙道蔭咸被時禧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眷惟宰輔之司實繫（一作繄）朝廷之重職或非稱勢因易推比以連年厭於屢易或用人之不審致厥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慶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惑於余心固已慰久欝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遽形退讓駭無因而及此曾莫諭於乃誠豈廊廟之崇責重者其憂難任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耶朕嘗歷考往昔之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全者未必無患忘身而狥國者固多令名惟汝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業用深體於倚毗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兖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七月七日

省所三上表陳讓兖國公主事具悉古者周姬下嫁車服不繫於其夫漢女有封湯沐並開於新邑所以重國家之體隆親愛之恩稽累聖之舊章皆按圖而啟國汝以天姿之甚淑習姆教而已閑方及有行乃遵先制俾褒賢懿用錫土田而乃志在撝謙願還渥澤固辭以禮既深體於懇誠承命必恭宜勉祇於寵數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兖國公主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所三上表陳讓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序著於王宮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予其敢私眷柰閑淑慎之質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維舊列號位

以既隆屬者因築館之將行示緣恩而推寵雖朕心之乃眷必廷論之曰然而能恪（一作封）執謙沖深形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命出惟行告已申於中外往祇休渥毋或固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賢妃苗氏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勅書（七月七日）

勅高遵約省河北安撫提刑司奏勘會乾寧軍去歲值大雨河水泛漲衝破護城堤浸城壁其河岸大段墊

壞軍城危急汝乘此水災徑赴本任交割勾當尋計度功料多方用心躬親部役修築河堤及護城堤至今年三月內了當甚得堅固本軍久遠委不消遷廢伏乞特加旌賞事嚮以暑雨失節悍湍迅流水防發官衝溢為患汝能奔走就職勤勞匪躬民氓無墊溺之虞壁壘得繕完之固厥効明著攸司以聞載覽憂顧之懷宜示褒嘉之意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福寧公主宅開啟道場青詞（七月十五日）

伏以妙道無形宅真靈於杳默精衷有感延福應之純厖眷外館之有嚴肅行車而伊始俾遵科式祓以芬芳冀寘祐之敷垂集休寧而永保

內中福寧殿開啟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凜秋肅物嘉歲序之成功吉月延祥按仙科之舊式瞻彼清真之馭敬茲禁密之廷薦以芬芳通於杳默

伏冀壽齡永固福應來臻隆寶歷以遐昌均庶邦而康靖

玉津園開啟保祐聖躬為民祈福道場青詞（八月二十五日）

伏以祇紹慶圖撫寧（一作庠）方夏仰荷百祥之時集思同庶品以均休乃即清郊載嚴淨侶誦蘂宮之真訓瞻璇極之高靈伏願聖壽無疆永錫厖鴻之祐物生咸遂並臻康泰之期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十三日）

伏以寶圖興運茲惟受命之邦琳館凝祥肅奉真遊之馭惟本元之令日薦精潔之明誠按金籙之科儀瞻紫霄之杳默伏冀衆靈敷祐百福來臻保遐筭於無疆均含生之賴德

賜樞密副使田況生日禮物詔（九月十三日）

卿夙韞才猷賛吾機務屬涼秋之肅物嘉誕日之屆（一作戒）期宜有寵頒以彰恩眷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九月十三日）

卿等祇命使軺修歡隣聘式及都圻之近宜推宴勞之恩錫以甘芳用彰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聘問協講隣歡涉川陸之甚遐戒郊圻而茲始宜申宴犒用示眷優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

卿等荐修聘好方憩輶軒肅射圃以有儀豐宴籩而加品膺茲寵錫式體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無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言飭使軺時修聘好涉此沍寒之候載惟行李之勤宜示宴慈用彰眷撫

文忠集卷八十五

謹案卷八十三第十一頁前五行充感德軍節度使刊本軍節訛將軍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忠

84

吉林人民出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